

鴉片之今昔

● 縣政府

為嚴禁鴉片事：現在全國天災有餘，我們政府應多體恤，其實我們同胞人民，餓殍多不勝數，因此前次有禁烟而禁烟的語，現在禁烟也不時你們死戶幾丁，時期他任道了，不得已不此令在你們當老幼中重要職務主任各保長的，令到隨時檢封鴉片，先就不供果，再勸各家家戶戶，音種鴉片，我雖的多，進出的幾少，要是不禁，全全就要禁出禁，那就沒法說，務必善已勸禁，天大賜福，我也種得少，想地種家負把，我比是前，不種長身產種多種少，方善人種方，如嗚呼嗚呼，此令。

縣長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廿五

日

宇宙風出版社

0-18

深文齋人文書店

癸亥年二月十七日

鴉片之今昔

民國廿六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四角

特價二角

(止截底月三)



陶亢德編輯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十二號

宇宙風社出版

鴉片之今昔目錄

四海之內皆鴉片也	洛黎(一)
「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展覽(九)
冀東的煙毒	三橫(一四)
北平的白面房子	阿難(一九)
華北的煙禍	青石(二八)
河北邊境的煙禁	念祖(三四)
模範省的鴉片	准囚(三九)
博山之煙	雷諾(五〇)
鴉片在閩南	易棄榜(五五)

人力車夫與嗎啡館.....	孺心(六一)
戒煙藥膏在潮梅.....	阿穆(六四)
四川的鴉片.....	丹五(七二)
四川的禁煙.....	果却(七八)
湘黔道上的煙販.....	平子(八〇)
陝南種植鴉片的寫真.....	愚公(九〇)
接貨記.....	溫飽僧(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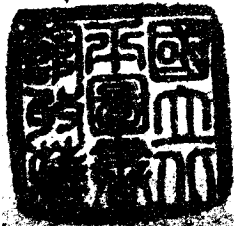
鴉片事略

清江寧李圭小池原著
周黎庵點校

(二〇四)

四海之內皆鴉片也

洛 黎



作者遍遊產毒省區，關於鴉片一節，頗有聞見，茲雜談之。

△「這玩藝，妙！」

在襄城逃命的湯玉麟主持時代的熱河，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以鴉片爲全省稅收大宗，鴉片與槍械可以公開買賣，這是無須作者來囉嗦，國人都曉得的。

有一次，我在那邊趕集場上，看見一幕至今都不能忘記的印象。這印象，並不是一案板一案板擺着出賣的煙土與槍械，這是不足怪的，而是關於兩個乞丐的事情。

在趕集場的一角，兩個乞丐躺在地上，用磚頭枕着腦袋，乍一見，誰都不知道他們是在幹什麼。定睛瞧時，原來他們在過癮呢。

一枝不長不短不大不小的竹棒，一頭粘着泥糍，鑽上一個小眼兒，活像一根煙槍。

這不算出奇，出奇的是他們的煙燈。

凡是一個有嘔大煙經驗的人，都知道燈火不旺，是嘔不痛快的，此之所以需要在燈上來一個罩兒。

這兩個乞丐，用兩個磚豎起來，磚之間燃着柴頭，磚上蓋一瓦片，瓦片中心，他們用鐵石磨成針的工夫，磨了一個小小的孔，火焰從孔中熊熊的吐出小紅舌頭。他們便這樣的在那兒忘却一切憂苦的過起癮來。

我看明白後，不禁在心中讚嘆道：

「這玩藝，妙！」

◆◆坐飛機

兩年前，我由北平到漢口，在平漢鐵路二等車上，遇着一個這樣的人：黃瘦癯瘦的面龐，高個子，穿着一件暗綠色的嗶嘰夾袍，時新呢絨裏，單一件青緞料團花馬褂。戴着一頂土耳其式呢帽，看來怪闊綽的。

他望望沒有什麼人了，鬼鬼祟祟的由口袋裏掏出一張小紙來，用雙掌一搓，用嘴吹

一粘，做成一個小捲兒。然後再向口袋中掏出一個用錫紙包好的小包來，打開一看，包着四五粒白色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只見他口嚼紙捲，放一粒在錫紙上，擦燃洋火，慢慢的將火焰在錫紙下面一過，口一吸，頭一擺，一陣白煙往上一冒，他喝一口茶，將雙眼緊閉約一分鐘。如是者，他一連來了四次。

「您請。」他很客氣的讓給我。

「這是什麼？」我曉得大煙之類，但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故直率的問了。

「是老海。這嘯法，叫做坐飛機。」

我又問了他許多關於老海的事。他告訴我老海，即海洛英，上等白面。他每天要嘯四包，每包三元。他說他現在已經減了，從前每天需卅餘元。我很驚異他有這多錢來幹這套，便問他在哪兒高昇，他只告訴我在北平，不用再問，我知道他一定是漢奸了。

「您坐一次？」他好像特意留下一顆給我似的，他懇切的勸着。

「我不會。」

他說就像他那樣，很容易的。我被好奇心驅使着，如法泡製的果然來了一次。

乖乖，立刻頭暈了，眼花了，電燈在轉，人也在轉，比喝醉了酒要吐吐不出還難受

的多。廿三年歐亞航空公司大型機在北平舉行處女航招待記者，由南苑飛至平市上空，旅繞一週，那我倒並不會感到一點異樣，這次飛機坐的，却上了大當了。等我清醒過來，車已走了好多站了。

◆倒霉加上倒霉

即便在產毒省區，公開吸大煙，總是明令禁止的，所以審理煙犯的案子，也時常被生。但在這種地方，往往縣長或法官，審着一件煙犯案，在正審之際，來一個停審一刻或半點鐘，下去過足癮再續審的事，是不奇怪的：這叫做煙官審煙犯。現在還有一段倒霉加上倒霉的事，談來倒有趣。

開封有五個煙鬼，一方面想解決煙癮，一方面又想發財，故商議着領牌照開一煙館，每人投資二百元。推派一人到鄭州辦貨，將貨色選妥，用一箱裝好，翌日起運。到得開封，開箱一看，貨色全不對了，衆伙計責備辦貨的弄了弊。辦貨的噥子吃黃連，有苦道不出，只得原箱運返鄭州，以便質問發貨莊。不料，車抵鄭州時，被憲兵查出，要扣留。辦貨的拿出准許證給憲兵看，說是納過稅的。憲兵說：「是准許你由鄭州運往開

封，沒准許你由開封再運回鄭州。」對呀，所以當時扣留了。辦貨的各處設法疏通，第二天辦好手續去同憲兵交涉，沒說上幾句話，憲兵便開恩的將箱子交下了。到發貨莊打開一看，原來貨色又被憲兵老爺換得更差幾等了。

該辦貨的只連連嘆息「倒罨」不置。

不吸之吸

曾在文學月刊上見着魯彥一篇西安紀遊，內載西京日報上一段新聞，大意謂：一寡婦出外串門數日歸來，見至愛之貓病臥炕上，寡婦怪氣的，以為餓壞了，便忙買來肝兒，小心飼餵，而貓仍不動，寡婦益氣，但無挽救辦法也。隨後，躺下嘔起煙來，將病貓置放身旁，煙氣瀰漫，見貓忽然漸漸動顫，竟至立起來了——原來貓也發煙癮了。

在寧夏等處，時常有小兒得一種病，百藥無效，總是垂頭垂腦的，沒一點精神。後來方發覺小兒也有了煙癮，抱他到煙燈旁邊聞煙氣，立刻便有了精神了。

不但小兒和貓會染上煙癮，還有許許多多的動物都是如此呢。茲拿蒼蠅來說：夏天，在一間主人嘔大煙的房裏，如主人出外兩三天，一個個的蒼蠅便如同到了涼秋一

樣，半死不活的飛不動了。等主人回來，煙氣一燻，蒼蠅便又立刻活躍起來。
煙毒之大，有如是哉。

◆機器棒，金丹……

鴉片原料只是一種，而製造過後，則名目繁多了。各地所好不同，各人所吸程度不同，故煙名亦異。

譬如山西黎川與河南武安一帶，多用鼻吸一種煙丸。把煙丸用兩個銅板挾成碎粉，放在手心，用鼻吸之，再取溫水一杯，亦用鼻吸之。我見他們有吸一大碗水的。

在晉南一帶，則啣一種名叫機器棒的。該棒形如筆桿，約七八分長，有粉色，有黃色，有藍色，有各色的。味甜，最易使人愛吸，也最易使人上癮。

晉豫交界地方，則多吸一種金丹（即紅丸）。尤以當地女子嗜者為多。據聞，上了大癮之後的女子，是不會再有生育的。

煙癮最重者，常打嗎啡。在熱河朝陽地方，我曾見打不起嗎啡的人而打煤油的，說也是可以解時的癮。此種人，身發一種腥臭，除死亡以外，是再無法挽救的。昔者，

本月十二號在西安叛變的張學良，是一大大囑啡客，怎的由外洋回國後，他竟黑胖起來了呢？人多怪之。原來他有子兒，到外洋施過特種醫治。國人之中，有幾個打上囑啡癮以後能像張學良那樣呢？

◆黑貨政策

最後，我再談談黑貨政策。

日本在東北對鴉片是專賣的，在長春設立專賣總署，於各重要都市，均設分署，於各縣各鎮各鄉更設支分銷處。總之，對於鴉片的銷售，支配，製造等等，皆有縝密方法由人掌管經營的。

偶翻閱三年前日記，抄着這樣一節：

「長春通訊：吉林城內，長春，遼寧省城，哈爾濱區，黑龍江，興安縣，熱河及其他各地，總計每日至少可銷鴉片七萬餘元。更由偽財政部長熙洽奉×方命令，特劃定種植鴉片區域，以便管理，計奉天八縣，吉林十九縣，熱河幾乎全省。日人實行黑貨毒害政策，二年多以來，受害者已佔東北人口五分之二了。」

根據上面的記載，我們以時間的久暫，煙區的擴大，種植的發達，公開的提倡，癮的蔓延，去推測今已三年的此刻的東北同胞當已成了一種什麼樣兒了？在×人方面，實行這黑貨政策，一則是爲了經濟上的大收入，二則是以煙毒來滅我東北人種。

由此可知：日本浪人在唐山，通州，豐台，天津，北平，張家口等處，大設其煙館，大運賣鴉片，海洛英——是懷了什麼用意了吧？可惜，一般同胞，不明此意，還在太上其當，真是痛心！

啊，可怕的黑貨政策！

——在合肥旅次

「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展覽

從報紙上看見的桃色新聞，從朋友嘴裏面聽來的風流事情，總脫不了鴉片零賣所。彷彿一所，二所，南市場（都是人肉市場）都失去了趣味的中心點。有時候，偶而談起，二三句話就會離開這題目，轉到別處去。否則，談到末了，總感到滋味有點兒囁嚅。野雞，妓女都成了過時貨。最摩登，最流行，最風流的事情，是上鴉片零賣所。

鴉片零賣所，我一共去過四次。

第一次是在一個夏天的黃昏。我求一個朋友帶我去看看，因為我聽見到許多關於鴉片零賣所的故事，感到一些新鮮；時常想找一個機會去看看裏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我對此道完全不懂，始終不敢自己踏進去。二個人走到了一家開設在鼓樓南的××樓鴉片零賣所。

進門，二面是櫃台。當中一條走道，通後面一進房子。櫃台上的銅柱子很漂亮，可

惜沒有一個顧客，生意十二分的冷落。朋友說，「這地方是門市部。買回來去抽，太過麻煩；倒不如上樓。」跨進了後面的院子裏，立刻感到是一個可以忘記煩惱的地方。胡琴，京戲，十八摸，妹妹我愛你，男人笑聲，女人的嬌聲怪氣，還有鴉片煙氣味塞住鼻子。

「樓上是雅座。」朋友在前面說，走上去。走進門，烏煙瘴氣彷彿走進了倫敦市。一個駝背，面上發青的年輕人帶我進一間屋。「有熟人嗎？」很恭敬地說。「你把素蘭找來吧。」年輕人把布簾放下，喊了一聲，「素蘭，十二號客。」

趁女招待不會來時，我探頭出去看看。原來樓上是整個一間大廳，用木板夾成了一間間小房間。隔的樣式像一個回字。放下布簾，誰也看不到屋子裏做什麼事情。

一個穿着妖形怪樣的女人，搽了一面粉，胭脂，捧着一個煙盤進來。煙盤裏面放着一盞燈，一枝檯，幾枝煙籤，以及我不知道叫做什麼的銅板。走近來，對朋友一笑，一扭身體。「這位，貴姓？」放下了煙盤，遞來了一枝香煙。怪會伺候人的！朋友脫掉了長褂，躺在煙榻上。這位女人偎依着他橫下，燒煙。朋友說，天氣熱，脫了衣服來。女人脫下旗袍，剩下一條紅色的短褲，一件短小的襯衫，跌在朋友的懷裏燒起煙來了。煙

是燒成了一長條的，那長條上面刻劃着四條綫。這一條可以按綫分成五個煙泡。價錢特別便宜，買出去抽是二角錢，在這裏抽，要四角錢。燒鴉片煙是藝術之一，在火上燒燒，在銅板上混混；再燒，再混，然後上在煙斗。呼呼地變成了煙。「你來一口，」對我說。其時朋友用手攔住了女人的身子，用手把扣子解開，把手伸了進去。

第二天，我作第二度的拜訪。這一次，我先不上樓，我在樓下先走了一周。樓下是散座，全是一個榻，一個榻；女人男人橫七橫八地躺着。拉胡琴，唱京戲，哼十八摸。「胡盧，」一聲叫，又成了市場。一分錢抽籤，抽着了三串糖胡盧，或是其他水菓。賣瓜子的，榛子的，什麼都有。章衣萍詩人來此也不會寂寞了——我親眼看見一個男人伸手去摸一個女人的屁股。

最後我又走上樓去。還是那一個年輕人招呼我進一間屋子。照例問我一聲：「有熟人嗎？」「沒有」。他就出去，拿來一付煙具；接着進來一個個女人，報着自己的名字。在其中，我留下了一個。她像那個女人一樣，倒在我的懷裏。燒好煙，讓我抽。我說不會，她立刻驚異得跳起來。「先生，你不吸煙，來作什麼？」我撒了一個謊，說是：「今天早晨看見你，很愛你；所以來了。」「哦，我明白了。」女人笑了。她自己

把衣服脫掉了，「先生，把煙盤拿開吧。」我點點頭。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個保險套給我，說：「你喜歡用嗎？」這情態把我嚇得說出「我要走了」的話，可惜得很，不會知道「人肉的價錢」。

其後，「滿洲」政府風厲雷行地禁女招待了。我因為有個這樣的認識，就不會去了。一天，因為要找一個朋友商量一件事情，而這位朋友正巧到附屬地的羣英樓去抽煙了。於是我第三次踏進了鴉片零賣所。

附屬地對女招待不會禁止。女招待形成了附屬地各鴉片零賣所的生意興盛。我走上樓去。樓上跌下了一張椅子。從人聲，各種紛亂聲上聽來，樓上彷彿是開了全武行。而我走在半途，也祇得下來了。等平靜後，看見一個頭破血流的學生被二個學生扶着下來。後面還有一個拿着四個書包。上樓找着朋友，才知道剛才是學生和商人爭風吃醋地打了起來。

第四次是跟同事去聽大鼓。人特別少，九點鐘就祇得散場了。朋友說，「找王大王去」（唱大鼓的女人）。走出「萬泉」，走進第一次來的鴉片零賣所去。那時候，「滿洲國」已經禁絕了女招待，朋友說，「把王大王找來」。茶房去後，不一會兒回來了，

說是：「王大玉陪客燒煙啦！」朋友要走。茶房說：「先生，這裏有的是；要不是我跟你找幾個『人家人』來，怎樣？」朋友點點頭。不一會，就來了二個女人。穿得很樸實，橫下來燒煙，跟女招待一樣的熟練；用手伸進去，跟女招待一樣的不在乎。

一個巡警伸進頭來，「自己帶來的，」巡警就走了。

這是「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冀東的煙毒

三橫

這裏的四隣，有的是「王道樂土」，有的是在受着「提攜」。那末這地方或者也有了幾分的維新而趨近於東方樂園了吧？

這個小小的去處，一切的政治，法規，交通，經濟建設，平民生活——，的確都有了異樣的進展。

我是平民，當然關於平民生活一層，知道的比較清楚一些。茲特摘其一點，介紹給祖國的同胞們領略領略！

這裏和友邦的確是親善了——比內地的親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小而偏僻的鄉村裏，向來就沒見過友邦人士的影子的地方，現在多半都挑着友邦的旗幟在一個土房的頂上或朽了椽頭的檐前飄蕩着。裏邊住着三兩個友邦人士。那誠意親善的村民們，來來去去的竟日不斷；雖在農忙的時節，也不會見得冷淡！

我的永久住址，就是一個不滿百戶的莊村。有一天村裏的一個朋友對我道：

「咱村裏最熱鬧的人家，可以說是那個××洋行了！因為全村五百戶口，每天要有四分之一的人數必到那洋行一次或數次的。他的營業制度是更好，錢錢交易的不必說啦。假使您不願掙錢，那麼無論任何東西，都可以換到他的咖啡和白面。」

「有一次張洛品耕地回來，在街上遇着他兒子。教他把耕牛拉去飲點水。張洛品喫完晚飯，踱到院子裏，看看那牛還沒牽回來，找到井沿仍是沒有，兒子也不見了。」

「張洛品一想，準是牛跑了，兒子追出莊外去了。趕緊跑到胡同外去張望。遠遠地瞧見他兒子，從那個洋行的後門偷偷的擠了出來，一拐彎兒往東疾走。張洛品盡力地招呼一聲。只見他兒子回頭望了望，燕一般的飛跑去了。」

「張洛品鼓起肚子，睜大了眼睛，匆匆地走到洋行裏。一進門看見了一個屠戶案子的腿上鎖着他的牛。那個洋掌櫃還在撫摸牠的毛兒呢。張洛品一看這光景，當時怒火上沖，向那洋人喊叫起來。」

「那洋人當然橫得很，並且伸手要打。這工夫驚動了一些街坊鄰右的人，才把張洛品勸回家去。結果掙了十五元銀紙纔贖出來。以後有那好事的癮士們，打聽明白了，原

來張洛品的兒子押得八元錢。

「這還不算，趕到第二天是咱莊的集日。外處的屠戶都起早來賣肉。他們所用的案桌，向來是在街上放着不動的。不料這回都不翼而飛了。」

「于是各處打聽，有那頭天晚上排解張洛品的事情的人，在洋行院裏看見有幾個肉案，才把這物件的去處，告知了屠戶。」

「當時把幾個屠戶氣的，一齊到警察局去告狀。那知警察官答的更好，他說：「沒法子，我們沒有治外法權呀！」結果仍是擊錢贖出來完事！」

的確，這一個小小莊村的兩宗事件，很可以代表「冀東」的全部情形。

假使趙望雲先生能到這邊旅行的話，他一定要把每一個城，鎮或鄉村中的偏僻僻巷，牆角與廟台，寫上幾個一塊塊露着黧黑色皮膚的枯槁鬼。

他們也許躺在廟台上像在作夢。也許倚在牆角處兩手交叉抱着臂在那裏出神。有時偷着了東西，便鬼鬼祟祟地貼着牆根疾走。那衣褲之上，滿掛着無數小旗，顛巍巍地隨風動蕩着。梯他梯他的鞋子，打的地面亂響；如果再給他一頂破僧帽，那儼然就是濟甯了。

記得有一天我到雜貨店裏買物，跟那舖子的執事談起天來。我問他近來什麼貨銷路最多？他答道：

「嘿，我做了四十多年生意，也沒想到這兩種東西賣得這麼多。哈哈，您說是什麼，原來是火柴和紅綠色的油光紙啊！」

我道：「那自來火是家家戶戶每日必需的東西，銷的數目多，倒無足怪；但不知那帶色的紙，有什麼特別用處呢？」

他歎道：「咳！您不知呀，因為嗎啡白面都使用紅綠紙包成小包，所以這紙，是銷於各大洋行。那吸白面的，抽一口煙，必用一枝火柴燃着。每人一日至少得用一小盒火柴；那麼集腋成裘，這數字不就可觀了麼？」

我聽了這一席話，倒把我弄得黯然無語了！

實在，這地方兒真是與衆不同。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任何一個城、鎮、鄉村裏的任何一個垃圾堆上去觀察。那用過的紅綠紙塊兒和那燃燒未盡的火柴棍兒，一定會狼藉滿地啊！

再不然去問問那查戶口的警察。他在服勤務的時候，會在很多的住戶裏的壁間的磚

面上，發見一條挨着一條的擦火柴的痕跡。假使能實施禁毒的話，頂好察驗他的四壁，或者也許省却多少偵訊程序呢！

有時我也許到洋行瞧瞧，我雖然不買他們的黑白貨物；然而那經理倒能特別的歡迎。

有一個友邦人士，他每一見我，就把拇指翹起來重疊地說幾聲：「上高的——上高的——上高的——」

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你們中國人，太君的，闊的——即濶人——勞働的，很少很少的不吃白面啊！那真是上高的——那真是上高的！」

二五、九、九、寫于河北灤縣

北平的白面房子

阿難

不是吹的話，中國人對於毒品的研究，真可算至矣盡矣！至於對毒品的鑒別，對於人生的弊害，任何一個毒品嗜好者，莫不如數家珍，議論透澈。一方面陳述着毒品怎樣害人，人怎樣不可為毒品所累；一方盡量把毒品向自己身上種殖。用着不同的方法，「抽」——吸食，「扎」——注射，「聞」——自鼻腔吸入，甚至於吃，以表示他資格之老。癮兒過足，三三兩兩的高談闊論：形容形容癮君子犯癮時的窮形急相，而慨嘆為嗜所累的可憐；大罵嗜好毒品人們不堪救藥的可殺。如果你不是看他纔「抽」完白面，或他那面若僵尸形同槁木的軀骸時，簡直你會疑惑你是在聽一個拒毒會員的演講。

在嚴重的戒毒條律下，殖民地的人兒，仗着他管理者的包庇，成了毒品販賣唯一的專利者。於是國家畸形的法治，嗜毒者變態的心理，構成許多「包羅萬象」「無奇不

有」的白面館。是亦足豪矣！

衰老的故都，銀號接聯着倒閉；各業競賽着減價，而一華里方圓的境內，平均開設有十三家以上的白面館。每日每家營業收入自廿元至三四百元。向外批發的行家還不在數。豈非洋洋大觀，誰說北平市面不景氣？

先從最下級的說起：在東西城靠近城根，或是離大街稍遠的偏僻衚衕裏。門是總開着的，從太陽纔露頭一直到半夜人靜，一個個面有菜色的老少男女們，不斷的出進。間或有兩三輛人力車停在門外，既沒有車夫，也沒有車墊，甚至於連車燈以及一切容易拿開的零件都一點也沒有，那無疑的就是我們善鄰所謂最普羅的正常商人營業處了。

院裏靜悄悄空洞洞的一無所有，屋門除掉天氣太熱，總都是關着，糊着報紙的窗戶裂着許多小口，口子的裏面又糊上一層包茶葉紙或是廣告招貼什麼的。有點小風，那些窗戶上的口子，吡着嘴衝你嘶嘶的笑；口子旁邊的「老篤眼藥」與「北的那兒」的瓶子，像搖頭擺腦的向你跳舞。

多半是北房，或是在一切屋子當中，比較整齊的一間，窗戶是糊着白紙，也許有一塊玻璃而裏面擋着個紙簾。聽得院中足音，就有一個黑頭髮，黃皮膚，不像中國人，也

不像我們的善鄰的臉，從玻璃或窗戶的一個小格裏向外望着。

不然的話，你會疑惑你是在一所閒廢已久的空院落裏。

『什麼的，找誰？』接着就是這樣一句生硬的洋官話。

繼君子對於這種陣勢，是司空見慣的，於是很自然的說一聲：『買藥。』立時使他扮個笑臉來對着你。衣服整齊些的，他們是許是到櫃房——他們住的屋子——裏去交易的。否則，就在那窗洞中，清了一切買賣上的手續。

這種交易，一方面當然是『藥』——白面，然而另一方面，却不一定是錢。上至於房產地契，傢俱，首飾；下至於舊衣，當票，都可以當作『通貨』。不過所估的價格，是不是物之所值，那就看物主的能耐了。普通物件頂多能換取它所值價的四分之一，當票是按票額十分之一算的。譬如一件值四角錢的衣服，或是一張當一元的當票，可以換一角錢的白面。不過當票須不滿五個月方始有效，五個月以上的當票，他們是不收的。

這樣折價的方法，物主當然吃虧。而他們仍肯這樣做時，不外乎下面幾個原因：一、當時犯癮，來不及變賣。一、東西是偷來的，自己不敢變賣。一、原本不易變賣的東西，像：舊車，市招，和匾額一類的東西。最大的原因，是三天之內，假若有錢的

話，原物仍可收回。自然另外要加一點利錢，不過那是有限的事，每天僅僅加折價的半倍。因為這種行爲，頗有當押的風味，所以老嫗士們，對於這種交易方式，叫做「押」。

許多癮君子們，常常預算着最近將有一筆靠不很住的進帳，而「押」了他一切所有的。滿望仍然可以收回，結果却讓「正當商人」三天後賣給別人，價錢自然要比折價高一半。

豈但「東西」可以作價，「動物」亦可當錢。大至於「萬物之靈」的人——僅限不過三十歲的女人，和小孩；小至於裝在籠中的黃鳥或畫眉什麼的，牛，羊，驢，馬，雞，狗，猴，兔之屬，更無論矣！

在兩三個月前，北平晨報，有署名閒人的一篇談話，大致的意思是這樣的：有友居「白面館」附近，門口燈泡屢失。不再裝。翌晨門上之銅牌亦不翼飛去。以所失無幾，隱忍未發。未幾，大門亦爲人卸去，告官請緝，官知爲「白面客」所爲，因其伏居「白面館」中，竟無法拘捕。友初未置信，姑往「白面館」探之，大門果在焉！因以法幣三元贖回。鄰有兒，甫六七齡，一旦失所在，舉家惶然。忽有持條者至，謂兒在某家「白

「面館」，囑攬十元往贖云。

女人是最受歡迎了，因為除了得利息之外，還可以任情享受。不過這僅是少數實力雄厚而且獨身的「正當商人」所為，並不是個個「白面房」都這樣的。

「白面館」的組織，是由一位掌櫃——我們的「正當商人」，太太——他的妻或臨時雇用的女人，「擺」——Boy 北方是念做「擺」的——他們雇用的男人，三位一體所組成。掌櫃的管取送貨物和跑外的事。所以太太便坐在小桌邊，做她門市的買賣。

「擺」呢，就專管扎針——注射，照應——闊的——和監視——窮的——顧客們。

海洛因，白面，嗎啡，其實根本是一樣東西。當你把錢交給「太太」時，她總是笑嘻嘻的問你：「抽的？扎的？」然後開開抽屜，拿起一把像鈕扣大小的圓形直柄小銅匙，和一把小銅槌；從藥包裏舀一匙海洛因，用小槌沿匙邊一搥，讓匙內的海洛因齊匙邊平平的，然後倒在預先裁好方寸大小的各色臘紙上。

你若說是「抽」的呢，她就遞給你一支煙，和半盒火柴。這就是「白面」。你若說「扎」的呢，她就用小槌搥一點麻藥麻在海洛因裏。這又是「嗎啡」了。

若進那些別的屋子去，一拉門，便有一股溫熱而特殊的氣味，鑽進你的鼻孔。胃口

稍弱的人會立時嘔吐。窗戶上既糊着重重疊疊的報紙，光線自然是黑暗暗的。一羣囚首喪面的「白面客」，橫七豎八的倒在僅鋪一層蘆蓆的土匠上。時明時滅的火柴光，照在每一個的消瘦不成形的臉上，簡直是一幅人間地獄圖。

這裏有小偷，扒手，車夫，苦力，叫化子，或是落魄的公子哥兒，以及一切下級勞動者。每人面前一塊方寸大小的臘紙裏，都有着白面。有的用一條紙條，捲在煙捲上，裏面裝上白面，仰着臉抽；叫做射高射砲。有的把紙煙捻碎了，把煙絲裝在煙袋裏，再搓上些白面，用火點着抽。這種煙袋，和普通的不同，它是用一節寸來長的竹節，在旁邊用火筷子燙一個小洞，插上一根筆管做成的。資格再老一點的呢，就把白面搓在一張包煙的鉛紙上，用火柴烤鉛紙的下邊，於是白面就化作一縷紫藍色的煙，從一個喇叭口的紙管，吸入「白面客」的腹中。他們管這種抽法叫做「哈」。也有把白面放在銅板上，另用一根燒紅的鐵絲，燙那白面，使它發煙，也用紙管吸入腹內的。

比較上最省事的是「聞」了。把白面用大指和食指捏起，像嗅鼻煙似的，用鼻孔盡力往裏一吸，立時鼻涕不流，哈欠不打。

「扎」比「抽」還要麻煩，並且多少有點手術，若非十二分「老槍」，非借重「櫃」

不可了。夫「抽」法既有多種，「扎」法豈可唯一。都是什麼呢？按醫學術語說是：「皮下注射」，和「靜脈注射」。可是在「白面客」嘴裏，却叫做「扎皮」和「扎管」。

麻藥和白面倒在一個小酒杯裏，再放進一小團棉花，把注射管吸滿清水，沖在酒杯裏，白面和麻藥一起溶解，再吸入注射針，「扎」到嗜毒者的身上。那熟練的手術，和醫生沒有什麼兩樣。「扎皮」，「扎管」都是先這樣的，不過「扎管」的水腫的比「扎皮」的少，所以不像「扎皮」的人，身上會一塊塊的潰爛。然而「扎管」的人，常常為注射不得法，未及拔針而死的。因此「扎皮」的雖多爛死，仍比「扎管」的多也。

有一天，我們家的一個看房子的，被區裏押起來。原因是他把房子租給了「正當商人」。

事實是這樣的：

租房子時，純粹由中國人出頭，並且他也有舖保什麼的。一切賃房子的手續完備之後，他們就搬了進來。那時中國人便逃之夭夭，租房的變成「正當商人」了。

我們把保單交到區裏，區裏纔把看房子的放出來，又把舖保押進去。

我們當然不願意把房子租給「正當商人」，雖然他出較高的賃金而且不拖欠房租。

於是便把看房子的申斥一頓，教他設法把「正當商人」搬出去。

看房子的爲飯碗問題，便到區裏去請他們把「正當商人」開走。所持的原因是我們租出的房子，在保單上是寫明貸給中國人的。結果區裏教他自己設法。

他用同樣的理合，去叫「正當商人」搬開。那「正當商人」也是一陣「八個」「馬鹿」的亂罵，後來看出看房子的情急，大有拼命之可能，於是態度又緩和下來。他允許搬家，祇是需給他七百塊錢的搬家費，因爲那逃走的中國人，據他說是實實在在得了他七百元。

舖保的家眷也成天到「正當商人」家去哭吵。三天，舖保釋放出來，區裏的巡官到舍下來，請我們不可操之過急，以致引起重大的交涉；並說他是奉署長命而來的。

昔 今 之 片 碼
事就這樣牽延下去。

從那到現在，我們的高麗房客，換了三個了。至於那老房客什麼時候走的，這新房客那天搬進來的，那只有天曉得了！

每一位「正當商人」，當他錢賺夠時，便把他現住的房倒給另外的「正當商人」。
這樣傳遞下去，以至——

這是在北平城裏，若在鄉下那更不得了呢！假如他在村裏賃不出房子來，他們會找村正或派出所所長替他賃房，不然他就在你辦公的地點，開始營業。

若在集市的日子，「正當商人」會提着一提包白面，在任何個茶館酒肆裏賣，附近的警察若妨礙他營業時，那至少要吃他一頓痛打。

「自廿六年一月一日起實行，無論吸食或販賣毒品者一律處死刑。」我們切望著這律條的施行。

華北的煙禍

青石

鴉 片 之 今 昔

對於鴉片的認識我是很模糊而浮淺的，在張大帥管轄之下時，曾下令種鴉片，并由政府發給種子，但是還沒有收穫，便被北伐的革命軍嚇得把青枝綠葉的罌粟給埋葬了。

外來的鴉片，早就絕了跡，可是「金丹」「白面」「嗎啡」「紅丸」——等便又相繼出世了；并且很快的傳到了我國，尤其是「白面」，應付着實在棘手。其後，東北四省相繼失去，塘沽停戰協定簽字，對方在華北的這種營業，又有了相當的保障；所以「白面」便大量的輸入了農村，因嗜「白面」而破產者時有所聞，吸嗜者大為增加，販者亦擴充其營業，於是整個的華北便為煙氛所瀰漫了。

販「白面」的事業不消說是發財的，不過須與當地之警團相勾通才不致發生危險；若拿不出這筆勾通費，便要送入牢獄或押赴刑場，當作地方官禁毒的成績，警誠販吸

者的一種資料。倘若真的捉住了做大宗買賣的販者或有勢力的吸者，只要請一位有名有勢的紳士去說情，或聯絡幾個村莊商店作保，便可無事。再不然給什麼法官，科長，縣長，警察官——送點禮物，至多花個千兒八百的，保管無事，警團甚且要保護他們。

他們的購貨處是天津日租界，至於運輸的方法，那就不同了。有的被查獲，有的却能安然歸來，永無差錯，這就全看方法的好壞了。這種方法，是神出鬼沒的，是時常改進的，有的簡直就把毒品藏在郵包中，打一個堅固的包裹，貼上幾角郵票，借了郵差的力量便可坐享其利，有的是乘自行車，把毒品裝在架子筒中帶回來。其他如鞋底中，衣服內，以及各種能夠攜帶的器具內，均能藏運毒品，不過這類的方法，運輸的量比較少，值亦甚微；若想做大宗的買賣這種方法便不濟事了。那必須要能運輸大量毒品的器具才行，這種工具便需要火車，汽車，大車，與船舶了。裝運法是差不多的，我且舉一個例子：先買些麵粉或雜糧，裝入粗大的袋中，再把毒品用一個（或許多個）堅固的小袋子裝好，再藏於大袋中封好，這樣尖尖的載一船，拉一車，裝一火車都不會有什麼危險，除非出軌，翻車，或為盜所劫。不過這都是不常見的，況且他們也各自帶着兵器，平常小的賊是不敢招惹他們的。若有大夥的匪，勦匪保安的丘八們有的是，在在可以保

護他們。

這種生意，乍看確是滿帶危險性，好似「做賊把腦袋擱在腰中」的一般。考其實，則又大大的不然，若不是有人在官府報告（俗說是「根裏爛」），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萬一被搜查出來，那也很好應付，你只要偷偷的與他訂下密約，把你的毒品給他一部分，或出相當的代價，便可過去。假若他們的態度特別強硬，那就須多犧牲些紅利，販毒品的人總不會有什麼危險。因為檢查毒品的人真若把販者給交了看守所，他自身是得不到多少利益的，若把販者放走，便可得到偌大的便宜，他們那裏會不樂意呢！

毒品若能到了家，錢便算賺到手裏了。

毒品的輸入愈來愈多，吸嗜者也愈加普遍了起來。平常的吸者，每天至少須二三元

的「白面」抽才能足興！但是一個流氓或一個農民能有多大的產業，經不上幾年便光了，而「白面」可不能不抽，於是便產生了大批「偷茄子，摸北瓜」的小賊，農夫們的莊稼差不多總有一部分不得收穫。當夏季時節，一切作物正在生長，沒有成熟的莊稼，田中似乎是無物可偷了，但他們却偷水車——水車本來是灌溉作物用的，近幾年旱的時候又多，所以農業上的收穫水車的功用可着實不小。他們抬去一個輪子，摘去盛水的斗

子，立刻便不能使用，農夫們便不得不託人拿錢去贖。找這類的東西時，不是報告官府所能奏效的！況且水車是急需的東西，報告官府，真若等上十年八載恐也沒有下落！所以只好去求吸毒品的人，他們是有聯絡的，假使他答應給你找的話，一定能夠找到，但你除拿贖費外再另外給他些酬金。其實不一定沒水車，凡一切的農具，家具，日常使用的各種東西，如一張牀，一個釘耙，一塊板，他們都會偷了去。最可笑的有時竟將大門上的兩個門扇給摘了去。他們所偷的這許多東西，大概都要送到販者的地方去換「白面」抽。因此販者的所在地，總堆集着許許多多的器具，這樣一來，吸者便可以「不給錢了，而販者乃向失器具的農夫討這筆款，天下不是只有貪官污吏會為害農民，就是煙鬼們吸毒品的錢都要無辜的百姓拿出來！

我也曾到過賣毒品的地方。那時家中有病人，請了個醫生，這醫生脈理很好，但沒有這種東西他是不來的。我奉了父親之命，到那廂去了一次。剛一進門，便見黑壓壓的一院子人，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他們正在咕嚕着說話；有的向我打招呼，我就說明了來意，繳了五塊錢，立刻便給了一個小紙包兒；我覺得那是危險地帶，一些兒不敢停留，匆匆的走了出來。因了好奇心，在路上把紙包偷偷的打開，使我大大的失望！

那與白麵有什麼分別！看光景不過只有二分重，論體積還沒有槐葉那樣的一片。

近來他們的組織更嚴密了些。他們會成立保護農人工具的「水車會」，專替農夫看守水車；每輛水車的所有人要拿出一部分款項做會費（每年約五元上下），這樣，水車再不會有失蹤的危險。他們也會包辦了「看青」的事，原來農夫們的莊稼在成熟的時候，爲防盜賊的偷竊，便成立「青苗會」，找幾位專人來負責，在野外架一個「窩舖」，做他們日夜巡視的休憩所。窩舖的搭法，是用幾根木頭綁個架子，再用柴草將四週覆上，留一口備出入，裏面舖些乾草，便成功了。當秋收完畢，他們的工作便隨之結束，然後到各家去斂糧食，或三斗或五斗，作爲酬勞。這種方法效果並不怎樣的大。但自他們把這件事包辦了之後，成績却有相當的顯著——所以他們騰集的地方風平浪靜，真正吸者少的地方却鬧的天翻地覆。

煙鬼們的團體是利害的，他們除做上述的工作外，有時竟單獨的向各村中殷實些的農家借錢，每家必須給他個十元八元的。否則，定會受他們的荼毒，偷你的器具，毀你的作物；若再不高興，給你放把火，把你的柴草給燒個一乾二淨；或勾結土匪（煙鬼也要下手），搶你的財物，把家人架走，你還得託人（當然是託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去

找，至少也得糟塌幾百塊錢。莊稼小伙子們雖然饒，也不是那麼不知輕重的，他們把這個帳兒算的更清楚，誰肯去做那「財帛受屈，人受屈」而且要得罪小人的事呢！所以他們與煙鬼們拉的更親熱。

官府對於毒品的禁令，多得無從說起！華北各省，都是成千成萬的槍決毒犯，但販賣吸嗜之風不少戢，中國民族真是不怕死的英雄啊！

河北邊境的煙禁

念祖

我國禁烟工作，即使從鴉片戰爭說起，至今也快要百年了，可是禁者自禁，種者自種，運者自運，吸者自吸，所謂「禁」的工作，也許是地方上的官、吏、豪、紳，用以壓榨鄉愚的手段？這些情形，在「熱河失守」以前的作者故鄉，表現得十足；既經失守以後，連累着敵鄉也變了顏色，從那時起，作者雖未回去過，然而據聞對於鴉片，已在公開的種植和吸售，連禁都無從談起了。至本文範圍，係作者就前幾年的情形，予以敘述。

作者的故鄉，是個山嶺叢錯，交通並不怎樣便利的區域；它處在河北邊境，毗連熱河。彼時的河北，正在禁烟，熱河因為在湯將軍治下的緣故，人民只要繳了捐款，就可任意種植，運輸，和吸售；影響所及，敵鄉也沾染了些風氣，於是形成了禁與種植，禁與運輸，禁與吸售種種互相衝突的情形，而一般當地官、吏、豪、紳，也得以上下其

手，做着壓榨鄉愚的勾當。

閑言少敘，話入正傳：

「禁」與種植

敵鄉在表面上是禁煙的，而種植的罌粟，却在年年開着豔美悅目的花朵，但是能否使種植者可以得到真正的收穫，那才成問題呢。本來敵鄉多山，梯田特夥，種植五穀，人民每感收入不豐，在無可奈何中，一般狡黠的鄉民，便行險僥倖，在比較閉塞的山中，擇幾塊稍爲肥沃的田地，種植起罌粟來。而負有執行禁令的地方官吏，如區長，鄉長，公安分局長，或保衛團總之流，雖然明明知道誰在種植，却不立即禁止。他們必待罌粟的苗長成了，才下令來禁止，種植者自然會託人向他們說情和納賄，在這種情形下，只要條件合適，很少不妥協的。但這也許是第一關，還有個第二關，會常常臨到種植者的頭上；那就是縣裏的公安局長或保安大隊長，往往在青紗帳起的時候，要到各鄉巡視一番，在那時，所有的罌粟都在要「割漿」（附註一），這自然是一個尋鏡的好機會。當局長或大隊長來到敵鄉的時候，多半帶些騎巡隊，他可以命令他們到四下去查看有無罌粟？如有的話，大概有多少？倘若地方分局長之類所貢獻於他的，不能滿足他按

着種植多少所估計的相當數字時，他可以下令，叫人民剷除烟苗，並將捉捕種植者罰辦。試想，種植者，在正待收穫的時候，還有不拼命央求免于剷除極力再事貢獻的嗎？所以在雙重的壓榨之下，種植者的淨額收穫，實在所餘無幾了。何況因少種大田，在米珠薪桂之際，樣樣要用現款去購買，有些時候反倒不若種大田，過活的較好些。這種道理，種植者不是不清楚，不過他們總要試試看，而地方官吏，也是年年要奉令禁止的。

「禁」與運輸

本地在骨子裏雖允許了種植罌粟，而對於熱河烟土的南下，仍認運輸者是犯法的。說起地方公安局或保衛團的認真檢查烟土，實可謂「矢勤矢勇」！他們天天早起早摸黑散佈到臨近省界的幾條道路上，對於從熱河南下的行人，每每按着各種情形，予以盤查或否。他們不僅要問何處來，何處去，對於所着的服裝，行李，或物品，也要檢查。他們的方法真夠仔細：厚底鞋要看，牲口鞍子要看，挑柴的粗扁担也要看；棉衣服要摸，大褲腰帶要摸，駝糧米的口袋也要摸；並且他們不僅用眼用手，還用一條細長的槍探子來幫忙。由於這樣檢查的結果，運輸者固然會有碰到敗運時候，而運輸的方法，却

也就越來越精：小規模的攜帶，他們可以不走大路，只是穿山梁，過溝澗，帶些乾糧，來做「暗渡」的工作。但是即使這樣，也有被查獲的時候。一經查獲，除了沒收烟土之外，還得繳納罰款，否則一經送縣，非坐牢不可。至於大規模的運輸，多半採用保險的辦法，運者先和當地的劣紳土豪拉攏，由彼等代向有槍階級疏通，予以相當好處，便可訂好時日和暗號，在不受檢查的情形下，通過這個區域了。不過有的好玩手段的官吏，得知某次的私貨特多時，會不管繳納保險費與否，來次劫奪的。因為這樣，他不見得就會「得罪了」那位代為接洽的人，他可以暗中批些東西給那人的。只有那個販運者，認大倒其霉吧了，他和「貨」是要送縣的，人呢，想少坐幾年牢，是要另外化錢的。這由於送縣之「貨」，可多可少，「貨」多他的罪就重，貨少就輕。可是他若不想坐牢，非傾家蕩產不成；因為按律治罪，對於他的性命，總帶着危險性的。

「禁」與吸售

有種植，有運輸。那末，售烟的和吸烟的，在敵鄉自然也是有的。不過售烟，是沒有正式的月捐，只是隨意的報銷，弄好了，地方當局便容許它存在，一遇偶爾不順心的時候，也許封了他門。吸者呢，貧者可到烟膏店裏去，一般有勢的豪紳，會吸的家中

自然有燈，不會的也往往要預備一份烟具，以便待客。至於地方官吏，是不會收取燈費的。僅在遇着某個豪紳失勢或與之發生大齟齬，才會抄取烟具，加以罪名，使之多多貢獻以求饒。

便宜了他們

敝鄉因為地方的貧瘠，所以對於鴉片有種植；由於熱河有大量烟土的生產，價錢奇賤，所以有人冒險來運輸，預備到通商口岸去出售；又因為有種植，有運輸，所以敝鄉人民，有的就染上了嗜好。同時那利用禁令的官吏豪紳，便大伸其手，吞撲不已。

誠然，所謂地方官吏，也不是沒有失勢的時候；他們不止自己吞撲，還得往上面送禮，而上邊也視敝鄉為肥缺（附註二），雖然區區一個月薪二十塊錢的分局長，却在常常的更換；倘再遇人告發罪狀，這些人們會同樣的坐牢與贖命。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敝鄉竟是這樣的一個世界！

附註

- 一、「割漿」是罌粟開花結果之後，含有烟漿，必待人工割之，漿乃流出，用器盛之，以備晒成烟土。
- 二、在龍縣幹一年公安局長，可有萬元左右的進益。

模範省的鴉片

准 因

鴉片流傳到中國來，已經有悠久的歷史了，可惜予生也晚，對於牠的出身問題，不及親見，未能一道其詳，但當我七八歲的時候，便已習慣了「一榻橫陳」的樂趣。這裏還請諸位不要誤會，我說的是那時我已習見了外祖母和母親對吸的情況。至於我，慚愧的是現在還沒有和鴉片發生過什麼關係。

外祖母和母親的吸食，也自有原因：外祖母經年生病，她的生命，從三十歲，一直到她死時——五十多歲，差不多二十年的光景，無日不是憑鴉片煙維繫着的。而母親却是打的一手好煙，外祖母除了母親，是抽不過癮的，於是近水樓台，如果有一天母親身體覺得不適，吸口鴉片，便爽然若失了。

我的家鄉是山西，我談的鴉片，也是關於山西的。從她倆癮足之後的閒話中，我知道了在滿清時代，那裏的田地，是自由種植着鴉片，每當花開結實時候，曠野裏洋溢着

芬芳撲鼻的香氣，一陣陣刺入人腦。花有紅色的，有白色的，有紫色的，如果讓不識的人看來，誰能不讚賞一聲美麗呢？然而種植者所注意的，不在欣賞花的美麗，而在實的大小，當花實成熟了，便要經過最重要的「割」的工作，其法一手持月牙形小刀，一手握金屬盒一，刀割其實，則有白汁流出，手指抹之，歸入盒內，後則漸變黃色，終成黑色，是名爲「土」，（於此，徽文中的「鴉片已不稱洋藥，而曰土藥」，「土」字的含義，似乎有商榷的必要。）「土」再經熬，去其渣滓，始成爲膏，市上所售者卽此。這種手續，純屬專門，技術不精，則白汁流出者少，以至割壞了，便完全沒有了。大約技術高的，一實可割七八刀，次的亦四五刀，下此，勿論。外祖母和母親，却都是割煙的高手。

自從民國成立以後，當局實行禁煙，不必說種植是絕跡了，就是吸食者也漸漸減少了，尤其在被譽爲模範省的「整理村範」時代，吸食者也幾乎絕跡。不料事過境遷，查緝鬆懈，吸食者便如雨後春筍，紛紛而起。鴉片的來源，本省是沒有種植的了，於是才取給於綏遠陝西二省。官方查緝雖鬆，但還沒有敢明目張胆的販運，只不過有時買通查緝人員，少加留難吧了。

這些販運的人，大都是村中無賴，及遊手好閒者流。他們具有堅強的體格，雄猛的胆量，不願在田野受苦，却想大發橫財，從村裏千方百計，或典或賣，籌得幾十元或至百十元的，去作孤注一擲。他們行李簡便，不帶什麼，大都青布包頭，腰纏兜肚，背負小包，手持短棒，或至什麼鐵傢伙的，用以防身吧了。一夥總是十多個人，很少有孤身獨影。他們走的路徑，都是一徑山路，人跡罕到，而晝伏夜出，敏捷異常，沒有固定的住宿，沒有適當的飲食。晚上，枕着山溝息歇，渴了掬飲潺潺的溪水，餓了有背負的乾糧，有時也許要餓上一天兩夜，並不算什麼。這不是他們的節儉美德，而是「勢迫之也」。他們的事業，雖不是無本取利，但也是一本十利，因之，他們都養成了奢華的習氣。在村中，一舉一動，都像是百萬富翁，出了門，有時遇着追兵，奔跑之餘，口渴急了，也不惜以一兩元代價換一盃涼水來喝。——這是專做他們生意的土著，十分明白他們的蹤跡，又知某山溝沒水，便從近村擔來，謁候等候。

雖是如此，但如去緝的殺虎口雁門關，去陝渡河的磧口，又勢必經過。每逢販運回來，上述地點，便是唯一難關。因為在那些地方，都設卡查緝，任販運者怎樣狡猾，也難逃過耳目。天羅地網，隨處而設。販運者能藏身山谷，深居簡出；查緝者也能虎視鷹

耽，搜覓無遺。因之，每被發現了蹤跡，便開槍追捕，販運者起初是沒命亂跑，等到無路可走，也轉身而鬥，弄成拒捕情事。如果徼倖能虎口逃生，毫無損失，那便一帆風順，直底於成了！不過也有快到家門，被本地巡警查獲的事，那是偶爾一次，絕不經見。不是太輕敵了，便是技術不高，自然也有被人陷害了的。

近幾年來，農村經濟破產，失業日衆，一般農民，也因生活無着，不惜挺而走險。更加無恥債主，從中慫恿，助之資金，出外販運，事成之後，按股均分，或三七，或四六，自由酌定。既償還了欠債，又得了錢財，於債主，於販者，倒兩出情願！

從前年起，山西鴉片公賣了，私貨查緝的更嚴。於是販運者也索性組織團體，購買槍枝，一遇追緝，便開槍拒捕，往往打的對方落花流水，不敢窮追。內部組織，同時也更嚴密化了。有所謂「背包兒的」，專門代煙販背包，他們都是年青力壯，彪形大漢，經驗豐富，脚下敏捷，聽說有能一夜走三百里的，先是煙販在地頭（如包頭等地）購妥鴉片，便覓所謂「保人」的，交貨付費後，以後不再負任何責任，只候在家門取貨。如有丟失，「保人」須照價賠償。而「背包兒的」即是由「保人」處攬得煙包，賺取腳資，腳資多少，視路途遠近及包數多少而定。唯每包則爲重五十兩。愈精於是道者，背

包愈多，所得腳資亦愈豐。「保人」則於兩者間，坐享其成若干，考其所以如此者，因「保人」都是殷實商號，或出名富人，且絕對信義，「背包兒的」出事時很少，萬一出事，煙包丟失，「保人」必照數賠償，從沒有告官或其他糾紛發生。

此外，有因體力不強，不能晝伏夜出，或整日奔波；有因經濟不充，不能託之「保人」的，販運另成一法。其法層出不窮，變化難測，大概都是把鴉片化藏各處，反明目張胆，遵循大路，以期隱蔽於一時。茲列舉一二，以見一斑：

有將鴉片，購棺藏於其中，已則偽裝孝子，雇腳護送歸里者。蓋常人以為絕無偽裝孝子之事也。

有購毛巾多幅，將鴉片抹於其上，混入其他毛巾中，若被搜查，可偽為販毛巾者。歸里再將鴉片取下，毛巾所染，經沸水煮數次方淨。用心良苦，手續極繁。

有購新大車一輛，將鴉片定置軸中，乃載其他貨物而行者，即逢搜查，不至軸中。

雖是這般嚴密，但亦不免破露，結果鴉片沒收不說，還要罰款坐牢。案情重大的，至被槍斃。一般販者，既如前邊所說，東與西借，孤注一擲，本想馬上發財，享受快樂，不

料弄巧成拙，家敗人亡。因之，今春紅軍過晉，一般販者，既迫的走頭無路，又擁有些許槍械，便一哄投入紅軍去了。因為他們對於山僻小徑，熟溜的很，倒做了紅軍最重要的嚮導。

山西各縣，都設有禁煙委員，委員薪水，比較各縣局長薪水還高，可見對於斯職的重要。太原又設禁煙督辦公署，總理全省禁煙事宜，這樣一來，當局對於禁絕鴉片，豈非大具決心？然而其實不然！倒是鴉片公賣了！其實人家又沒有明白宣佈，作者斗胆來說，真是該當何罪？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全省各縣城村鎮裏，滿佈着一種「官製戒煙藥餅」，一般煙民，着實竭誠歡迎，這一點，起初我不禁有點不敢相信，但不久却自責自嘗，對於煙民這般熱心向善，理應盡力幫助，以期癮君子流，從此絕跡，則民族復興有待，中國前途光明，豈非善事？而乃別具禍心，胡思亂猜，又是該當何罪？不料水落石出，不幸的很，所謂「官製戒煙藥餅」，實在是地道國貨，別無二致的鴉片化身呵！

記不清是什麼團體了，曾函詢此事真象，當局的答覆，堂皇的很，「寓禁於征」。說到「征」，倒是事實，綏遠的財政基礎，就完全建築在鴉片稅收上，這樣，就不免有礙於「禁」，有許多種戶，不知是誠心改過呢？還是因為煙稅太重，得不償失，呈請不

種了，而稅還不能不納，「寓禁於征」云乎哉！至於「官製戒煙藥餅」，更是，「遠交近攻」，奇妙莫測，令綏遠大量種植鴉片，山西境內，絕對禁止，就是原料取給於綏遠，成貨售賣於山西，結果是綏遠既增加了煙稅的收入，省庫又平添大宗的現款，一舉兩得，「皆大歡喜」！這情景又像是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似的，晉綏在其他場合，關係難分，在這點上，絕不含忽。

其實我們小民，也很能了解當局者的苦衷，如果山西境內，也種植起鴉片來，一般吸者，大可少種幾許，已夠吸用，「官製戒煙藥餅」，豈能不束諸高閣，形同標本，還有誰去問津呢？不料竟有無知之流，不體斯旨，誤認煙禁大開，恢復滿清的自由種植，弄得笑話百出，使人捧腹，爰擇一則，供諸大眾：

晉南某縣，有農民某，以種植鴉片，被解縣府。縣長親加審問，拍案怒詢：「汝何不畏法至此？」農民徐徐對曰：「請縣長老先生息怒！小民不敢犯法，小民是幫助閩都督（閩自至今在鄉民口中，猶稱都督）做事，閩都督賣的是「戒煙藥餅」，小民種的是「戒煙藥苗」，沒有「戒煙藥苗」，便不能有「戒煙藥餅」，還請縣長老先生明察！」縣長竟爲之語塞！

「官製戒煙藥餅」製造的手續，也很繁瑣，却沒有私販者那樣艱苦。省方派專門「鴉片煙通」的委員到綏，向民間收買大量的「土」，運回省垣，經如法泡製之後，才成爲「官製戒煙藥餅」。運送之法，或由汽車，或由火車，駐綏某師，便有汽車若干，往返百靈廟包頭大同之間，載運鴉片；平綏路包頭至大同一段，也有專車備用，每次都有武裝同志護送，還有誰敢盤問？有時綏收不敷應用，便仰給於他一鄰省，真是「互惠平等」。「青蚨飛去，黑貨轉來」，雙方皆有專員接送，自然也沒有問題。

「官製戒煙藥餅」的形式是長方塊，初時按煙質高低，分爲甲乙二等，裝以鉛匣。後因不易「化整爲零」，有礙銷路，始改今式，取消等級，裹以黃紙，每塊一兩，購者如欲二分之，四分之，或再分之，都極方便，蓋代售商號，備有天秤，可細細稱量，無此多彼寡，不平均之虞。代售商號，持現款（決不欠賬）至縣府，以定價百分之九五換取「官製戒煙藥餅」，再按定價售出。大約每售一兩，定價二元二角五分，可得利壹角餘。而吸食者多，就以我村來說，不到三百人家，有代售商號一家，每日售出，有至三十餘兩者，也着實可驚了！這種推銷事宜，當然須有專人負責，負責爲誰？除縣長外，就是前邊說的各縣「禁煙委員」！

這樣一來，私貨的確很少了，不過在各村鎮，却有許多已是公開秘密，買通巡警的私售者。其實還是代銷，他們購得「官製戒煙藥餅」，重加泡鍊，滲以白鹽，皮膏等，使之增加重量，然後分成小片，包以油紙，標價出售。普通有一包五分錢，或一角錢的，售價較「官製戒煙藥餅」為廉，但貨色却低劣多了。有錢常吸的人，自然不去問津，沒錢及臨時吸食的，却十分歡迎。這種私售，利益常在代售「官製戒煙藥餅」以上，無怪林立滿村——有的却是因為自己有癮，無錢購吸，籍此可以賺得白吸吧了。不過根本還在吸者衆多，再以我村來說，已經有癮的約佔全人口三分之一，沒癮而快上癮的也有三分之一，尤其是年青小夥子，吸食的很多，自然荒時失業，受害匪淺，而沒錢購買，又不得不吸，那麼，盜竊事件，便層出不窮，若加追究，子盜其母，弟竊其兄，全無外人，甚有父子同吸，合作盜竊，分贓不均，致起鬥爭的，廉恥喪盡，倫常毫無，與言國難，豈非「對牛彈琴」？

鄉下人抽鴉片，真是窮抽，用具簡陋，污膩不堪，普通烟燈，就已破碎不完，甚有摺紙為罩，小瓷燈盞盛油，購五分大洋鴉片一片，翻復狂吸，也可大過其癮。所謂翻復，是抽完煙膏，再抽「灰子」，「灰子」抽完，再抽「灰子」，如此下去，有至六次

的。六次以下，便沒法再抽了。據說這樣連環抽吸，是因「灰子」比煙頂懸，尤其是頭次「灰子」。雖屬經驗之談，非門外漢所能道出，但不免跡近逃遁。爲什麼有錢的人，煙燈要用有名的太谷燈，煙槍也是什麼竹杆，漆杆，且只吸煙膏，不吸「灰子」呢？說到太谷燈，其所以出名，自然雕刻精細，銅質光亮，已夠稱讚，最重要的還是燈心的構造合適。因爲如果不大合適，捻子在燈心裏，一定吸不起油來，而燈光便黯淡無用了。

以上所講，其實多指晉北晉西，所謂中路府十縣一帶（榆次太谷平遙等舊太原府所屬十縣），却是「黑不勝白」。說得明白一點，府十縣一帶，鴉片白面兩用，但抽白面的佔絕對多數，而晉北晉西，簡直沒有抽白面的，府十縣的人們，在以前曾經把握過全國經濟大權，所謂山西老板的票號，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他們飽食終日，言不及義，漸漸養成盡情享樂，麻醉的習氣。起初，吸吸鴉片煙，也夠飄飄欲仙了，禁不住後來友邦浪人，大量的輸入白面。於是他們在試用之下，驚喜莫名。一因吸時既較鴉片省事，又比鴉片頂懸，三因原來每日必須一元錢的鴉片，才能過癮，現在只需二角，便可適然！一舉三得，何樂不爲？不料吸到後來，不但二角不夠，以至兩元三元，還感不能

過癮。癮頭愈來愈大，需款有增無減，坐吃山空，已夠危險，山西票號，更因種種關係，突告破產，結局如何，可想而知。作者曾漫遊府十縣一帶，目睹昔之高樓大廈，今則瓦礫一場；昔之少爺小姐，今則乞丐盜賊，時俗移人，莫此爲甚！的確這是一大社會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忽憶十九年蔣閻大戰，晉軍敗北，有人說是魯省多雨，晉軍在戰壕划不着洋火的緣故。語雖近謔，頗足驚惕！

近來各地實行烈性毒品懲治條例，晉南各地，槍斃料犯，時有所聞。全省公務員，也實行禁毒了，結果如何，不敢臆測。但禁了小公務員，禁不了大公務員；禁了白面，禁不了鴉片，恐怕倒是事實。亞們！

博山之煙

雷諾

博山山多，煤炭多，玻璃料貨多；再就是大煙鬼多，「老海客」多。

宇宙風社徵集鴉片史料的文章，我費了幾天的時間搜尋了一些材料，再加上我所聞見的一些事實，拉雜的寫成這篇東西，也許能夠給大家知道一點兒某些人所不大願意宣佈出來的事情吧！

1. 鴉片的來源及販運方法 當地人們所吸食鴉片以「北土」為最多，由平津運來的，多是熱河出產。「南土」也有，多從徐州運來，開煙館的有些出售這種貨的，價錢雖賤，可是力量太小，所以差不多的人都不喜歡吸「南土」。這種「南土」據說是陝西安徽出產的，並不是雲貴貨，每兩才售一元四五角。「北土」每兩售國幣四元，雲貴「土」很少，也很貴。

販運者有三種人。第一種人是有槍桿的老總，當師旅團長的高級軍官，派親信人穿

着全付武裝，聲音到徐州或是天津去購辦軍用品，坐車不化錢，帶幾隻皮提箱誰也不會過問，不販則已，一販就是萬兒八千兩的。販了來就送給商會或是礦業公會，說：「這是朋友們弄了點貨來，想法給賣賣。」商會或是公會自然不能拒絕，把「貨」老老實實的留下，再按商號的大小十兩二十兩的去分配。「貨」色好壞，不能過問，貨價可是得要頂高的，非四元一兩不可，貨款先由會裏墊付。近來商業蕭條，此風稍殺。第二種人是火車上的司機或火夫，他們多半都是替煙館或私人代運，每兩收運費一角，可是不能直接從平津來「貨」，只能從濟南來。貨價大些，所以沒有大宗的「貨」運，只是三十兩四十兩的小買賣，隨便綁在身上，或是放在煤堆裏，怎麼也查不出來。第三種人是專門替大「土」商運「貨」的傢伙，這多半是不能掙飯吃而又不肯當土匪當強盜的一種人。「土」商出本錢，出路費，每一兩「土」酬勞一角錢。這種人穿戴的倒也整齊，不帶什麼行李，乘火車一直到天津或北平去，到了那邊的「土貨」莊上交款買「貨」。據說每兩「貨」價從二元到二元五角，言不二價。買好了貨，「土」莊的夥計可以幫着你把一包一包的「土」壓成適宜的薄塊，給你綁貼在身上（有油紙包裹着土，不然會漏出煙味來），肚腹上可多綁一些，人是得餓一天不吃飯，兩大腿上也綁一些，外面穿上衣

服，絕對看不出形跡來。每一次一個人最多可帶二百五十兩，（信吧？然而這是事實，由不得你不信！誰說中國人沒本領？）最少也能帶一百五十兩。若是順順當當的話，第一天早十二點走，夜裏到天津，或是第二天早晨到北平，第三天晚上可以平安回來。若是倒霉，在火車上被查出來，「土」被沒收，人坐一二年大獄，「土」商損失幾百元錢。但這算不了什麼，三三踰就可以再賺回損失的錢來，何況幾十踰之中也不見得會被查出二三次來。不怕坐獄的人有的是，「土」商仍然生意興隆，吃大煙的人們絕對不會有缺「貨」的恐慌。

青 今 之 片 碼

2. 煙館及吸食者的數量 因為賺錢容易（像一個推小車的運煤苦力在四年以前一天也能賺到二元錢呢，煤礦商人們更不用提了），所以化錢的路道也就得多幾樣，嫖賭以外，吸大煙似乎是不不了的一樣娛樂。民國十四年至二十年是博山商業的黃金時代（也可以說是煤礦業陶業料貨業的黃金時代），商人們揮金如土，吸大煙的人數當然無可統計，但是每一家商號至少有一套吸食傢具，其普遍也就可想而知了。現在這四五年，商業一落千丈，煤礦公司只除了三十多家，煤號也只有九十家，錢也不那末容易賺了。可是吸鴉片的人仍然不少，每一家礦井上至少有兩支煙槍，每一家煤礦公司也得

預備兩套吃大煙傢伙，煤號的經理十九都有烟癮。最低的估計，在這個小縣城裏也有六千支煙槍，萬名煙鬼。至於煙館倒不甚多，城裏有二十二家，西園子裏（這是比城大三四倍的商業區，也有圍牆）有五十餘家。這些煙館的煙價較賤，每支像條軸煙那樣粗那樣長的煙售價兩角。還有幾家最著名的花煙館，是：鄭×芳，馮×妮，宋×子，徐×梅（現在不幹了），孫×華，這也是五個著名的暗娼，派頭很大，被一些「長」類的人物捧起來的。到這幾家去吸煙的人們，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煙」，所以「煙」價特高，每次吸兩個煙玩玩，也總得化這末五元六元的。

最大的販賣「土」商有兩家，第一是錢某，已經幹了十四年，自己現在開了三座雜貨商店，還開了一家大醬園。第二是關某，也成了個小富翁。

3. 官府對於禁煙的舉措 博山是建築在商業上，一切出錢的事兒都加在商人身上，因此官府對於商人們遇事遷就，不肯認真，何況每年三節（年節，五月節，八月節），商界大宗的給「長」類送節禮（每節總計送禮六千至八千元），於是對於鴉片的查禁只好馬馬虎虎，出幾張佈告，虛應故事，遇到上峯命令嚴緊，也許抓幾個窮大煙鬼罰辦一下，判他幾個月的苦力完事。對於有錢的人們則是另一種辦法，譬如暗娼徐×梅是著名

的開花烟館的，被省方偵探查獲，送縣罰辦，結果也只罰了幾百元錢而已（徐某現在嫁給了一個煤商的兒子）。又如大「土」販子錢闕二家曾被偵探查報省方，省方令縣府公安局搜查，可是結果連點大煙灰也沒搜查出來，因為未搜查以前，他們兩家早已得了消息，收拾得一乾二淨，雖然看押了幾天，可是現在他們仍然逍遙法外，當然這是法幣的力量哪。

此外我還想談談博山的「老海客」：博山似乎不曾開闢作商埠，但這裏有二三百日本人居住，也有領事。還有不少的××洋行。洋行是專售賣「海落英」，裏邊設備如下等客棧，「老海客」偷得了東西就送到洋行裏去，把東西作了很少的價錢，由洋行供給「老海客」吸「海落英」，也供給食住。錢完了再出去偷。他們多半晝伏夜出，都是合作去幹偷竊的勾當，公安局是捉不勝捉，反正他們偷不到有錢人家的東西，也不至於出什麼大亂子，於是也就落得個「省心力」不去管了。

鴉片在閩南

易棄楞

鴉 片 在 閩 南

閩南，幾年前盛傳一時的「鴉片大王」的家鄉，它的鴉片雖沒有雲貴川那麼著名，然而歷史和產量，却也很相當的悠久和豐富，我們知道一個人物的產生不是可以偶然的，是要有相當的背景的。

民國以前，種煙和種禾種豆是一樣的合法，一樣的有道德，一樣的得到同情，只是煙需要好幾倍的工力，好幾倍的肥料，而出息也來得特別厚大。所以一到冬天，漫山遍野是煙苗，開花時節，白茫茫一望無際，真像揚起素波的海面。這時候的男女大小，高興得甚麼似的，沒有一個不滿堆着笑容。早晨星光還在頭上閃爍，他們便在田上，晚上天空月兒已在發亮，田裏還是他們，他們無停無息的勞作，小學生玩球似的，特別是「鴉片仙」（癡君子）更顯得有興趣，簡直是對着「風燈」在釘子上裹煙泡的味兒，半點找不出倦容。他們也有肥肥的胖胖的，也有骨強筋健的，和我們腦經裏所印的鷄腿般的

木頭，貪食懶做的廢物等深刻印象完全兩樣。大約他們吸的是自己的收穫，沒有經濟壓迫着，並且剩餘的還可換上些酒食，身體上很可得着滋養的緣故吧。

由下種起，早晚就得澆雨遍充分的水，三天五天就得鋤一回草或刪一下子過密的苗，十天八天或輕肥或重肥就得下一次，可是它們的長大也真來得快，一遍水大過一遍，一回肥黑駒過一回，這給他們濃厚了不少的興趣。割漿時期一到，他們更快樂得發狂，夕陽將近下山，大家便開始工作，五齒的小洋鐵耙在一蕾一蕾的蕾上輕輕的劃一下，明天一早，劃痕上凝結着夜間所吐的漿，大小形狀恰恰和將要吐絲的蠶一模一樣。天時要是溫和，再加上那濛濛的濃霧，漿更結得特別厚大；要是下着粗一些的雨，或是刮着大一點的風，就要洗得它一乾二淨，或者吹得它一些兒不敢往外流。這使他們不得不去預測氣候：會下大雨，便不敢割；微雨，靠蓄底割；風東，割西；回南，割北。可是晚上到早晨，整整的隔了個整夜，那是多麼不容易呀！賭錢一樣的投機，猜着的，像得了航空獎券的獎，可不有趣！

民國以來不斷的在禁煙，煙價天天的飛漲，而種煙的興趣也跟着更濃起來，千方百計的營求栽種，末了，禁煙二字給一般人的意識是等於「禁錢」。起先各縣只要花上三

五萬元和當地駐軍說說便行，漸漸的由秘密而公開，由數縣而一省，數目一年一年的增加，單同安一縣，初次的所謂「田畝捐」還是十萬元以內，其後竟達一百萬元，所謂一百萬元者，是指繳給最高機關正式的課款，其他如運動費，局費，乾薪，當地駐軍，以及縣長最低的加一，公司的利潤，慈善機關的捐題，學校的補助款等等還算在外，所以實收最少要個加六，那便是一百六十萬元。通常由包者分全縣為同，馬，灌三大區轉包給人，包大區的再把全區分作四五個分區，轉包給區裏的勢力者，各勢力者按村的大小，一一分的分配給村長，由村長沿戶徵收。這樣一轉，就轉四五手，每手都得加收個加六或加五，總算一下，由農民手上拿出的該不下四百萬吧。每農夫平均負擔要二三十元，然而，大家還高高興興的在種，產量的大，很可想見了吧。也許產量不像雲貴那麼大，只是價錢比無論那個產地來得高，因為出口太方便了，有沒遮攔的大海岸，有多數的芳鄰浪民保護走私，有南洋羣島那麼大的去處。

每一次的新漿上市，便有恰恰相反的兩種謠言，到處傳佈着：來年不許再種；煙禁經已取消。前一種的謠當然出自農民，他們希望煙價提高；後一種出自收買者和吸食者，用意剛剛相反。每一次的煙苗出土便有兩個針鋒相對的論調：嚴厲禁煙；禁吸不禁

種。主張前說的是煙土收廠家，論調當然是爲國爲民，有時也努力宣傳得像煞有介事；後一個是農民和癮君子，他們的「鴉片救國論」是：自種可以抵制外土，以免利權外溢；有煙可向外洋推銷，足以富國，裕民，買槍炮，養軍隊，興百廢，……難怪廿多年來的禁煙成績只是如此這般。可是煙費確實消滅過不少的軍隊，一向駐閩南的軍隊，李厚基，臧致平，周蔭人，張毅，四九師——如出一轍的一打便潰，都是他們一齊藏飽着煙費，知道生命的價值，捨不得隨便犧牲的緣故。

民廿一來，大部可說禁除，小數耳目所不及的特別區域如巖溪，蓮花山，惠北等等是長年沒有停止過的，尤其是惠北，連製造嗎啡的機器都有幾十架，自種自製，用不着外國技師，誰說中國沒有製藥的能力！

煙燈款客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現在的討親，借貸，用人以及錢項的接手，上癮與否是很要緊的條件，所以吸食的人一天一天的少了。鄉間裏只有上過年紀自顧來日無多的鄉長們光明正大的在抽，爭訟的事件發生，他們儘是公人，東家一盤吸個長夜，西家又是一盤，三天五晚拼命的連着抽，要不是有別的爭訟再發生，這件爭訟是永遠得不着和息的日子，爲的是抽煙。

想禁絕省廈二市的煙，比打倒帝國主義還要難些。因為有浪民。在省，浪民只要租着房子，租着一間便是一家煙廟，租上十間便是十家煙廟。他們轉租給本地人，八元一月的房子一天最少可包到六塊錢，六三二一八，乾乾淨淨可得一百七十二塊，十間，便是一千七百廿，每家弄個姨子或姘頭（只要會說閩南話），住着充主婦，軍警便不敢過問，安安靜靜過着比大官僚還享福的三妻五妾生活。在廈門，往往和賭場，妓館，小典離不了家。他們需要較大羣的爪牙去支撐勢力，無論那個失業的只要不怕死，肯上那邊去，吃的住的是現成，每天還有理髮煙支等不短不欠的八毛錢領。年節底下，他們預先包好幾十包三元五元，十元八塊的紅包，警察巡官們賀年賀節的應酬名片一來，煙茶點心之外，紅包便往衣袋裏藏，算是一場交際。要是階級高的，那可不能這樣子隨便，得請上樓，主人客氣的招待一下，不只是禮物要特別，手續上亦麻煩了許多。你要是失掉了電話的耳機，或宅門的門扇，那一定是「鴉片仙」幹的，上小典去，花個三元兩塊包你馬上贖回。和東北及冀東所差的，只是沒有發生贖取小孩的事情吧了。

近日煙禁的厲行，從我們軍人監獄可以看到大概，二百三十幾個監犯中，煙犯就佔七十。我沒有一一的去探問他們吸食的詳情和經過，可是無形當中却給我許多有趣的故

事：

一個大約是尤溪送來的，說有幾位官佐給禁煙的起了注意，那回上船來，正吸得高興，便給捕送上軍法科來，結果，官佐們和船主都釋放了，只有他判罪，因為他只在船上當伙計。

一個五十四歲沒有討過親的鄉下老因帶着包二錢重量的嬰粟子，他說是討來治病的，區長說他是買來下種的，末後，因屋子裏沒有七塊大洋錢，給送軍法科判徒刑五年。

一個是服務員，因和某方人來往，致有漢奸嫌疑，但是證據絲毫查不出，末了，法官問他有沒有嗜好，他樂得說聲「有」，結果以煙罪判二年。

最後，有個判一年的，他的罪名是「私藏偽煙土」。

人力車夫與嗎啡館

孺心

廈門手車夫用血汗掙來的錢，是有一半丟在嗎啡館裏的。說也奇怪，一個垂頭喪氣，奄奄欲絕的手車夫進了裏面，出來後竟變成一匹出欄的猛虎，生氣勃勃了；或是一個遇到挫折失敗了的戰士，再受到慈母安慰和鼓勵，而重新站了起來。但是，事實上，嗎啡館並不是魔術館，更不像理想中具有慈母溫柔的。

每個嗎啡館的門口都飄着一面太陽旗，掛着洋行的牌子；這些屠人場的開設已經成爲公開的祕密了。就廈門一區來說就不下有二百間，還有六七個株式會社，批發着這種使人飄飄欲仙的毒品。中國的法律對牠們是一條脫節的鐵鍊。最小的嗎啡館每天的營業也就有二三十元，大的每天就有百餘元營業；做這種生意很容易地，穩當地拿到十分之六純利；換句話說，從株式會社批發出來嗎啡，值四角的，賣出去時就可以有一元的售價。在這個不景氣的時代，各種商業都只失敗的一途，怎麼叫好商不眼紅，而去幹這種

傷天害理的事呢？所以就穿起木屐，當起比華人高一等的人種了。在廈門木屐的響聲是至尊無比的。

嗎啡館多半開設在狹小的樓上；牠們是很容易辨識出來的，一不是包頭的住處，二不是做攤的門口，而會有許多手車停在那兒的，那就可以斷言，上面是開設着嗎啡館。

所發售的嗎啡也有好幾種：有大泡梅花，小泡梅花，烏龜，紅四種之分。前者三種都是白色晶體的粉末，後者略帶粉紅色。發售的一小包為單位，每包的價目有角半，一角，五分，七片之分。

鴉片之今昔

注射的方法是和西醫的皮下注射相類似；先是將嗎啡溶解在水裏，再用一支製造得粗糙些的注射針吸了溶液，在身體上無論那一部份刺進這支殺人不見血的針，這種創子手還是拉車的自己本身。——除了新手，纔有叫別人打的。

遭受這種慘毒的，簡直不像一個人了，只有一張焦瘦的人皮包裹着一束枯骨，肚子却漲得大大的像一具浮屍，——望好方面說，是像大腹便便的富翁；他們身體上面至少刺上幾萬針，近看像個麻瘋病犯者，遠看像朵乾縮的海棉。雖然身體任何部份都可以刺得針，却以小肚上和恥骨的週圍來得最暢快。委實他們就認這屠人場是慈母的懷抱樣

親密溫柔。

注射過後的，跟着一場酣睡，他們蹣跚在骯髒濕的地板上，呼吸着霉爛的空氣，發着豬般的鼾聲，手在空中揮動着，亂抓着，口裏喃喃地說着含糊的夢話。

癱了的，涕泗滂沱，連打呵欠，腰酸骨疼，心悸神散。就是說一束枯骨散了家，再也支不起來。三日無飯則可，一小時無嗎啡則不可。

他們有多少錢非丟一個乾淨是不會痛快的。早晨，還沒拉得一個錢的時候，他們就先用车布或者車燈來作押，午時回來贖，餘的錢又傾出來自殺，常弄到車租不名一文。現在聰明的包頭都知道坐在嗎啡館裏收錢了。

據說打嗎啡的最多不能繼續上六年，一定會死的，就是不死，也是個廢物了。嗎啡的改革較鴉片來得簡單，只要換得過七天，就會平安無事，挨不過，一個死字結束。我想在現在禁烟嚴重時期中，應該亟早設法救出這幾千個苦難的同胞。

有幾家嗎啡館裏還兼售着紅丸，紅丸比鴉片來得廉價，並且一粒紅丸可以吸上三四次，這對於手車夫的經濟似乎很投合的，其遺害與嗎啡却不多讓。

戒烟藥膏在潮梅

阿穆

鴉片之今昔

在未嘗寫出潮梅戒烟盛況之前，我得先舉出我所要說的究竟是鴉片的那一方面。在這裏是富庶之邦，——十年前黃埔開埠公債一千萬元，我們估了二百萬。——窮相的白面紅丸根本沒有，更何況乎打嗎啡針。而且民國以來，就設立了禁烟局，到如今并不曾關過一天門，鴉片也可以說是禁止，你又要從何處去說烟。不過理論和實際，總究有些不同。二十年來，我確親眼見過這兒公開種了一次半烟；而且烟膏如山，烟民如麻。關於這，當然就有許多足供紀錄的資料，我現在所要說的，也就不外乎這些。

1. 壘壘禁令原來如此

禁烟的原因，大概由於受林公則徐的「不但無可籌之餉，且將無可練之兵！」那兩句名言的影響，所以直到如今仍舊奉行不悖。而尤以民國十年前後設立了禁烟局之後，更是認真辦理。禁的辦法，是經過虛心考慮的。一方面要維持「禁」字的場面，不

給洋鬼子看穿，避免發生了國際上的壞輿論。所以每縣每區設有縣禁烟局和區禁烟局；各村落就設有戒烟談話室，門前的招牌就寫着「內有戒烟藥膏出售」的字樣。烟民要戒烟就可以到這些「室」去戒一戒！如果以為不便，那就可以到禁烟局去領了戒烟牌照在家裏自戒。這樣的幌子，難道爾還說他裝得不漂亮！可是實際上「戒烟藥膏」就是鴉片烟；「戒烟室」就是公開售吸店；正經可供戒烟用的藥物，他們壓根兒沒有出售。假如爾真的要那裏去戒除烟癮，那就只有笑話而已！至於禁烟局，實在就是一間納了正稅的烟土總發行所。不過牠確也有「禁」的特權，牠可以禁止「私吸」「私運」和「私賣」。爾要吸，就得到「戒烟談話室」去！那裏有各色的鴉片烟，可以任爾選擇。不過每月店裏要納局裏的稅，所以烟價未免貴上一點；而且各色人等都有，不免良莠不齊。如果以為爲刑身於此有點不便，那末你可以領牌到家自吸。不過牌照費——每月自二元至廿元不等，大概照爾的家當如何而定——和每月至少要到禁烟局購烟土若干——也沒一定，也是以家當爲標準——這兩項就弄得爾覺得頭痛！弄得爾「外戒」不甘！「自戒」不得！於是挺而走險索性私吸的大不乏人。因此禁烟局就可以執行牠「禁烟」的職權了。他們的罰則，似乎沒有明文規定。烟犯家產多的，罪就來得重，罰款就非一千數百甚至

數千不可。爾幸而是中落之家，那末一百數十也就可以了事。這大概就是要禁又不礙稅收的原則的實施！不過這種導民於罪的辦法，恐為文明大國所不取。

2. 種烟的風波

不久之前已有人提倡過，把罌粟花定做國花，可知道遍地都有了。既經有了這樣的普遍性，關於種植的方法，當然類皆能道其詳，直無須贅述。只是此間的種烟，有一次却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不祥事件，頗有一記的價值。

民國十二年禁止種烟之後，因為禁約森嚴，一般農民不敢輕易嘗試。各店出售的烟土烟膏，本地出產的已經絕迹，所以市場就全給「川土」「雲土」「南膏」「暹枝」「油金」「竹壳」「紅紙」(註)佔去。利權外溢，不為不多。於是「憂時之士」運動弛禁，以便公開種植，俾得稍塞漏卮。可是這個大不韙，誰肯出名頂冒，只有暗自應承，做一套瞞上不瞞下的勾當。當時允許的也就不知是那一位有力者。只知「成交」之後，各縣的剷除烟苗專員(這種名義虧他想得出)應時而生。各處都發貼了佈告，大意是說：「奉命剷除烟苗，倘有逾期不剷，每畝應繳罰款十五元；若繳後不剷而延至收成，則每畝須再罰十五元。」事實就是說：「如要種烟，每畝得納三十元的稅；在初種時先繳十五元，

其餘十五元則俟收成後再行繳清。」（這樣佈告真真虧他想得出）至於烟種則由專員供給，可以隨時備價領用。因手續簡便，故領種者大有其人。行見數月之後，遍地國花，含笑迎人。不料當時×縣一位×縣長，性情率直，辦事認真。他不管有力者弄什麼乾坤，他竟照「剷除烟苗」四字正面辦理。督率員兵，把轄內新種的烟苗概行剷除，還要拘捕種植的農民；一面報告省府。於是事情弄大了，省府通令查禁，各縣就當真剷除。偌大的製毒計劃，竟成泡影，不能不算人民之福。不過農民每畝先繳的十五元却沒處追回，他們至今還是莫明其妙，不能不算是一點損失。

3. 烟店的設備

所謂談話室，當然就是公開的鴉片烟館，已在上面說過。這種烟館隨處都有。就設備方面說，都市的和鄉村的有太大的差別。鄉間烟館，陳設極其簡陋，只有幾個簡單而又不甚潔淨的臥榻；榻上自然有烟具，可以容得兩人對「談」。至於都市烟館，情形可就不同。精緻的紅木傢私，玲瓏而精巧的烟具，陳設得多麼齊整，多麼貴族化。這且不必說。最著名的「西天談話室」，是由一家三層樓規範不小的旅館改造而成。有廳座和房座的分別。冬有暖爐，夏有冰箱——蓋吸烟不能用電扇而冷氣裝置又為油頭所未有也。

——渴則有茶，飢則有點。供應既已周到，招待尤其溫存。最銷魂的，還有一次設過女招待呢！不但黑籍君子，流連忘返，就是我輩門外人，也思有以一樂；莫怪此店開張，蒸蒸日上，他家望塵莫及也！

4. 烟土的販運

潮梅既不產烟，所需不得不仰給於外處。禁烟局之正牌烟土，幾全來自省方，且係由兵艦運載（誰謂中國兵艦無用，放禮炮之外還有此一用途），故原產地無從查悉。僅知自省運來之後，即分發各地。每於船埠車站，見挑夫擱上累累沉重物而貼有「××禁烟局封」之封條者，即此也。至於私貨則多出福建陸路運來，每次偷運最多不過數百兩，多偽裝於行李中，並沒有什麼麻煩的裝置。而破案甚少，蓋偷運者多數是失意軍人，仗其平日多識軍政人員，足以減少危險。且價格懸殊，可獲厚利，——例如福建每兩一元半之烟土，運至潮汕，可售三元——一轉手而利倍蓰，故雖稍有危險，而彼輩仍樂於私運也。

5. 吸烟的各色人等

烟毒雖遍於潮梅，然而并非像四川那樣「全民政治式」——稍有思想的當然不入此

藉，有的就只是幾個特殊階級。他們願意充當烟哥，也自有他們的志願和理由，分析起來就是這樣：

甲 充滿着封建色彩的劣紳：他們的烟癮，多數是從前朝遺下的。年事又高，無所事事。他們仗了特殊的惡勢力，地位永是高人一等，難道肯去把烟癮戒絕；就是要戒絕，也配不上他的身份。一位多體面的紳士而要戒烟，那簡直是笑話！

乙 新進的剝削階級：自治工作人員，聽起來多麼漂亮。事實上多數是變相的豪紳，有的就直接以土劣担任。他們當然互相勾結，而鴉片就成爲日常必需的應酬品，十位鄉長中要找五位不是烟蟲直是一件難事。所以有人說句笑話：「鄉長的職務是刮地皮，所以必須吸鴉片；因爲鴉片能提神，吸了可以使他能夠想出「剷」的方法。」

丙 賭徒和匪類：這兩種人的生活是晝伏夜出的，他當然要仗鴉片來維持精神，以過那無紀律的夜生活，而這兩種人也就成爲烟哥中的中堅分子。工人中的吸烟的，多數嗜賭，所以都歸入這類，不另述。

丁 破落戶：他們從前是富家執袴，養尊處優，唯其這樣，所以無意中染上干

足的烟癮。現在家勢雖然一落千丈，而上癮容易除癮難，亦不能不減衣縮食以度此殘年！

戊 各種偵緝和稽查；他們利用政府機關所賦與的職權，可以時常到烟館裏去吸點霸王烟。烟館老闆爲圖省點事，也就樂於應付。此等人來去無定，一批去了一批來，所以也算是烟哥中的有力分子。

除了上面所述的五種以外，我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烟蟲，不過爲數很少。話雖這樣說，可是爾假如到鄉村間去巡禮，遇見的鳩形鵠面的人却比比皆是。這并非我故意張大其詞，其原因就是社會上這幾種人根本不少。本來這幾種人已是社會的分利分子，正常的生活費，已是直接取自社會，再加上鴉片的開銷，一般生利者的負擔一經就知道是多麼的吃力。舉一個例：一個家無恆產的鄉長，收入只有二十五元的月薪，而支出僅僅鴉片一項每年就要四五百塊，爾叫他不到地皮請問這筆開銷向誰要？！

末了，我還得聲明：我不是烟哥，我前幾天還給官廳具了一張不吸食毒品的切結，我對於鴉片的詳細情形，不大知道。我只知鴉片烟土的形式，已經由「皮球式」進歩到「墨硯式」，熬烟的方法已進歩到把「起焙」(註二)的手續省去而已。

還要注意的，就是上面的情形都是過去的。現在聽說政府已決心禁絕。將來的狀態，不知要變到怎樣！也許在相當時間後，鴉片的流行當真會消滅！

註一 都是鴉片的名稱。

註二 從前熬煙：先把烟土加水拌成鉛狀，盛入銅製的釜內，置火上加熱，則烟土乾而自然分層。這種手續就叫「起燥」；熬乾起過燥的烟，熬成後較有香味。

一九三六，十二，一日於靜室

四川的鴉片

丹五

一

鴉片是我家鄉（四川某鎮）唯一的大宗產物，雖未至於人人都喜歡吃着牠，却家家戶戶都多少收藏得有的，少自十幾兩，多至於幾十担（稱千兩爲一担）。問一個人家究竟富不富有，是可以拿鴉片來表示的，譬如說「他家還有幾百貨呀！」那我們就知道這戶人家還過得去了，若是說「他家有十幾担哪！」那我們對於這戶人家就會有點另眼相看的，這種情景正和從前問人家裏能收多少石租谷一樣！今年暑假我回到家鄉去住了兩個月。在我家的鄰近接連發生過四次搶案，事後據說都是由於土匪先探聽出這幾家「藏得有幾百貨」，所以在幾次搶案發生過後，失主所最傷心的也就是那「藏的幾百貨」。由這樣看來，很可以看出鴉片在我家鄉之普遍而重要了。

二

我住的小鎮是一個以「鬼地」著名的縣份的首場，戶口約有五六百左右，鎮上十分之九的人家，都是靠着販運鴉片來過活的。除經營熟膏店的不說外，按販運鴉片者之範圍大小分來，可有下面兩種：

(一) 燕客——在我們那裏一提到了這名詞，是無人不知他是做什麼生意的，有大小之分，一般小燕客，他們的本錢都很小，但是他們却捨得跑路（這也許就是稱他們為燕客之由來）。他們不管天晴落雨，常常一個人或帶上一個小夥計，肩上一掛一把稱，手中提一個有蓋的大篾籃，跑到四鄉去十兩八兩的用加三加四稱買了來（加三加四者即十三兩或十四兩作十兩算價），等到已收有幾百貨的時候，再賣給一般大燕客。所謂大燕客者，就是他們的本錢要大一些，有時小燕客的本錢，就是先向他們拿得來，以後只陸續上貨。大燕客收集到十担八担之後，再等着機會轉賣給烟堆子。

(二) 烟堆子——我們那裏的烟堆子，就是和外面所謂公司一樣，是集股的，是有組織的，烟堆子的組織都是設內管事一人，指示一切業務，籤子手一人，在進貨時看鴉片的好壞和真假，管倉一人，管賬一人，押貨一人，跑街一人，學徒和做手若干人；在宜昌或漢口經售處設外管事一人，助手數人不等。像這同樣組織的烟堆子，在前幾年

鎮上就有三十餘家，資本大的有十幾萬元，小的兩三萬元，現在受了不景氣的影響，已收歇一半了。他們與燕客不同之點除如上面所述外，還有是燕客僅做收集的工作，即買的「毛塊」而賣出去仍是「毛塊」，原形一點不變。而烟堆子就要多一番做的工夫了，他們把幾十担或幾百担的「毛塊」買了來，將頂好的併在一起，將其餘的又併在一起，雇上了二三十個工人來分頭把鴉片搗得到極細極調勻為止，再請上十來個「做手」，把搗得極細緻的鴉片做成像一個一個的窩窩饅頭，外面就是塗上頂好的一種，再在每個饅頭上打一個水印，在另一面又貼上一張金字的招牌，然後敷上一層「白茯苓」麵子，其用意正和女人要在臉上塗粉一樣，再用黃表紙一包，包好後分一格一格的裝入木箱裏，木箱的形式和大小同裝啤酒的差不多，每箱約有二千兩做好的貨，裝進了木箱後，一切手續就算完畢，也就只等着輪船來運出變門了。

三

我鎮販鴉片的又可分公開的與走私的兩種，公開的當然是上面所說的烟堆子，牠們按照禁烟查緝處的規定完稅，每兩鴉片須上一塊多錢，完了稅後，正大堂皇的用輪船運到銷售之地。前幾年各輪船都爭着裝運而且也有機會裝運，現在却統由某實業公司的船

承包了。再說前些年只運到宜昌爲止，近兩年却一直發展到漢口了。貨一到了目的地，就由駐漢外管事全權推銷。所謂走私的，却是富於冒險性的燕客作的，他們捨不得拿一大筆款子去完稅，他們是取旱路運到石柱施南等地，由施南的人接手運到湖北。這條路徑幾全是山路，所以走私的大都是筋強力壯的小燕客連合起來，再勾結一個當地有武力的巨頭。每走私一次至少須湊上幾十担貨，雇幾十個強悍的挑夫分挑着，再準備排把人的快鎗在前後保護着，晝伏夜行，行必由徑。若不幸而遇着了緝私的或其他的對頭時，他們是不惜犧牲要同他拚一拚的。在由我鎮到施南的中途的大山樑子上，查緝處原在此設得有一個分卡，但是卡上的實力往往趕不上走私者所預備的，雙方碰了頭，大半是卡上吃虧，所以一般卡員都會順風使舵，不僅不同走私的認真，而且反與走私的結下特別的交情，往往讓走私的過了警地以後，然後才追擊一下，藉以掩飾上峯或一般人的耳目，其實他們早已心照不宣的了。暑假中曾發生過一次私運的糾紛，就是有一個土紳探聽到有一批私貨過境了，他一時動了發橫財的念頭，於是立刻派出他的武裝爪牙追趕，經過了一場惡鬥後，勝利品是在這位土紳的手中了，可是走私方面不肯示弱，竟敢出頭到縣政府告他一個攔路劫搶罪，這種案子最討人喜歡辦理，結果是雙方都被拿下。

據說當局決意要拔除此不祥之物，已規定了這樣：劃出某十幾縣來，准予繼續種植，其餘的縣份則絕對禁止，再規定這劃出的十幾個縣份按年遞減一二，譬如在下半年不准甲乙兩縣種，再下一年不准丙丁兩縣種了，如此漸減下去，在若干年後務使各縣都沒有烟苗出現，我家鄉這一縣非常幸運，是最後一個輪到不再種，所以我家鄉的鴉片前途還不怎樣暗淡，還有大量生產的機會。

記得當我暑假中才到了家裏時，鴉片的市價每兩還不過三四角錢，當我要離開時，烟價漲高了，但亦不過六角錢一兩，而且馬上就成立了一個「烟土交易評價委員會」以圖限制，可是，近幾天來烟價飛漲了，評價委員會完全無用了，這可從下面兩個消息看出：（一）我鄉的日報在十月十八日載「此間烟土評價委員會，成立以來，每屆星期六即由禁烟辦事處負責召集各委員開會評價，迄今時逾數月無紊，惟各烟商對於該會所評之價多視同具文，任意增減，以致鮮收實效，昨該會又屆評價之期，禁烟辦事處以開會無益，已停止召集矣」。（二）上週接家裏一位親戚來信，他告訴我「現今此地川土已每兩漲到一元五角，看漲」。照這個消息看來，我鄉烟價比暑假中已高出三倍了，何以

在兩三個月之中，烟價會漲得如此利害呢？且再看我家鄉的日報在十月十九日所披露的消息吧！「重慶十七日特訊：本市金融市場，因一般投機者盡量借款收買烟土，致銀緊風潮一發而不可收拾，前日比期，雖經各方努力週轉，得安全渡過，然高利貸之風並未因此而止，據聞有某某者以一窮光蛋借款十萬，購囤烟土，爲時不到一月即獲利六十萬元，其他見利眼紅因而跟縱購囤者，爲數尤多，據聞某商號，昨日曾匯款數十萬元往貴州採購，資金源源外流，利息高漲，將無已時，聞當局對此已擬有取締辦法。」

「一般投機者與見利眼紅而購囤者，爲數尤多，」足見鴉片之活躍和我鎮烟價高漲之由，現在再來看當局取締的辦法，據最近收到的日報載「此間禁烟辦事處，統制管理全縣烟土，限定十月底以前完全集中，並派員分赴各鄉收買各情，會誌本報，茲值限期將滿，復奉上峯嚴令趕辦完結，該處昨特佈告城鄉存有烟土之家，務各依限分別報請入棧完稅，勿再私囤無花烟土，致干沒收——」，「入棧完稅，勿再私囤無花烟土」，於此可知當局之用心了，不過聞當局自從統制開設熟膏店的辦法以後，每月進款就打了個很大的折頭，簡直無法彌補，現在來個「入棧完稅」的辦法，也許就爲了這吧！「寓禁於征」吧！

廿五年十一月三日。

四川的禁烟

果却

片 之 今 會

〔宇宙風二十二期，亢德先生在「此之謂禁烟」的題目中，抄錄一通重慶專電：「川禁烟總局將實行烟土公賣，全川共設熟膏店二萬處，俾增收入，按月可湊足禁烟經費七十萬。同時可使非經合法登記之癮民無法吸食。」亢德先生說得非常感歎。實在，四川烟國，烟土，烟燈，燈館和癮民，歷來沒有確切統計。記得劉雅上張翔鳳有一篇種烟行，節錄如下：

「閩手攜三尺鋤，囊裏幾粒淡巴菝，逢人說烟鼓嘯胡。一筒抵得酒一盃，亦不飲食筋骨舒。種烟之利與禾殊；種禾只收三倍利，種烟還獲十倍租。——憎苗愛烟戶相告，老農旁睨欲色癩。吁嗟老農莫健羨，此物燒毒奇莫居！——」

在清初時，四川的烟毒，看來就頗深廣了。最近陳衡哲先生「論四川二雲」：一是山雲，一是吞雲吐霧的雲。她不是老鄉，而且華貴婦人不會入過烟館，因聞得牆頭巷尾

香味，偶爾想像言之。我非禁烟登記人，還是知得不確。不過，在成都，我會問黃包車夫：「吸烟否？」他不是說吸一點，就是一笑會意。有一個不客氣答道：「不是爲了兩口癮，拉這鬼車子！」吸烟真不易藏拙，和偷酒一樣。面皮開黑，高頰骨，鼻孔像黃黑的小烟筒，說話半天哼不出，這是車夫的寫真。成都有八千多架黃包車，每日分上下兩班，人數一萬六，折本說有一萬二吸烟的，還有隱（近來癮者都隱了）於工，隱於商，隱於官，隱於流氓的更不知多少。

到青城峨嵋，就常見，春天則嬰粟滿，平常則烟土滿市，幾乎無人不吸。十來歲的牧牛童，小工，偷進茅店去吸「松香」（四川吸烟未上癮的叫松香客）。近來所謂文明之區，厲行禁烟，確抓住不少烟犯關監，打板子；邊縣猶是大秤小秤，公開販賣吸食，這又不得不歸功於從前勸種烟苗的成績了。

鄉間有一笑話：一富翁吸烟，性喜弄猴，每吸烟，輒以口噓烟氣入猴口鼻，猴久成癮，日必吸餘味過癮。後翁死，猴乏食，癮發叫噉死，人呼烟鄉義猴。此可謂由人類惠及禽獸矣。

湘黔道上的煙販

平子

鴉片初到中國，本是當作藥品而輸入，聰明的中國人，偏曉得養土成膏用槍來吸，經過這種偉大發明，藥用品就變成了日用品。消耗一多，中國人恐怕利源外溢，又積極提倡國貨，於是十八省遍開罌粟之花，經過一番比賽，只有川滇黔等省區所產的質既佳而量又多，把錦標奪去。從此「南土」「川土」就馳名於全國，爲一班癮君子所津津樂道。

鴉片雖能害人，牠並沒有生脚，不能自己四出殺人，起初是仗着帝國主義者的大砲兵艦護送而來，在中國有了根據地，又虧了軍閥的保護和商人的販運，害人的煙土乃能不脛而走，毒氣就瀰漫於全國。已往的肉食先生們，對於鴉片的罪魁功首，祇好讓他們自己去研究，我們且述一述歷年來努力於鴉片運動的煙販。

四川的煙土運往外省，以長江爲交通線，這條線是一水之便，只要有特殊勢力的包

庇，便可通行而無阻，且讓熟悉個中情形的詳述牠。雲貴的煙土，多年取道湖南而出，所以「湘黔道上」，就成了數十年來一條鴉片的重要運輸線，來往這條線上的煙販，徒行數千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尤其是在軍人士匪橫行之中，與禁而不禁的政令之下，串演出來的種種奇形怪劇，不可無文以爲之紀。大久遠的不去說牠，現從滿清末年說起。

滿清末年，鴉片可以自由貿易，那時往來於湘黔道上的煙販，誰都知道有一種「煙幫」的組織，「煙販」的老闆，多半是富商，他們開了一個字號，長期僱用數十個強有力的挑夫，組成一幫，從湖南挑着銀子往貴州，換了鴉片回來，再零躉分銷，所以煙幫老闆可說是一個運而兼售的忠實煙販。他所僱的挑夫，個個都會武藝，途中有事時即作兵用。另外重金禮聘一位保鏢師，稱做「帶哨」，統率這一幫挑夫，往來湘黔道上，全幫每日的行止，都聽帶哨指揮，一遇土匪攔劫，帶哨即手持鋼叉迎敵，挑夫全都放下担子，取出兵器助陣。帶哨武藝高強的，一根鋼叉可禦敵人五十桿梭標，那時火器尙沒有流傳到民間（後來煙幫中也有自購洋槍的，不過很少），所以雙方爭鬥的方式，同彭公案施公案等書所述的差不多。

當時湘黔道上的匪風甚熾，除了「哥老會」，還有「土碼子」，帶哨與哥老會素通聲氣，各處的正副龍頭也認識幾個，遇着了會中朋友，打幾話江湖話或可通過。「土碼子」是各地方的土人，看見整挑的雪花銀同大批的鴉片土，未免動火，便糾集一些本地流氓，攔途行劫，你上行他搶錢，你下行他搶煙，有時由帶哨與他們談判，稍爲送點薄禮，也可安全過去，這種錢與買路錢無異。

無論哥老會與土碼子，一到交關打不通，只好用武力解決，土匪被殺，算是活該，挑夫傷亡，由老闆撫卹，帶哨陣亡，全幫便不堪設想。這種搶劫殺人的行爲，官府是不太管的，煙幫被劫，也不上衙門告狀，大都自認晦氣罷了。

煙幫失事的地方，在湖南沅州以東有：榆樹灣，懷化驛，沅州以西有便水。湘黔交界之龍溪口，與貴州道上玉屏至清溪，施秉至黃平等站中間，亦時常發生意外。煙幫一經過這些地方，便有戒心。也有在其他很安全的地方弄出岔子來，因爲銀子是白的，煙土是黑的，都帶着色彩，容易惹人注目的緣故。

煙幫辦貨，有的到貴陽卽止，有的一直往西到黃草壩（興義）威寧，畢節一帶收買，因爲這些地方靠近雲南，可以混作南土，還有不遠千里而往雲南去的。至於下游

貴（貴陽以東都勻黎平等處所產煙土稱下游貨），因為貨色較遜，除了另星小販購買外，煙幫中人是瞧不起的。

雲貴的煙土，由煙幫大批的運到了湖南，經過煙幫老闆一番製造，添些雜料，再分銷各地，北運湖北，西往江西，南銷兩粵，四面八方的銷售，這種分銷工作，另有其他煙販來做，煙幫兼營的很少。

這種人民與土匪爭利的煙幫生意，一直做到辛亥革命那年，因為四處鬧革命風潮，大局不安定，煙幫老闆恐怕損失，大都歇業。這時有許多小本煙販，便乘機接踵而起，在湘黔道上，往來如織，把湘黔道上的鴉片運輸事業，一直由滿清而蟬聯到民國。

民國元年，唐繼堯做了貴州都督，大下禁煙之令，黔省各城市的軍警同沿途關卡，突然緊起來，行李貨物當然要檢查，甚至連褲襠中也要搜探，恐怕夾帶鴉片。湖南同時出了一個譚都督，禁『種』禁『吸』又禁『販運』，沾着鴉片就算犯法。有了這兩位大都督雷厲風行的禁煙，貴州的煙土就不容易出關，湖南煙價乃大漲，拿着雪亮的銀子無處買，一班癮君子傾家蕩產來籌辦比衣食住還重要的『吸』，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時期有許多要錢不畏法的人，便輕裝走上了貴州道。

這時因爲大資本的煙幫歇業已久，所以沿途的土匪也失去目標而無形解散，煙販不愁匪而愁官，穿城過關，偷偷摸摸像做賊一樣。爲了朦蔽檢查人的耳目，種種的戲法都變出來了。有的把煙土藏在棺材裏，當做了死去的父母，自己裝成萎蕪滿身的孝子，哭啼啼的過關，有的做成夾層的箱子，把煙土藏在裏面，有的把煙土做成一個個的皮蛋，另拌一些真皮蛋以假混真，有的把煙土夾在棉衣裏，有的夾在被窩裏，有的扮作轎夫，把轎扛擊空滿塞煙土，有的裝作叫化子，有的化作和尚，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因爲利之所在，生且淨丑固無不可以扮演也。

頭幾次公然被這班戴假面具的煙販混過去不少的煙土，但是日子一久，破獲過幾次，檢查的人也精細起來，在你的棉衣裏搜出煙土，他就聯想到你的被窩裏也一定有煙土，在和尙身上搜出鴉片，尼姑同道士也休想安安穩穩的過關。有許多與鴉片全不相干的旅客，在檢查人的眼睛裏，好像個個都是煙販，平空要受一番無謂的檢查。

這樣的嚴查緊搜，一直繼續到民國二年，把一些煙販弄得黔驢技窮，再沒有法子偷運，湘黔道上的煙販，到這時纔斷絕往來。

所以，禁煙也同勦匪一樣，相鄰的省區，尤貴乎協禁，如彼禁而此不禁，一輩子也

禁不了的。譚三先生三次督湘，都厲行煙禁，只有民國元二年間禁得稍為有點成效，就是因為上游有個唐繼堯同時協禁，把煙國中的鴉片封鎖不得出來的緣故。

倘使貴州與湖南像這樣的繼續協禁下去，禁牠個十年八年，湘黔兩省的煙毒早已肅清無遺了！惟其不然，所以鴉片的壽命，也就不絕如縷的縣延下去，我們一看後面就明白了。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湯薌銘掛着靖武將軍的頭銜來到湖南，他殺國民黨到算好手，所以能夠博得「湯屠」的大名，禁煙却不熱心，因此沉寂已久的湘黔道上，又慢慢的有煙販的足跡了。不過，像煙幫一樣的大批公開販運還是不敢，多半是些小本經營的煙販，老闊夥計本錢都在自己一個人身上，七八個人結伴而行，每人背一個小包袱，這種煙販稱做「包袱幫」。

鴉片在包袱幫時代，因為禁煙招牌仍然掛着，明目張胆還是不行，沿途關卡照例要檢查，搜出鴉片依然沒收，不過這種檢查，大有通融餘地，餘地是甚麼？就是那瞞上不瞞下的規矩，有了規矩纔可以走私，沒有規矩就要充公，充公起初不過充在檢查人的私囊裏，但經過煙販一番控告，乃從檢查者的私囊裏吐出而繳到高一級的私囊裏，如果煙

販繼續的往上控，煙土也跟着往上繳，繳到最高的一個私囊裏為止。在煙販明知煙已沒收，再告也無法退回，他的控告是一種手段，一來使檢查者一無所得，下次不敢動輒沒收，二來洩一洩自己的私憤。

所以，檢查人查獲煙土：大都不願沒收，只向你索規矩，規矩到手，馬上准你通過，好在規矩不大，包袱先生們倒願意輸將。日子弄長久了，大家都有了交情，雙方便正式妥協起來，爲省手續起見，將規矩化零爲整，每一年或半年繳一次大規矩，以後任你通過若干次，檢查人正眼都不向你瞧，好像沒有看見你似的。

洪憲失敗，湯屠離了湖南，譚督軍二次登台，煙禁又緊起來，一班癮君子雖然心慌，幸喜貴州的來源還沒有斷，不過多出點錢而已。煙販唯利是視，利之所在，彼自然會努力代辦。所以這一禁，反使煙販居奇，關卡的檢查人加高規矩。譚督軍於民國五年登台，六年卽下野，爲時甚暫，所以包袱幫的壽命，一直維持到民國七年。

民國七年，張敬堯大舉入湘，北軍除了步槍以外，加帶一根煙槍同來，煙之不禁，可想而知。這時貴州已開放禁，煙土實行抽稅，設立一個籌餉局，專司其事，軍餉既由煙土中抽來，軍人就有保護烟販的義務，所以由黔入湘的水陸碼頭——洪江，便駐有黔

軍以保護鴉片的交通。

有了武力保護，大資本的烟販就出現了，這時的烟販，大都稱為「土客」，從貴州採辦了大批烟土運到洪江，只要照章納稅，便可得到保護而通行無阻。不過自洪江循沅江而下，便不是黔軍的勢力範圍，這一帶所駐的軍隊，異常複雜，既不是北軍，也不是正式湘軍，是一些揚着反抗北軍旗幟的雜色隊伍，單位很多，號令不一，盤踞湘西的沅江流域，就地籌餉，對於有利可圖的鴉片，當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烟土一出了洪江，想運往下游，非向這些雜色隊伍請兵護送，是斷難通過的。

這時的土客都有雄厚的資本，從洪江運往下游的煙土，每次起碼是十挑以上，爲了保障貨物的安全，當然祇好向這些雜色部隊請兵護送。請他們護送，護送費是要先繳的，除了護送費以外，到了目的地後，還要另要犒賞費，如果煙價很好，土客獲利甚鉅，這犒賞費也跟着煙價上漲，有時可以超過護送費。

在中途遇着土匪，那就糟了！土匪打退了，厥功甚偉，普通犒賞費不算數，還另要特別犒賞費。不幸而打敗，更糟！土匪未搶而他們先搶起來了，與其送給匪毋寧自取，這也是不願藉寇兵而齎盜糧之意，隊客只好眼睜睜的望着他們動手。

匪不一定是真匪，有許多是軍隊扮演的，甲的部隊包送，乙的部隊就化作匪來劫搶，乙包送而丙又成了匪，更有時護送的兵同劫搶的匪出在一個部隊，以圖取得特別犒賞費或其他利益。

似此兵匪不分，土客無異是他們的俎上肉，這種重重剝削而很危險的貿易，土客偏能百折不撓的去做，因為在湘中有數萬北兵的烟槍在等着過癮，拚着損耗還有餘利可圖的緣故。

從此以後，煙販就與軍隊發生了關係，全仰仗軍隊的保護，既不像煙幫一樣把買路錢送給土匪，也不像包袱幫一樣把大小規矩送給關卡了。

再後，因為窩禁於徵，煙土成了特貨，正式徵收特稅，往來於湘黔道上的煙販，與普通商人無異，此後也就無奇可述。

湘黔道上的煙販，從「煙幫」起，至「土客」止，他們歷年把大批的雪花銀送往貴州，運了大挑小担的鴉片來到湖南，並不是湖南需要這許多鴉片，這些鴉片不過假道湖南而已，結果還是陸續的運銷外省，雖然害了不少的人，但雪白的銀子已落在貴州，貴州可算得了實惠。

貴州本是一個「地無三尺平人無一分銀」的貧瘠省區，在滿清的時候，因為有外省的協餉相助，還可維持，到了民國，省自為政，貴州弄得沒有辦法，纔靠鴉片輸出以收外省的現金，所以禁煙，在貴州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影響到鄰近貴州而為貴州鴉片唯一出路的湖南，以利之所在，也無法可禁。鴉片商人就利用這種機會而活動於湘黔道上者達二十餘年。

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殘匪忽然光顧貴州，把排山倒海的中央軍，引到這煙國中來，以致鴉片同時受勦，真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了。好在現在禁煙是全國一致，並且有整個的計劃，祇要治標治本都能做到的話，不怕貴州是一個窮省，不怕貴州的鴉片根深蒂固，要肅清牠並不見得怎樣困難。

貴州的煙毒肅清了，鴉片的來源既絕，在湖南便不禁自禁。並且民國二十六年來了，煙犯將同匪犯一樣，有驗明正身綁赴刑場的危險，我想煙犯只有一條命，以「身」殉「煙」總不會，被煙販盤踞了數十年的「湘黔道上」，也許會從此而變成一條光明的路徑吧！

陝南種植鴉片的寫真

愚公

在民國十年以前，凡是由外地去過陝南的人，無不嘖嘖頌揚着陝南是今代的「桃花源」。然而現在呢？恐怕凡是到過那兒的人，又要說它是「土匪窠」了。這陝南的社會，由「桃花源」一變而為「土匪窠」的原因，一面當然是不免受着世界普遍的經濟恐慌的襲擊，但是他方面呢？却是當地的軍閥貪污們「橫征暴斂」「敲骨吸髓」的「加工製造」，而加速的形成了「農村破產」的。在這種演變的過程中，軍閥貪污們用着槍，刀，鐮鏹威嚇着民衆遍種鴉片，藉以徵收重稅而他私囊，而民衆們也不免普遍的染上不良的嗜好，因之農村的生產力，也就自然銳減了。所以也可說強迫民衆遍種鴉片，是當地軍閥貪污們「加工製造」陝南「農村破產」的最顯著的「政績」之一，而「土匪窠」的美名，就是由這種「政績」促成的。

陝南是界於秦嶺，巴山，兩大山脈之間的一個平原，由它的北部爬過秦嶺就是陝西

省的中部，「關中」，由它的南部翻過巴山就是「川北」，在這橫互的兩大山脈之間，還有一條大水（漢江）由寧羗流出，經過陝南的全部，再由白河流入湖北，由漢口入長江；此外還有許多小河，對於農業都有很大的利益。沿着這些河流兩岸的土地，多數是很肥沃的，且因灌溉便利，氣候溫和的緣故，很適宜於農產物及園藝的種植，所以每年盛產着稻，麥，雜糧，果品（如枇杷，橘柑，甘蔗之類，皆盛產於陝南，按此三種果品爲西北各省所不產者。）漆，銀耳，藥材（如麝香等）桐油，木材（如松，杉，栢，槐等）牛皮，豬鬃等產物，至近十年來，鴉片亦爲陝南的大宗產物之一；不過鴉片之所以能一躍而爲陝南的大宗產物之一的原由，不是單因着陝南土地肥沃和氣候溫和適宜於種植鴉片的天然條件的具備，而是因爲有大部份「人爲的力量」在推動着。這些「人爲的力量」就是當地的軍閥和貪官污吏們「狼狽爲奸」的作祟，他們上面瞞着路途遙遠的政府，（在昔西漢公路尚未通車的當兒，就是由西安到漢中，也要走上兩週的山路才能到達）下面利用「法令」的魔力，刺刀，鐮，鎊，鎊的淫威，每年強迫着民衆去種植鴉片；他們還恐怕民衆們「觀望不前」，再命令着他們的日夕接近民衆的小走狗們，如區長，鄉紳，村長之輩，就近再大加督催或利誘，務使民衆們走入種植鴉片的途徑而後已，就在

這樣的「加工製造」之下，不上幾年的光景，鴉片的毒汁，就滲透了陝南的地層了。

爲什麼當地的軍閥貪污們，要強迫民衆們去種植鴉片呢？難道他們完全是喪盡了人性的獸類麼？不，這裏面自有他們內在的原因和理由在，這理由就是叫的很響的「寓禁於徵」和「補充軍餉」的兩個政策的實施。原來在以前凡是派到陝南去的駐軍和官吏們，多視此地爲唯一能夠發財的「肥缺」，就是當小兵的，也希望駐紮到陝南去吃大米飯，（因陝西省別的地方大都以小米爲食糧）聰明的他們，早已曉得採用僞滿現在所施於東三省的「王政」了，這「王政」的最主要者就是強迫民衆「遍種鴉片」，「毒化社會」。這樣一來，一面可藉口「寓禁於徵」和「補充軍餉」的理由，任意加抽重稅；他方面又可使民衆的精力，消極的銷蝕於「吞雲吐霧」的勾當之中，柔順的接收軍閥貪污們任所欲爲的淫暴，絕對的不敢起來反抗，於是就可安坐而升官發財了。近年來雖是中央具着積極禁煙的決心，雷厲風行的實施着禁煙的法令；但是那些鬼祟的軍閥貪污們，却利用陝南有幾縣是「緩禁區」的名義，對於中央頒佈的禁煙法令，「陽奉陰違」的表面上呈報上峯一紙「遵命照辦」的空文，而事實上却在民衆面前玩個「花算」說是「上憲天天有公事，叫我們趕快多種煙苗」又這樣甜言蜜語的威脅和利誘着說：「家家戶

戶要種烟苗，越種的多越出的錢少，要是不種，今冬就要按畝出款（就是不管民衆們種烟與否，都要按照所有地畝的全數徵收「罰款」。這樣一來，民衆們更出的錢多了。）那就悔之晚矣」。同時還怕民衆們「觀望多不敢種」，他們再三令五申的「飛諭」着各地的委員，村，甲，里長，聯保主任，及保長們，要他們「隨時挨村傳鑼」勸令着民衆們不要貽誤了這「儘遲」的「時期」，要從速督催着「家家戶戶，普種烟苗」。後面並給各委員，村，甲，里長，聯保主任，保長們說着：將來本××以各地種植鴉片的多，作爲「考查首人」（即委員——們）優劣的標準的。這樣一來，各地的「首人」，當然只怕催種不力，將來考績時成績欠優，於是就加緊督催着民衆們去種，而民衆們也怕將來真的「悔之晚矣」了，因之也就大種而特種起來了；就在這樣的「官督民辦」之下，鴉片的種子，不幾天就從肥沃的土地裏長出芽來而成烟苗了。這時軍閥和貪污們，眼看着大功告成了，他們就再在民衆面前，玩上一個「花頭」，就是把早已奉到的禁烟的法令張貼出來，而在它的尾巴上的「等因奉此」後面，再續上些什麼本××姑念民艱，不忍着即剷烟荒田，故採用「寓禁於徵」的權變辦法，暫免剷除的些鬼話，民衆們乍看到這樣的「花頭」好像真的使他們不致剷烟荒田，是這些姑念民艱的官吏們庇護

的功績，內心裏反而感激不盡。但是再遇上幾天的光景，什麼「冬防吃緊」要「補充軍費」啊；縣政府的「支應浩繁」，要籌「臨時費」啊；區公所裏的「齊伙無着」，要籌「維持費」啊；差人（即縣政府裏的法警）的盤纏（即路費）啊；委員的「伏馬費」啊；種種等等的雜征苛派，都就一再的附加在這「烟畝罰款」項下了。這樣一來，每畝鴉片，起碼每年民衆們要繳上四十或五十元的「罰款」。這時「生米已造成熟飯」，就是民衆們叫苦連天自認上當，也只得「徒喚奈何」了！但是軍閥貪污們的內心裏却偷偷的愉快的笑着。

年關到了，也就是民衆的難關到了，地丁，苛捐雜稅，烟畝罰款，這些都是「皇糧國稅」（這是在鄉間徵收苛雜地丁罰款等項的委員差人們，時常向民衆講的口頭語，「皇」在那裏，誰知道？！）務必要在年內冠日繳清的，要是有些民衆，一時無力繳清的話，準會以「抗糧」的罪名，「捉將官裏去」，酷刑拷打，直至他們家中變賣了所有的產業房屋，繳清了「皇糧國稅」，他們才得由監牢裏釋放出來。

最後我一字不改的抄出民國二十三年陝南某縣政府爲強迫民衆種植鴉片所張貼的「令」的全文，以爲本文的結束。

某縣縣政府諭：「爲嚴令飛催事，現在上憲天天有公事，叫我們趕快多種烟苗，其實我們某縣人民，觀望多不敢種，因爲前次有領牌照，纔得種的話，現在牌照也不叫你們花戶領了，時期也儘遲了，不得已來此命令，催你們當委員卹甲里長聯保主任各保長的，令到隨時挨村傳諭，先說不領票，並勸令家家戶戶，普種烟苗，越種的多，越出的錢少，要是不種，今冬就要按畝出款，那就悔之晚矣，務必苦口勸種，天天鳴鑼，誰地種得多，誰地後來負擔輕，特此飛諭，本縣長專查種多種少，考首人優劣耳，切囑切囑，此令。縣長×××（簽名）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年月上蓋着縣政府的印）二十五（硃筆）日。」（該令製版刊封面）

接貨記

溫飽僧

辦事時間已過，大家都傷促不安的等候消息；待收發處接到一紙電報，我也搶着看了一眼，心裏打算：「在××亥時起的錨，又得是下半夜的事。」匆匆的先行回家去了。

趕早睡覺，心裏記掛有事，總未能沈睡。兩點多鐘，重行穿整，妻關門，我在千萬人的夢中，走到那個僻街裏；門衛驚夢似的向我敬禮，裏面燈光明亮，諸人都是半睡狀態。

此差本有專責，大家因一時興致，便約同五六人跟同接貨員監護隊士，打夥兒出發；馬燈，手電，長槍，盒子——一堆人影，吵雜的步履聲，槍械擊碰聲，我縮着頭頸，隨着步兒前走，一面在想像，體味，覺得有點兒風，有點兒冷。

走到江岸，上了碼頭，尋到那隻候我們的大駁船，大家搶進了艙，舵工船夫都揉着

眼睛，讓出鋪位，有的隊士都先爬了上去，側身便睡，我到後來，才知道他們的聰明乖巧哩！

大家安置了衣帽，馬燈，鎗械，找地方坐下。船家備了茶水，有煙的遞出煙來，忙亂了一陣。大家商議，吩咐開船到前面去等候。船上拉繩起篷，抽篙架櫓，船裏已有多人鼾聲大起了。此時岸上更鑼聲隱約可聞，江面上的風更大一點，帶着些夜深的寒氣。

船泊定了，又靠了一處碼頭，船裏沒睡的人都在尋話閒談：

「監護長談到在某處差船上抗拒匪劫的情形，幾經艱險，當年英勇，如今是不行了！所幸現在世道清平，又是這般沒要緊的差事，祇望諸弟兄們幫襯着些，在崗上的時候，稍有禮貌，不看小書，不躲着打瞌睡，閒着不賭錢喝酒鬧事，就夠應付啦！打夥兒平平的過日子，有多少不好哩！國家養兵千千萬萬，也不過是守個太平罷了！」

「接貨的談起前從有次接貨，也是在一個冬夜裏，箱子剛上了駁船，忽然起了大風大雨。貨因為怕水浸濕了，船頭上又放不穩當，只得搬下了艙。人都擠出了艙外，被風吹雨淋。船身在洶湧中起伏，顛簸旋轉。四週都是一抹漆黑，舵工把持不着，急切不能近岸，情勢真是險惡——要是那次覆了船，休說船上的生命財產，恐怕還有人來爲

煙土殉難哩！」

「又有一次也是在深夜接貨，搬扶抬貨在很狹的碼頭跳板上落了一箱下江——一箱貨，一千多兩，三千多銀子哩！後來雇人打撈起來，商人還要賠償損失，幾乎把這張飯票子掉銷，還要挨官司哩！」——這樣動聽的故事，說得大家才解了一二分倦意，我遞給他一枝煙，已不得他有興致多說一點好聽哩！

「有的又談到前任的主任還拿錢同商人拼做生意，所以凡事都通融馬虎——也有的好爭權鬥勢，鬧出許多笑話——。商人也真調皮，只要是使得錢的，都有莫能與衡的魔力。某職員從前是那兒的當差，如今也補上名子領正薪，薪金收據還寫不來哩！差輪上也很有利潤——那兒又有了調動，甚麼地方最是美缺；商人有津貼，還設卡抽稅，如今是衰微了——這些資料我都想仔細聽出個條理來，但是沒有這種經驗和才智，因為談者和其他聽者肚裏却各有典故，有許多在一句話的餘韻裏，或是臉上的顏色表情裏，已互照不宣了。」

遠處幾番汽笛聲，我都當是差船將近了——別人正是一種希望，在我却是一種失望。因為我想像着接貨該是一件祕而多趣的事，故事最好能因時間而延長，要是差船馬

江一帶，都由監運所派差船運送，並有監護隊隨船照料。」

「運商是專門賣買運銷，利益全在貨價呼吸之間。行商是向運商購買轉售於各商店（土膏店），獲利有時較運商穩厚。土膏店是專門承銷零售的，比如售吸所就是要向他們遵照購買；但是都有區域範圍，不容互相侵越的。」

「官家設有禁煙督察處，總公棧，監運所。省市設辦事處，分公棧，大埠設事務所。並有各地政府居中監查，組織俱臻完密，用以督察運銷，防止私運，私買和私賣。——官家既能操持一切，將來全國禁絕，想來總無困難了！不過有這麼一點，資財最雄厚的土商，往往就是禁煙界有力的官員，至少也要居個半官之份哩！」

「再略談貨的來源，最著的要數：滇，黔，川，甘，陝，內地確未見有外貨。滇，就是普通稱爲雲土的；據包扎的外形論，是長方塊狀的；記得有一種雲土包子上面貼有林公則徐像，用爲標記。黔，俗稱毛塊，是成饅形的。川，就是四川貨，與毛塊相仿而較高厚。甘，就是甘肅的蘭州貨，通稱蘭磚，因外形似磚而質堅硬故名；有的招牌上加印着黨國旗及中山先生遺像，這大概與以林公則徐爲標記同俱深意。陝是陝西，就是西貨，質如厚漿，內省少見。特貨運銷都要納稅貼花，否則就是私貨了。」

談了許久，天色依舊黑暗，但江岸上已漸有人聲。及至聽到一陣很長的汽笛信號，在朦朧的江面上，已現出三盞燈光，一個龐大的船影，那就是監運所的大輪，已在一二里外泊定了。

我們是不談了，槍臺的牌局也撤了，在碼頭上候着抬貨的伙子也都上船來了。兩個隊士提出三盞馬燈，一個上面罩着紅布，一個上面罩着綠布，一個是原來的顏色，直排成紅，白，綠三色的光，高高的用手舉起，正與大輪桅杆上三盞燈同是一樣，遙相呼應，是爲燈號。我們的船上重複拉起帆，架上檣，順水迎了上去，槍裏的人都引頸張望。船身漸漸相近，早見那隻大船上，槍門已經起動，船傍好了，我們的燈號才收回。接貨的懷着『手令』『印收』，辦理手續去了。這裏搬伙十多人過船起貨，排列在駁船的船頭上，一時忙亂非常，候接貨員回槍，解了繫索，駁船漸漸離開。兩船上有麻熟的，都作簡短的答問，有道別的，有託買東西的，擾攘一氣，這才大家回槍，放船回岸。此時天色見白，岸上聲響已起。

船回碼頭，搬伙們挑抬着箱子，一路哼哨聲，大隊人馬回來。槍臺睡住的隊士，此時也拖着槍械隨後走着，幾張馬燈點得烏黑，還帶着灰黃色慘淡的光，好像經過一場廝

殺後回來的。

貨來了，抄號碼，貼標籤，幾十箱貨，占滿了兩幢房子的地面，然後再分別覆磅重量，這才啓了倉門的鎖，一箱一箱的歸倉。

倉裏的貨，最盛時常有數百箱。行商向運商購買，就是憑監運所的提單來提取，這樣每天都有提出，每月也絡繹進貨四五次，所以在此常態之下，倉裏是不會脫空的。

商人提出的貨，需繳幾分錢一兩的保管費，還要在官家指定的地方分包。分包就是把大包分成兩或錢的小包，官家再加上戳記。這是防止商人滲雜劣貨謀利癮民的，一方面也是維持官土的信用，抵制私貨的好辦法。

我常這麼想：「要是再能組織官商，開設工廠，收買陳灰，用進步的方法，熬生土成熟膏，由熟膏再細細的製成半熟的小泡，然後再躉批零賣的售給癮民，該是如何做大而獲利的事業。」——這是笑話不提。

「現在全國禁煙，禁毒已很見成效；各地禁種禁吸都很嚴厲的施行，但是這源源而來的這麼多寶貝，從那兒來！到那兒去了呢！癮民戀於有照可領，商人戀於出息優厚，官家戀於稅收豐裕，鴉片將永久戀戀於中國！也不能說永無禁絕之期！」

貨都進了倉，倉丁們關門上鎖，管倉的這才慎重的收起鑰匙；這可鎖着了數千萬羣民生命的第二泉源。

我在回家的路上，店戶人家有的已在啓門，哼！千萬人的夢才慢慢的覺來，我們已完成一件祕密的勾當了。

鴉片事略

卷上

清江甯李圭小池原著
周黎庵點校

鴉片爲中國漏卮，爲百姓鴆毒，固盡人知之，而其於郡縣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張之互用，與夫英人以售鴉片而興戎乞撫，又以惡鴉片而設會勸禁，三百年來之事，則未必盡人知之，用就見聞所及，或采自他書，或錄諸郵報，蒼萃成此，附以外國往來文牘，曰鴉片事略。考亞細亞洲（西人分地球爲五洲亞細亞五洲之一也）南境，有國曰印度，漢書所謂身毒，又稱天竺者也。廣袤四千餘里，東界緬甸，西界阿富汗，俾路芝，南際大海，北迄蔥嶺，東北界廓爾喀，哲孟雄（一名西金，一稱錫金）布魯克巴諸部落，密邇三藏，國區爲五，地形入海之處爲南印度溫都士坦，古稱中印度，其厄納特爲四方適中之地，孟加刺（音近邦格）拉明史稱榜萬刺音頗近）爲東印度，其會城曰加爾格達，西印度跨恆河，與阿富汗，俾路芝接壤，克什米耳爲北印度，即古之罽賓國，西北距英吉利水程約二萬里，東南距粵省不及萬里，國朝見據於英吉利，英設總督駐焉。印度屬英

本末譯附：

印度幅員，居中國三之二，在昔其國物產之備，文字之盛，製造之精，中國而外，無與比倫。國內部落，各爲君長，明中葉有部長名巴白者，霸於諸部，自立爲帝，號其朝曰泰麥。萬歷間，有英京倫敦商賈數人，合資創貿易公司於印度，以通商東土，曰印度公司。英君給以憑照，準在東土通商，不許他商繼迹。初僅於印度濱海數處，購地造屋，若邨落然，不數年，貿易日盛。嗣因印人時與搆難，英君又準其在印用兵自衛，於是購兵船，擧官長，練兵丁，築砲台，規模漸擴。時印度泰麥朝猶盛，無可乘之隙，而英人亦尙安分也。其後國勢漸衰，部落相繼作亂，英公司自衛之兵，因此而增。其在印度之荷蘭國人法蘭西國人，亦皆以兵自衛。諸部長相爭，多求助於西人，西人立功，恆索地以酬，最著者英人也，闢地故日大。乾隆間，泰麥之君爲英人所攻，不敵出走，繼將辨嘉霸夏亞利撒諸地永屬於公司，公司且與之立約，每年取銀八百萬兩，泰麥幾不國，英竟以一貿易公司稱霸印度。時英君雖不自兼其國，而慮公司尾大，亦遣大臣駐其地以箝制之，又調軍士數隊戍焉，俸餉仰給於公司，又命於倫敦設署，爲印度公司總署，凡事由署議定，然後傳

命於印度。自是公司之權，年大一年，其鄰地失睦，與之戰，有不降服者，或索地或與盟，使類於屬國。咸豐七年，公司所屬兵已二十有六萬人，年中度支，需銀九千五百萬兩。是年土人作亂，與英人構難，欲盡逐英人，英人之居內地者，多遭駢戮，曩得境土，岌岌可危，英人併力死戰經年，卒使其歸服，然公司之權，亦由是而日替，蓋平是亂英君力也。事後英君下令，其地不再屬於公司，而爲英之藩屬，公司原設之員，亦皆隸於國君，英君遂兼有印度，稱印度皇帝焉。夫此公司也，基於貿易之事，卒以二萬里外之大國獻之，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其地東南兩境產波畢，（音近撥閉）卽罌粟花也。取其漿擄爲塊曰鴉片，（音近阿冰）今所謂洋藥也。泰西人紀載之書，罌粟初產埃及國，周威烈王時，希臘人以其汁取入藥品，食之能安神止痛，多眠忘憂。隋唐之世，阿刺伯人自立爲天方國，重希人醫學，希人名罌粟汁曰阿扁，阿人遂變扁音爲芙蓉，波斯人又音變爲片，故有阿芙蓉阿片之名。明人醫學入門云，鴉片一名阿芙蓉，始見鴉片二字，蓋自印度南洋展轉傳至中國，復變阿音爲鴉也。成化時，中國得其取汁之法。嘉靖初，其法益精。泰西化學家謂鴉片內有一質曰醉質，食之令人多眠，蓋醉去也，漸久慣受醉質，則成癮，既得癮，過時不食，

全體廢弛，食則復初，而精神日耗，死則隨之。阿刺伯既廣種植，土耳其，波斯諸國效之，歐羅巴洲（亦地球五洲之一）各國亦種此，印度種最後。其種有二十五，而堪用者甚少。產土耳其，波斯，多白花白子，產印度者兩種，一亦白花白子，一紅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馬拉山（亞細亞洲境最高之山）俱紅花。法國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頗好之。英人亦用其漿為藥材。印人則取乾塊為餅嚼食款客。南洋諸島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會皆嗜之，亦生食也。明末蘇門答臘（在南洋新加坡之西）人變生食為吸食，其法先取漿蒸熟，濾去渣滓復煮，和菸草葉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回教嚴酒禁而嗜嗜鴉片。近二十年，美國因旅居華人吸食者衆，亦有習食成癮者。印人亦多習食。毒物蔓延，遂及天下，而中國受禍為獨鉅。歐洲近今不種，阿刺伯，土耳其諸國，俗尚因循，故所產不加多，而印度得英人督率，榨漿搗塊，以機器代人力，逐年增一年。其來中國者名有四，產邁爾窪部而由孟買出海口者曰白皮，乃印度官中自種，箱百六七十枚至二百枚，重百斤，今所謂小土，即小洋藥也。產孟加刺部之派託拿者曰公班，實乃斯者曰刺班，一曰姑，（派託拿實乃斯皆地名按洋文地圖譯音）乃英吉利官中所種，箱四十枚，重百二十斤，則皆由加爾格達城出海口，今所謂大土，即大洋藥也。其他波斯所

產曰新山又曰紅肉，土耳其所產曰金花，亦俱爲小土也。英人初有印地，歲徵其稅，後見流入中國，吸食漸衆，銷路日暢，於是印度人之操其業者，莫不爭種。印酋英官見獲利之鉅也，咸命官經理其事，不許民間私種，英於孟買加爾格達兩海口，設關權稅，箱納英金六十磅。（其時磅核銀約二兩五錢）前明萬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是爲中國徵稅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鴉片列入藥材，每斤徵稅銀三分。其時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糞土成膏，鑲竹爲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煙。雍正中定與販鴉片煙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律，擬絞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賊，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汎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尙未及吸食者罪名。乾隆二十年稅則，仍載鴉片一斤，估價五錢，似徵稅如故也。嘉慶十五年三月，京師廣甯門盤獲楊姓身藏鴉片六盒，請交刑部審辦，得旨：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身命，大爲風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該犯楊姓胆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卽交刑部嚴審辦理。惟此項鴉片，近聞購食者頗多，奸

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崇文門專管稅務，僅於所屬口岸地方稽察，恐尙未能周到，仍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卽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至閩粵出產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爲具文，任其偷漏。二十年三月諭：粵督蔣攸銛等奏，酌定查禁鴉片煙章程，請於西洋貨船到澳門時，先行查驗，並明立賞罰，使地方知所懲勸等語。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到澳門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至粵省行銷鴉片煙，積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處分，恐伊等瞻顧因循，查拿不力，嗣後有拿獲鴉片煙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員等有得規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其僅止失察者，概行寬免處分。至所請獲與販煙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別紀錄，加級及送部引見，並軍民人等拿獲獎賞，以及誣良治罪之處，俱著照該督等所請行。自是入口者率暗中偷運，價值益增，洋船初尙泊於澳門，繼且移之黃埔，皆於貨物交易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準開船驗貨，其行商容隱，事後查出加等治罪，開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自此鴉片蘊船盡徙於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閩浙天津之泛海者，就地交易，銷數之暢如

故。何則，科條加重，販者吸者罪皆不及於死，而有癮者頃刻無煙，卽有性命之憂，是以甘心觸犯，購求愈切，奸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包庇，關津賣放，皆由此起。速躉船移零丁洋後，而鴉片愈矜貴，價值愈蓬瀛矣。二年二月，御史黃中模奏請嚴禁海洋偷漏銀兩一摺，諭廣東督撫：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重爲風俗之害，皆由海關利其重稅，隱忍不發，以至流傳甚廣，著該督撫密訪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黑煙重稅，據實奏聞，並通飭各省關隘，一體嚴密查拿。兩廣總督阮元奉廷旨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三年八月，定失察鴉片煙條例：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來地方官止有嚴參賄縱之例，並無議處失察之條，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於民間私熬鴉片，未經議及，條例尙未周備，嗣後如有洋船夾帶鴉片煙進口，並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文職地方官及巡查委員，如能自行擊獲究辦，免其議處，其有得規故縱者，仍照舊例革職，若止係失於覺察，按其鴉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該管大員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級調用，武職失察處分亦照文職畫一辦理，其文武官擊獲煙斤議敘，均著照舊例行。惜其時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屋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於是鴉片之來，每年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

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朝廷憂之。十年六月，定查禁內地行銷鴉片章程。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着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耗滅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奉旨交疆臣會議。時九卿台練，多不爲然，給事中許球論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之地，况明知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窩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

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蘆船盡行回國，并令密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片蘆船不致再入中國，即行寬釋，仍準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人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得旨：鴉片煙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甚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窩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拿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源，據實具奏。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行，疆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卮，其疏略曰：考諸純帝之世，籌邊之需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邪。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

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誡諄諄，例有明禁。然當時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於此極，假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遏於將萌。查例載凡洋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準其入口，其時雖有保結，視為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執袴子弟，習為浮靡，尙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盛京等處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來洋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於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籠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甚多，及辦奏館，悉以錢易銀，折耗太甚，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若再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在鴉片，所以塞之之

法亦紛紛講求，或謂嚴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無如稽查員弁，未必悉皆公正，每歲計有數千餘萬兩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偶有所獲，已屬寥寥，况沿海萬餘里，隨在皆可出入，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貽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所載出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中沾潤利息，不過數百萬兩，尚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敵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棄粵海關稅，不準通商，而煙船本不進口，停泊大洋，居爲奇貨，內地食煙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拏與販，嚴治煙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與販鴉片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罪至絞，今天下與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煙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粵省總辦鴉片之人，據該密口，自廣東以至各省沿途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煙之人，其資本重者，密口沿途包送，關津書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稽查煙爲名，恣意留難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煙館者，類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於此，未有不庇其同

好者，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聽開罌粟之禁，聽內地熬煙，庶可抵當外夷之所入，漸久不致紋銀出洋。殊不知內地所熬之煙，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與販之人，用以攙和洋煙，希圖重利，此雖開種罌粟之禁，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則鴉片之害，終不能禁乎，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者自無與販，無與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伊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等，該犯明知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荷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儀台灣志云：咬嚼吧本輕搥善鬥，紅毛製造鴉片，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爲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衆紅毛人環視，繫其人桿上，以噉

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英吉利等國，其法有自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祇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時，由孟買經安南邊境，初誘安南人食之，安南覺其陰謀，立即嚴禁，凡有食鴉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人，尙令行禁止，況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憤振聾。但天下大計，非尋常所及，願聖明乾剛獨斷，不必衆意皆合，誠恐畏事之人，未肯爲國任怨，明知非嚴刑不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有決裂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爲要，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內，尙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戒煙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權，卽好生之盛德也。復請諭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煙藥方，予限吸食。並一面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鄰佑互結，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與優獎，尙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來無定，鄰佑難於查察，責成舖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期吸食者，以知法之人爲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準考

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能實心任事，拿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官親幕友及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每伍取結，照地方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務必布告詳明，使天下曉然於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至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得旨：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最剴切，疏曰：查原奏內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等語，臣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庭，而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以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與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逕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區別，卽於五刑，恐未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法滋奸，恐訐告誣攀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頽風，非嚴葺濟。茲蒙諭旨飭議，雖以臣之愚昧，

敢不竭慮籌維。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折其平，而體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貽害於內地，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惟是吸煙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懼法者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卽在此一年之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間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爲贅設。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爲我皇上敬陳之：一、煙具先宜收繳盡淨，以絕餽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鎗，其鎗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鎗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有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積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尙可以他具代之，惟鎗斗均難替代，而斗比鎗尤不可離，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鎗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鎗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核計外，凡積油之鎗斗，皆須包封黏貼印花彙冊送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許核作州縣功過之斷數，

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獎勵。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吸食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徧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箇月爲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器具變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器具甘結，加具族鄰保結立案報查，如自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卽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爲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悔，若仍悠悠遷延，再三自誤，揆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拿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拿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爲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首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飭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館與販以及製造販具各罪名，均應一體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源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

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重刑，若輩豈宜未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始，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準將原罪量減，如係擊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擊，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擊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尙未聞知，不能在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箇月內，不拘行至何處，準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會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多，如煙鎗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煙袋舖所製，其鎗頭則裹以金銀銅錫，鎗口亦飾以玉金角牙，又聞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鎗，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製者，以洋磁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寶，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金銀，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手藝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並示諭煙袋作坊瓦器窰戶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具照新例重辦，其裝成鎗斗可用吸食者，卽應

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個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本犯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卽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愈限失察者，分別降調。一、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賊證，卽已有據，且起一具便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不爲無裨。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屋入官。一、審斷之法，宜預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卽有一二，無難隨時審辦外，若海疆商賈碼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計，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卽終日承辦，而片刻放鬆，則癮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罪之難也。要知吸食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也，且專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可無欺，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拘拏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

員往審足矣。臨審時恐其夾帶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卽糕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準往來，問官亦止準帶一丁二役，隨身伺候，不許攬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卽令何員出具切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六條，理合繕摺具奏，再有丸方兩種，飲方兩種，另單請頒行各省，以資療治，謹奏。其戒煙方總論曰：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飲食，下達二腸，氣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臟，氣管本屬清虛，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誤入其中，卽時咳逆，必出之而後快，而煙乃有氣無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來於五臟，雖其氣已去，而其質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藉胃間所納穀氣，循環於經絡，以培養其精神，今食煙之人，其臟肺慣得煙氣以克殺氣，故常人一日不食五穀則餓而憊，食鴉片煙者，視五穀猶可緩，但對時不吸煙，則癮發而憊，無他，正氣爲邪氣所制也。本草所載生煙，卽今之旱煙，其氣辛，故止於入肺，若鴉片，則其性毒而淫，其味瀟而滯，其色黑而入肝腎，故一吸而能透於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達於肢體毛皮之杪，徧身內外上下，無處不到，是以食纒下咽，自頂至踵，均覺舒暢，遂溺其中。始則由漸而常，繼則由常而熱，至於熱矣，內而臟腑經絡，

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煙氣而後即安，一旦無之，腎先告乏，故呵欠頻作，肝因而困，故涕淚交流，肺病則痰涎並生，心病則痿軟自汗，必至是時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中者至是而適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溺而不戒，則直徇以身命，以煙氣克穀氣，引邪奪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並非難事，癩之輕者，與體之壯者，即無藥方亦可斷絕。茲專爲受癩深而氣體薄者立前後兩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補正丸。忌酸丸即煙灰和藥爲之，緣戒時不能遠絕，故以灰代煙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經也，佐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沈香之直達下焦，四者相合，則徹乎上下表裏，頃刻而能徧於一身矣。顧吸煙之人，中氣無不傷者，中氣傷則氣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參耆以補肺氣，白朮以補脾氣，陳皮木香以利諸氣，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氣既固，再有當歸連柏以涼血，而生血，且連柏能殺附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氣血兩虛之人，保無昏暈，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補中，兼可益血，並和諸藥也。此方氣血兩補，而藥味不雜，寒熱並用，而於理不悖，煉以爲丸，吞入於胃，行氣於五臟，輸精於經絡，不俄頃亦即徹頂踵，徧內外，無處不到，是以煙癩不起，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氣息芬芳，藉附子

行之，熏蒸於五臟之中，吞至數日後，若再取過火吸煙之，不獨臟氣與之忤格，卽鼻孔閉之，已嫌其臭矣。補正丸卽以忌酸丸之方減去黃耆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煙灰，其餘藥味分兩均與忌酸丸方同。凡戒煙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後，每日減忌酸丸一丸，則以補正兩丸替之，減二丸則以四丸替之，照此遞推，互相加減，至忌酸丸減盡，再專服補正丸，十日或半月後，卽連補正丸亦不用服，而癮自斷矣。此方歷試歷驗，具有神效，緣有補中益氣之藥，日減有煙之一丸，以去邪癮，日增補正之二丸，以助正氣，正氣日足，邪無所容，卽使至重之癮，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過略多數日，未有不能斷絕者，全身命以保餘生，懷國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氣心知之人，有不覺悟自新迷途早返者哉。方藥製法開後：〔忌酸丸方〕不曰戒煙丸而曰忌酸丸者，蓋以既用煙灰吞服之後，若與味酸之物同食，則令人腸斷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顧名知忌耳。生洋參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二錢，黃柏四錢，川連四錢，炙黃耆三錢五分，炙甘草三錢五分，陳皮二錢五分，柴胡二錢五分，沈香二錢，（忌火）木香二錢，（忌火）天麻三錢，升麻一錢五分，共爲細末，入生附子七錢，米泔浸透，石臼中搗如泥，再入煙灰一兩，攪勻入麵糊，同藥爲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後共稱重若干，約計平時有癮一

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須有煙灰一盞二毫爲度，必於飯前吞下，否則不驗，起初一二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則有煙亦不思食矣。〔補正丸方〕生洋參，白朮，當歸，黃柏，川連，炙甘草，陳皮，柴胡，沈香，天麻，升麻，分兩俱照前方，共爲細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頂換忌酸丸，如初一減忌酸丸一丸，則用補正丸二丸吞下，至初二則減忌酸丸二丸，又用補正丸四丸吞下，餘可類推。如癰重者，一劑不能盡除，即多服兩劑，癰亦必斷。〔忌酸丸加減法〕紅白痢加黃芩白芍。夢遺加龍骨牡蠣。諸痛加重木香元胡索。咳嗽加紫苑炙冬花炙枇杷葉（去毛）。咳甚者，加杏仁阿膠。熱痰加川貝母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南星。若覺下焦有火，加黃柏知母。眩暈加丹皮白菊。小便短加豬苓澤瀉。水瀉加白茯苓車前。身體不虛者去洋參，換沙參，炙薯不必用。如無頭暈者不用天麻。氣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氣喘者加故紙，並加蛤蚧尾。以上或入藥，或煎湯送下。〔附錄簡便二方〕忌酸補正前後丸方，極靈驗矣，而配合兩劑，需錢數千文，彼憚於斷煙者，尙有所藉口，或謂一時乏此整款，或謂配合費事，有需時日，卽勸人斷煙者，亦未必均肯捐資多製藥丸，隨人施給，雖刀圭可以救病，如畏難苟安何。故又附錄兩方，皆費錢極少，而爲效甚捷者，庶窮鄉僻壤之地，與台奴隸之微，但使一念知

悔，皆可立刻自醫，更何畏難之有。一曰四物飲，赤砂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貝母八錢，去心研細，鴉片灰三錢，癮重者四錢，右四物以清水十餘大碗，入銅鍋煎兩三時，約存三四碗，愈濃愈妙，將渣濾出，取汁貯瓷甕內，置靜室無人行處，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各取汁一盃，以開水溫服，癮即可斷。如癮極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盃煎成一盃，照前再服必效。一曰瓜汁飲，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用水滌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夙癮盡去。甫經結瓜者，連瓜搗之亦可用。謹按本草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截其藤有汁極清，如誤吞生鴉片者，以此治之，卽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癮亦極著效，此物最易蔓生，雖荒僻邨野，無處無之，惟至冬則藤葉皆枯無汁可取，其在夏秋則取之不窮，並可不費錢而得。凡勸人戒煙者，皆宜多取此汁廣貯罈甕留以濟人，亦不費之惠。疏上後復以各省章奏未齊，定議需時，慮民心一放難收，乃商之湘鄂兩巡撫，飭屬先訪開館與販之徒，嚴緝務獲，又會同出示剴切禁戒，捐廉配製斷癮藥丸，於省城漢口鎮等處，設局派員，收繳煙鎗煙斗及一切器具餘煙，隨據擊獲及首繳煙土煙膏一萬二千餘兩，煙鎗一千二百餘桿，煙斗雜具俱亦收繳煙鎗二千三百餘桿，民婦多叩頭稱謝，謂其夫男煙癮服藥斷絕，身體漸強，平日

全。湘省不能斷者至是皆恃國法有以斷之。時新例尚未頒行，而情形業已如是。林總督見其機不可失，又上疏稱鴉片流毒天下為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數十年後中國無可以禦敵之兵，亦無可以充餉之銀。上深聽之。七月，步軍統領衙門奏擊獲職官吸食鴉片煙，降旨將該員革職，並將販賣人等交刑部審訊。九月，莊親王奕劻輔國公溥喜等以吸食鴉片煙革職。奉諭：鴉片煙流毒內地，官民煽惑，傳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弛禁，朕即以爲不得政體。本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當降旨飭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昨復令大學士等會議，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盡絕根株，毋遺遠患，並於召見內外臣工時詳加察訪，從無一人議及弛禁者，許乃濟冒昧瀆陳，屬殊紕謬，著降爲六品頂帶，卽行休致，以示懲儆。其時天津鎮道在大沽一帶金廣興洋船擊獲煙土八十二口袋，計重十三萬一千五百餘兩，並取獲煙具軍械，及在廣東省城城西水西街開萬益號之廣東人李四莫仕梁等從嚴懲辦。旋奉廷寄：竄大煙土者斬立決，旗人吸煙者斬立決，職任官本人吸煙者照例治罪，幕友長隨吸煙者，本官失察革職，永不敘用，民人吸煙治罪外，子孫不準考試，限一年內禁止盡絕。其如何盡絕之處，著各督撫府尹妥議具奏。詔林則徐來京面授方略，命以兵部尙書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東會同兩

廣總督鄧廷楨查辦海口，節制水陸各師。十一月陞辭出都。十九年正月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奏：遵旨力除鴉片，共矢血誠，俾祛大患。得旨：卿等同欽差大臣林則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賞，卽垂諸史冊，朕之光輝豈淺鮮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淺鮮，諒卿等亦不煩諄諄告誡也。勉之，勉之，拭目待之。此摺給林則徐閱看。是月二十五日，林大臣到粵，維時粵中嚴拏與販吸食之犯，坐地洋人不敢包匿，其蘆船寄旋零丁洋面者，共二十二艘，聞有欽差到粵，將欲開行，林大臣欲窮治其事，因咨會虎門水師提督碣石鎮總兵統帶各營分路把守，傳令在洋蘆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準開艙。二月初四日傳集洋商伍怡和等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傳諭各洋商公司人等，並曆年販運鴉片之奸商查頓頭地二人，查其煙土存儲之實數，卽時稟覆抄諭陳奏，諭內有本大臣既帶關防，得便宜行事，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之語。奉批覽及此，朕心深爲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傳諭後查頓聞風先遁，時英公司領事義律，已知其事，託辭回澳門（澳門屬香山縣明季爲葡萄牙國人租佔）不至，各洋行觀望推諉，遷延不覆，林大臣趨之急，頓地始隨義律乘舟來省，義律仍僱臥夷館，如弗聞者。因派兵役監守，遂援違抗封船之案，移粵海

關監督，將各洋商住泊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其貿易，又撤其沙文（音近色債）而羈禁之。沙文者，華人之受雇於洋館充買辦者也。供應既窘，消息不通，蘆船之在外者經兵役防守，斷其岸上接濟，餉道垂絕。諭帖附：

諭各國夷商知悉：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準爾貿易，爾纔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從前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偷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欲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民人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欵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尙未

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見泊零丁等洋之蘆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禁，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擊，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公行，人人知爲鴆毒，何苦貯在夷蘆，久旋大洋，不獨枉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即遵照將蘆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繳出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燬化，以絕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尙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儘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兜售，或塘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次本大臣自京面奉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

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卽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輪，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尙不知勞逸之殊形，與衆寡之異勢哉。至夷館中慣販鴉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卽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又諭夷人速繳鴉片煙土四條：一、論天理應速繳也。查爾等數十年來以害人之鴉片騙人銀錢，前後不知幾萬萬矣，爾則圖利而專利，人則破產以戕生，天道好還，能無報應乎。及今繳出，或可懺悔消殃，否則惡愈深而孽愈重，爾等離家數萬里，一船來去，大海茫茫，如風火雷霆之災，蛟鱷鯨鯢之厄，刻刻危機，天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杜絕鴉片，是卽天意要絕鴉片也。天之所厭，誰能違之，卽

如英國之犯內地禁令者，前有大班喇啡圖佔澳門，即在澳門死。道光十四年嘩嘮啤闖進虎門，旋即憂懼而死，嗎哩啞暗中播弄，是年亦死，此外尙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國而遭重譴，或未回而伏冥誅，各國新聞紙中皆有記載，天朝之不可違者如是，爾等可不懷懼乎。一、論國法應速繳也。聞爾國禁令，吸食鴉片者處死，是明知鴉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賣，殊非恕道，若禁賣仍不禁偷賣，是爲玩法，天朝販賣之禁，本比吸食爲尤重，爾等雖生於外國，而身家養活全靠天朝。且住內地之日多，住爾國之日少，凡日用飲食，以及積蓄家財，無非天朝恩典，比之內地百姓，更爲優待，豈爾等於天朝之法，轉不知懷畏乎。從前鴉片雖禁，尙不加以嚴刑，此是天朝寬大之政，故於爾等私下販賣，亦不十分窮究，今則大皇帝深惡而痛絕之，嗣後內地民人，不特賣鴉片煙者要死，即吸鴉片煙者亦死。試思爾等若不帶鴉片煙來內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內地民人之死，都是爾等害之，豈內地民人該死而爾等獨不該死乎。今仰體大皇帝柔遠之心，姑饒爾等之死，只要爾等繳清煙土，出具以後永不敢夾帶甘結，如敢再帶，人即正法，貨盡沒官，這是寬既往而做將來也，何等包含渾厚。且無論爾歷來所賣鴉片，不計其數，就論上年帶來鴉片偷賣，約略

亦不少，僅得蘆船之見存者盡數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多賺銀錢，更誘內地民人買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內載：化外人有犯，並依例擬斷等語。從前辦過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償命之類，多有成案。試思打死不過絆起一時，尙當依律抵死，若販賣鴉片，真是謀財害命，况所謀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該死乎，不該死乎，乃尙不思速繳煙土以免其死乎。爾等細思之。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爾等帶來貨物，不論粗細整碎，無不聽爾銷售，內地出產，不論可吃可穿可用可賣者無不聽爾等搬運，不但以爾國之貨賺內地之錢，並以內地之貨賺各國之錢，斷了鴉片，而別項買賣正多，則其三倍之利自在，爾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鴉片生意，必致斷爾等貿易，試問普天之下，豈能更有如此好碼頭乎。且無論大黃茶葉，不得卽無以爲生，各種絲帛，不得卽無以爲織，卽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銀珠藤黃白礬樟腦等類，豈爾各國所能無者。而中原百產充盈，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生計，豈非由於自取乎。况現在鴉片無人敢買，爾等寄在蘆船，按月有船租之價，日夜有防範之工，豈非多此枉費，一遇風狂火熾浪捲潮翻，沈沒燒燬皆

意中事也，何如呈繳而得賞乎。一、論事勢應速繳也。爾等遠涉大洋來此經營貿易全賴與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爾等售賣鴉片，貽害民生，正人君子，無不痛心疾首，甚至與販吸食之人，罹於死罪，皆由爾等賣煙而起，即愚闖小人，亦多抱不平之氣，衆怒難犯，甚可慮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義耳，現在各官皆示爾等以信義，而爾等轉毫無信義，於心安乎，於勢順乎。況以不應賣之物，當此斷不許賣之時，爾等有何爲難，有何靳惜，且爾國不食，勢難帶回，若不繳官，留之何用。至既繳之後，貿易愈旺，禮貌加優，豈非爾等之福。本大臣與督撫兩大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憚如此苦心勸諭，禍福榮辱皆由自取，毋謂言之不早也。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貼十三行。

義律至是始謀於各商，查明洋面躉船所存之鴉片，據實稟繳，計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值英金三百萬鎊，核銀約八百萬兩。稟詞附：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具稟欽差大人，爲恭敬遵諭稟覆事：轉奉鈞諭大皇帝特命：示令遠職即將本英國人等經手之鴉片，悉數清繳，一俟大人派委官憲立即呈送，如數查收也。義律一奉此諭，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認真一體順照。緣此恭維稟請明

示，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各船，應赴何處繳出，至所載鴉片若干，繕寫清單，求俟遠職一經查明，當即呈閱也。謹此稟赴大人臺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稟欽差大人，為遵諭呈單事：昨因謹奉大人鈞諭，即經遠職持掌國主所賜權柄，示令本國人等，即將英吉利人所有之鴉片，如數繳送遠職也。

現經遠職查明所呈共有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緣此謹稟赴大人臺前查察施行。

林大臣得稟，飭令各船駛赴虎門聽候收繳，二月二十五日派員收起。至二十七日，林大臣復會鄧總督親詣虎門，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專司稽查。於是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抵虎門，詳細驗收每艘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至四月初六日收畢，核數得實，每箱酌賞茶葉五斤，集外洋各商出具永不售賣煙土，在事後犯者人即正法貨船入官切結，據以奏聞，其煙土請解京師。原奏云：臣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時，在洋躉船二十二隻已陸續起旋開行，作為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界，即爲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商，竊以此次特遣查辦，務在永杜來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皆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滑之尤，此次聞有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躉船發令驅逐，故特先行開動，離却向來所泊之零丁等洋，以明其不敢遠抗。其實每船內貯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特不肯拋棄外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即使逐出老萬山以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且內海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源，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確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貯，雖在外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悚以威。臣林則徐當撰論帖，責令衆夷人，將躉船所有煙土盡行繳官。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定稿，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齎赴夷館，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立限稟覆。一面密派兵役暗設維防。惟查各國買賣，以英吉利爲較大，該國自公司散局（英人貿易公司道光十四年散局）以後，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職夷人義律到澳門經管商情，謂之領事。臣等發諭之後，各國則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又皆推諉於義律。其中有通曉漢語之夷人喇等四名，經司道暨廣州府等傳之公所，面加曉諭，因該夷喇等回稟之言，尙爲恭順，當卽賞給紅綢黃酒，著令開導衆夷，速繳鴉片，未據卽行稟覆。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奸夷頭地等希圖乘夜脫逃，

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英夷違抗即行封船之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將各夷住泊黃埔之貨船暫行封船，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爲夷人潛通消息，亦令暫行撤退，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遠近要隘之區，俱令明爲防守，不許夷人出入往來，仍密諭弁兵不得輕舉肇釁。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過惡而嚴，而諸夷懷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城夷館與黃埔澳門及洋面蘆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人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疊加示諭，勸戒兼施，卽於二月十三日據該領事義律稟覆，情願呈繳鴉片。維時距撤退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館食物漸形窘乏。臣等當卽賞給牲畜等物二百數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義律向各夷人名下反覆追究，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查向來拏獲鴉片，如係外洋原來之箱，每一箱計裝整土四十包，每包約重三斤，每箱應重一百二十斤，卽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箱數，覈之總不下二百數十萬斤，若經奸販轉售，則流毒何所不至，今設法令其全繳，不動兵刑，無非仰仗天威，自然畏服。當卽諭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留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節，凡防範夷船查拏售私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

權，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論既頒，尤資嚴密防堵。茲蘆船二十二隻，陸續駛至虎門口外，關天培當即督率將領，分帶提標各營兵船排列彈壓。並先期調到碣石鎮總兵黃貴，署陽江鎮總兵楊登俊，各帶該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臣等親率文武大小各委員，隨收隨驗，隨運隨貯，惟數甚多，一蘆船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剝船，始敢盤運，而自口外至口內堆貯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促，草率收繳，恐又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擬收至兩三日後，先回省署辦公，臣林則徐自當常駐海口，會同提臣關天培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完竣，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領事所稟有無參差，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各夷人永不夾帶切結存案，以斷根株。伏思夷人販賣鴉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紀，若照名例所載，化外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所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遽知嚴禁，今既違諭全繳蘆船鴉片，即與自首無異，合應仰懇皇上覆載寬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嚴儆將來，並求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置貨，酌量加恩，賞給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以獎其恭順畏法之心，而堅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準，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見，自應

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燒燬，以徵實在。奉硃批：所辦可嘉之至，另有旨。旋奉上諭：本日據林則徐等由驛馳奏查辦躉船盡數呈交煙土一摺，可嘉之至。躉船私販煙土，希圖脫逃，經林則徐等截回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該夷船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治罪。該督等奏請酌賞茶葉之處，照所議辦理。此項煙土爲數甚多，俟收繳完竣，即查明實在箱數，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核驗。林則徐等查辦妥協，自應量加鼓勵，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從優議敘，怡良豫堃關天培著交部議敘。又奉上諭：據林則徐等馳奏，躉船鴉片盡數呈繳請解京驗明燒燬，當降旨允行。本日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遙遠，所繳煙土爲數較多，恐委員稽查難周，易啓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毋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同查核目擊銷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懾，該大臣惟當仰體朕意核實稽查，不準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於是林大臣會同督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二，縱橫各十五丈有餘，灌以海水，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燃，潮退啓涵洞隨潮出海，每日盡三四百箱至千箱不等。自四

月二十二日化起五月十五日畢事，除去箱隻，實共燒燬煙土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先期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其時觀者如堵，悉嚮伏無異詞，且有敍入外洋新聞紙中，以紀其事者。遂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澳門之奸夷，不許逗遛內地，其續到之船有鴉片者，倘自揣不敢報驗，即日回國，亦免窮究，若仍沿舊以煙土卸寄躉船，則入口時丈量船旁水蹟尺寸，情僞立見，必按夾帶鴉片新例：人即正法，船貨入官。所有進口之船均應照此具結，並行文英國王一體嚴禁。文附：

天朝欽差大臣兵部尙書湖廣總督林，兵部尙書兩廣總督鄧，兵部侍郎廣東巡撫怡，會同移文於英吉利國王，爲會禁鴉片煙事：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異，孰不惡死而好生。貴國雖在重洋數萬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爲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覆，卽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禁以來，流通貿易，凡內地民人，與貴國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百年於茲矣。且如大黃茶葉湖絲等物，皆國中寶貴之產，貴國若不得此，則無以爲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運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爲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

謀其利，從前吸食者尙少，近則互相傳流，染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雖有此等愚民貪口腹而戕生命，亦屬孽由自作，何必爲之愛惜，然以大一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靈，任其鳩毒。是以現將內地販賣鴉片並吸食之人，一體嚴行治罪，永禁流傳。惟思此種毒物，係貴國所屬各部落內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貴國王令其製賣，且卽各國之中亦止數國製造此物，並非各國皆有。然又聞貴國亦不準人吸食，犯者必懲，自係明知其害人，故特爲之嚴禁，然禁其吸食，尤該禁其販賣，並禁其造作，乃爲公恕之道，若徒禁其吸食，而仍製造販賣，引誘內地愚民，則欲己之生而陷人於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此則人情之所共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威震華夷，何難力制其命，而仰體聖仁寬大，自宜誥誡於先，且從前曾用公文，（此文未見）移會貴國王一同嚴禁，則猶得諉爲不知，今與貴國王約：將此害人之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爾屬國禁人製造。其從前已經製造者，貴國王須卽令其搜盡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此種毒物，非獨內地人民不受其害，卽貴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並令造作而禁之，則貴國亦不受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而益見貴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

災，協乎人情，而聖人亦必嘉祥。况內地既經嚴禁，無人吸食，即該夷等仍行製造，終亦無處銷賣，無利可牟，與其虧本徒勞，何不改圖生業，現在內地搜出盡付油火焚燒，若再有夷船夾帶鴉片前來，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他貨亦難免玉石俱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天朝之所以能臣服萬國，正有不測之神威，無謂言之不早也。貴國王接到此文，即將如何嚴禁斷絕緣由，速行移覆，幸勿誑說遲延，佇切盼切。

五月王大臣等會議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一、沿海奸徒開設窯口，勾通外洋，囤積鴉片，首犯擬斬梟。爲從同謀及接引獲送之犯並知情受雇船戶，擬絞監候。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沿海員弁兵丁受賄故縱，擬絞立決。知情徇縱，俱發往新疆，官弁充當苦差，兵丁爲奴。失察者，分別議處，兵丁杖徒。一、合夥開設窯口並合夥與販者，以造意爲首，餘具以爲從論。一、沿海奸徒，寄存洋船煙土，照開設窯口從犯治罪。一、官役拿獲販煙吸食之犯得財賣放者，與犯同罪。賊重者，計賊以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將鴉片煙私行傳遞，或爲代買者，發極邊煙瘴充軍。其遞解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項情弊，發近邊充

軍。賊重者，計贓以枉法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兵役匪棍以查煙爲由，肆行搶奪並挾讎誣賴者，俱發極邊充軍。賊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爲首擬絞監候。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鴉片煙案內流罪以上人犯，告稱留養者，概不查辦。一、事未發而自首者免罪。聞孛投首者減一等。首後復犯加一等治罪。一、吸食之案，止準官弁訪孛，不許旁人訐告。一、開設煙館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及知情租屋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兵役包庇與犯同罪。有贓計贓，準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製造煙土及販煙至五六百兩，或與販多次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發極邊煙瘴充軍。與販一二次數不及五百兩者，爲首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發邊足四千里充軍。兵役賄庇與首犯同罪，賊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租給房地之業主受雇之船戶，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流，半年以內杖徒。州縣官知情故縱者，革職永不敘用。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尙未製煙售賣及收買煙土煙膏未售賣者，爲首發極邊煙瘴充軍，爲從杖流。一、吸煙人犯均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知悔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一、平民吸煙在一年六個月限內者擬杖流，如係旗人銷除旗檔一體實發。一、在官人役並官親幕友，一年六個月內在署吸煙者，照平民加一等治

罪。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降調。一、職官吸煙在一年六個月內者，發新疆充當苦差。一、兵丁吸煙在一年六個月內者，發近邊充軍。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開設煙館栽種罌粟製煙興販，首從各犯除見擬死罪外，其餘俟一年六個月後擬絞監候。一、吸煙人犯雖經改悔戒絕，但有存煙灰者，杖一百。一、製賣鴉片煙具者，照造賣賭具例分別治罪。失察及拏獲之該管官分別議處議敘。一、同居子弟有吸煙者，家長照不能禁約子弟爲竊例治罪。一、職官因吸煙發往新疆者，概不準各城大臣因事保奏。一、宗室覺羅吸煙者，發往盛京嚴加管束。如係職官及王公均革職革爵，發往盛京，永不敘用。如犯在一年六個月限滿後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擬絞監候。宗人府會同刑部恭造黃冊請旨：一、太監內如有從前吸食者，限一個月內自首免罪。再限三個月內令總管太監認真搜查，如有收藏煙具者，審明從重治罪。如三個月限滿半年以內有在禁門以內各值房吸食者，均擬絞監候。在外圍值房吸食者，枷號六個月，發極邊煙瘴，永遠枷號，遇赦不赦。失察之總管首領及同屋太監奏請分別降革治罪。如係首領吸食，均照禁門以內新擬罪名辦理。失察之本管總管，奏請分遣究出販煙之人同罪。若係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酸窳首領太監等有吸食者，照外國辦理。其王公門上及各大臣

宅中之太監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遠枷號不赦。如半年以後仍有吸食，在宮門以內者擬斬監候，外圍等處及陵寢當差並王公門上大臣宅中並已為民太監等擬絞監候。各項失察處分仍照前議辦理。一、洋商住澳住行賣貨完竣，即飭遵照定限起程，如一逾限久留，照違制律治罪。一、官兵查擊鴉片煙，遇有大夥拒捕者，準放鳥槍，格殺勿論。銷燬煙土，令督撫親驗真偽，以防偷換。一、沿海各省洋船進口，督撫派公正大員實力搜查。一、各省海關監督，於洋船帶煙進口知情縱放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各省擊獲煙犯，將由何處購買何人包庇護送及經過地方逐一根究，分別懲辦。該管官受賄故縱者革職治罪，知情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擊獲吸煙人犯，承審徇情開脫，照故出人罪例治罪。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職官為民表率，如曾經吸食者，均勒令休致。一、擊獲囤積與販各犯，無論鄰境本境均準給予議敘，仍分別送部引見。一、訪獲吸食者，亦準酌請議敘。一、在京各衙門及外省督撫，將吸煙之員列入京察卓異，即將原保舉官議處。一、京城地面，五方雜處，稽查尤應嚴密，應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隨時訪察，仍嚴禁番役等訛索擾累。一、各省保甲飭地方官認真編查，如牌長有受賄知情等弊，一體懲辦。一、地方官朔望宣講後，即將吸食鴉片之害，傳齊衆人，

明白宣示，庶父誠兄勉，咸知自愛。奏入，得旨：上年黃爵滋條奏鴉片積弊請旨設法嚴禁，當交各將軍督撫等各抒所見妥議以聞，嗣經陸續奏到，並據科道等官先後條陳，特降諭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議奏。茲據詳議章程會同奏入，朕詳加披閱，尙屬周妥，俱著照所議辦理，並著纂入則例，永遠遵行。各該衙門，卽速行刊刻頒發各直省將軍督撫等轉行所屬地方文武員弁，一體遵照，明白出示曉諭，咸使聞知。時米利堅（今稱美國）諸國皆遵具切結，義律自省去澳，復遞稟言違禁販煙之弊，亟應設法早除，如準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林大臣批示獎勵。義律又稟請本國商船泊近澳門。林大臣以澳門向例惟準設西洋額船二十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黃埔，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更無從稽查，駁不許。義律乃倡言不準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必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半年，而五月內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毆斃鄰民林維喜之事。諭義律交夷犯抵罪，義律遲未交出。林大臣鄧總督連例禁絕新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夷，既不進口貿易，卽不應逗留澳門。義律乃率眷屬及在澳英夷五十七家，同遷居尖沙嘴貨船。時葡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義律以公司領事，鼓動羣夷，暗招夷埠吐噍嘩噲兵船二艘來粵，

又擇高大貨船三艘，配以礮械，赴九龍地方假索食爲名，突開礮攻我水師，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翻雙桅夷船一，舢板船一，而奸夷所雇呂宋（日斯巴尼亞國屬地在台灣東南大海中）蘆船逗留潭子售煙者，亦於八月初間爲我水師攻毀，人船並獲。義律託澳門西夷爲轉圜，願盡遣蘆船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帶者，船貨充公。林大臣令結內應加人卽正法之語，且責交出兇犯。旋有其國兩船遵式具結，驗無夾帶鴉片，於九月底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又投稟請勿攻毀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兇犯未交擲還時，我師船五隻在洋彈壓。夷見前稟不收，又見我師船紅旗，卽發礮來攻，我師連挫之。夷先發礮者，外洋示戰以紅旗，止戰以白旗，誤會我懸紅旗以示戰事耳。聞，十一月初八日奉詔停止英夷貿易。義律復遣人乞恩，謂在粵辦事多年，嗣後請遵大清律辦理，而仍無違於國王之法，許英船回居澳門，俟王諭至再開貿易。林大臣以新奉諭旨，不便驟更，復嚴與之絕。英船始均駛出老高山，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與鴉片煙交易，趨之若鶩。時林大臣已奉總督兩廣之命，義律忽行文照會，索償煙價，蓋已得彼國王回諭也。初，鴉片以藥材入中國，康熙十年以前歲不過數十箱，乾隆三十年前，每年尙僅二三百箱，乾嘉之際，吸食者漸多，則不過千

箱，道光初年，已逾四千箱，十二年，多至二萬三千六百餘箱。西人記載嘉道間印度入中國大小鴉片箱數價值譯附：

嘉慶二十二年，大鴉片二千六百十箱，小鴉片六百箱，共三千二百十箱，價洋銀三百六十五萬七千圓。道光二年，大鴉片二千九百十箱，小鴉片一千七百十八箱，共四千六百二十八箱，價洋銀八百三十一萬四千六百圓。道光六年，大鴉片三千六百六十一箱，小鴉片六千三百八箱，共九千九百六十九箱，價洋銀九百六十一萬八十五圓。道光七年，大鴉片五千一百三十四箱，小鴉片四千四百一箱，共九千五百三十五箱，價洋銀一千四十二萬五千七十五圓。道光八年，大鴉片五千九百六十五箱，小鴉片七千七百七十一箱，共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六箱，價洋銀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三千一百十五圓。道光九年，大鴉片七千一百四十三箱，小鴉片六千八百五十一箱，共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四箱，價洋銀一千二百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七圓。道光十年，大鴉片六千六百六十箱，小鴉片一萬二千一百箱，共一萬八千七百六十箱，價洋銀一千二百九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圓。道光十一年，大鴉片五千九百六十箱，小鴉片八千二百六十五箱，共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箱，價洋銀一千一百五十萬四千

二百六十三圓。道光十二年，大鴉片八千二百六十七箱，小鴉片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箱，共二萬三千六百七十箱，價洋銀一千五百三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九圓。自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四年，每年入中國大小鴉片牽計四千四百五十五箱，大箱牽值洋銀一千四百四十六圓，小箱牽值一千七十三圓。道光五年至十一年，每年入中國大小鴉片牽計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箱，大箱牽值九百六十五圓，小箱牽值八百六十二圓。前後十五年中，大箱價值最貴在道光二三年間，每箱值二千五百五十圓，最賤在道光十、十一年間，每箱值七百九十圓，小箱價值最貴在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元年間，每箱值一千八百圓，最賤在道光十、十一年間，每箱值五百二十圓。

後此仍有增無減，是年所燒之煙，英國自稱破費洋銀一千二百餘萬圓，即米利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圓。英以印度餉項所自出，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裕庫藏。又念非合縱於外夷，不足以樹黨援，遂將各躉船繳銷之煙土，按照一千二百萬賠償，皆寫立匯單，付各躉船回國交兌，又遣人徧告孟加刺，怵以生計之失，印度民無不洵懼。黑夷白夷更番應募，不足則告助於佛郎西（今稱法國）米利堅等國。米利堅素不善英所為，謂既在中國貿易，宜遵中國律例，鴉片本非教中所應行，予以繳銷。

正與外洋違禁之物罰貨入官之例相符，故英計不行。而佛郎西觀望年餘，始遣兵船至香港，又爲靖逆將軍奕山所問，遂託以居間講款爲詞，其事亦疑。又見粵東自燒煙後，海口嚴密，無間可乘，遣兵船分擾閩浙，以乘我未備。二十一年六月，陷甯波之定海。七月，林大臣等奏續獲販煙人犯。九月諭：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隨地隨時妥爲辦理，乃自查辦以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本年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征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林則徐卽行來京聽候部議，兩廣總督著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暫行護理。旋命林則徐鄧廷楨赴廣東備查開差委。先是八月，琦大臣自天津奏英人船隻全行起旋南旋，並稟稱沿海各處如不開槍礮，亦不敢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上命琦善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並諭伊里布宋其沅裕謙邵甲名託津布鄧廷楨林則徐等一體遵照防守要隘，洋船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礮。十一月，琦大臣入粵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煙之價，許之。又索香港全島，以爲易買來往市埠，琦大臣不答。十二月，奏粵省實在情形並節次。奉旨飭查事件：一、洋人索償煙價，緣林則徐示令繳煙

時節次諭文均有奏請賞犒獎勵字樣，洋人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該洋人所得不及本銀百分之一，而又勒具以後再犯鴉片煙，船貨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費所由起也。一、硃筆點出，林則徐奏薙船二萬餘箱，係英國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等語，查義律遞稟，距林則徐撤退買辦已五日，可見窘迫而然，非出情願，時義律僅止孤身，設有黨援，未必降心俯首云云。二十一年正月，英人撲虎門，兵艦中有輪船四艘，琦大臣允為奏懇給地通商。上命奕山至粵，統兵會剿。時琦大臣已受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先發之，遂破虎門，闖入烏涌卡，稱兵於省河。四月，英人攻省城急，壞城外四方礮台。廣州府知府余保純言於靖逆將軍曰：彼以索煙價來，未可以空言撫也。無以應。次日礮子直入老城貢院前。靖逆將軍謀於督撫，請先遣其總城出見義律，義律謂余是隨林大臣查辦之員，不應忘二萬餘箱之煙價。靖逆將軍因奏請復準通商。維時米利堅人深以各薙船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價，因余保純固請裁減，乃勸義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半數償以銀六百萬兩乃罷兵，而以償款作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厭之求，已留為異日再索之張本矣。二十二年秋。英國公使（因公所使謂之公使）璞鼎查率馬利遜等稱兵要撫至江甯省城，命廣州將軍宗室耆英，乍浦副都

統紅帶子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與璞鼎查議款，遂索款二千一百萬兩，首列煙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次列商欠三百萬，以粵東原議未及商欠一款也。至戰費一千二百萬，則自入粵後償其所失，而香港一島亦遂予英。且準五口通商議十三條，謂之江甯條約。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耆大臣等詣英國汗華麗兵船就約鈐印。九月二十四日奉硃批：俱著照所議辦理，是爲中外立約之始。時靖逆將軍遠在粵東，既不與聞，米利堅人亦無至者，遂一任璞鼎查予取予求，議款悉出自英人手定，於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卷下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鴉片煙雖來自外夷，總由內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陽奉陰違，吸食之風旣絕，輿販者卽無利可圖。該大臣現已起程，著於回任後統飭所屬，申明禁令。此後內地官民如再有開設煙館及販賣煙土並仍前吸食者，務當按律懲辦，毋稍姑息，特不可任聽關吏人等過事誅求，致滋擾累。總之，有犯必懲，積習自可漸除，而輿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惟鴉片以

新例初頒，覺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稅章，遂置此項於不議，各洋商歷年進口之貨，以此不入稅者爲大宗。而吸食與販之徒，竟明目張膽以趨附，印度鴉片之稅，歲增至八千餘萬盧卑（盧卑亦曰羅卜，約銀三錢有奇），窻戶居奇，關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咸豐五六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充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爲辦公經費。其後粵匪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扣稅歸款（見外國新聞紙領事官告示）。旋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銀四十圓外，加費八圓。浙之甯波，有本地行棧與洋商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月釐。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爲釐金大宗。其徵稅則始於咸豐九年。先是八年上海會議通商稅則善後條約，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與英法美三國公使額爾金等面議，謂稅則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抽五以爲則，惟查洋藥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爲然。乃於上海稅則善後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準其進口，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只準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卽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

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款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又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止準照新章買賣，敢違此例，所運貨物全罰入官等語。渾其名曰洋藥，以昔年原照藥材上稅故也。當經王大臣等會戶部議奏，略言：洋藥一項，除係官員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治罪外，其餘民人概準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關口貿易者，均照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斤稅銀三十兩。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輪稅。至崇文門及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為腳費，一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款，以歸簡便。各省關口，於所徵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接到部文之日為始，三個月將所徵稅銀兩簿，一面報部，一面起解交庫，不準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於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奉硃批：依議。於是鴉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稅則也，人多謂英人利己損人，不顧公論強請而後允，訪之局外人，不盡然也。蓋當日粵中互市定例，以貨易貨，不得易銀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絲茶，商情多不踴躍，示以鴉片，則爭先恐後。嗣又

屢以鴉片違禁肇釁，雖逐其躉船至外海，而奸徒偷運如故，英人見我嗜之甚，遂謂與其以是肇釁，曷若量請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稅，亦我華人先有以召之也。考洋藥按百斤徵稅三十兩，原係徵之海口，徵之洋商，今約內聲明一經離口，卽是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徵之華商，與洋人無涉，其徵之華商者，聽中國辦理，須照內地逢關納稅，遇卡抽釐。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照辦，餘則收稅收釐，應酌量情形隨時隨地或增或減，悉聽中國，外國不得干預。乃上海方按章程舉行，而英國駐京公使威妥瑪報稱上海設局抽釐，於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另收銀五十兩，與條約內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行文江蘇，旋準咨覆，洋藥進口每百斤徵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徵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徵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徵之華商，與洋商無涉。由總理衙門照會威使，始不能辯。續據總稅務司赫德（總理衙門所延英人，總司各口海關洋稅者，食中國俸，譯其銜曰總稅務司）在京呈遞清單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收釐太重，卽起保私偷漏之端。現議有兩法：一則進口時徵一次重稅，每百斤六十兩，完稅後準往各處，不復另徵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徵收洋稅三十兩，再徵華稅十五兩，準在通商之本

府所屬境內不再加徵，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時王大臣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徵收爲是。赫德言今上海辦法，並無起色，如照單辦理，徵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可稽者，約祇六萬箱，若照內地辦法，另徵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收稅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徵者，尙不如每百斤僅徵四十五兩之多。經王大臣等奏請將單發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議。又據赫德另呈：洋藥一款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釐捐總局，如先在局納釐五十兩，卽無庸在關完納正稅，亦經總理衙門行文入粵，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準在海口銷賣，不得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徵收稅釐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應聽中國納稅抽釐，卽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徵稅徵釐悉與華商無別云云。於是外洋無從取巧，而各口私走偷漏之案，層見疊出，廣東一省爲尤甚。竊以爲咸安瑪之爭，欲便其洋藥商人，釐輕則利重，此其私心，執約以拒是也。若赫德總司稅務，予奪出自中國，其論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一語，誠有至理，所請進口時徵一次重稅，每百斤六十兩，後不再徵，正以救進口後走漏之弊，惜其時初用洋人，未能據信其言，然稅釐由關併徵，卽根於此也。印度運來洋藥，以香港爲總匯所，地既屬英，我不能設

關以徵其稅，而斤件固可稽其數，故赫德單內有每年七萬箱之語，但就六萬箱計稅，則其餘皆走漏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爲最，福州廈門次之，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皆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藥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類多各鄉郵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之巡船，不難指名，若有海關巡船往彙，則開槍砲抗拒，不遵查驗，漏稅之多，卽以粵海一關而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幾二萬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莊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台灣瓊州甯波（其時甯波進口每年僅數百箱，同治七年以後數始漸增，光緒十二年增至八千餘箱）等處亦約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內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蜜口一也，行戶二也，煙館三也，自許民間買用之令下，則與百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故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

店舖，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準允執照，方許開張，凡給照者，應以一年爲限，請領執照之人，應分別窗口經紀煙館三項，照內注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條約。又後開另款內稱：在上海做洋藥生理，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壟市，但驗明有準照者，均隨意在棧房或在甍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語，此亦惜未能行者。光緒二年英官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瑪會北洋通商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於七月二十六日在煙臺議立條款，其第三端洋藥一項，咸使議請本國準爲另立辦法，與他項洋貨有別。令英商於販運洋藥入口時由新關派人稽查封存棧房或甍船，俟售賣時洋商照則完稅，並令買客一併在關輸納釐金，以免偷漏，其應抽收釐稅若干，由各員察看情形酌辦。咸使上之英廷，議久不決，下印度總督核議，非英廷之難決也，蓋印度度支賴是項稅款者十之三四，慮一經議定，中國既於海口重加其稅釐，內地復隨意抽收，於販賣商人有所不便，即於印度進款有所不便，而於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於商人之言，英廷復中印督之言，且煙臺條款有益於彼者已盡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謂久議不決，特飾詞也。六年十月，總理衙門與美國駐京公使另立條款，其第二條曰：兩國彼此商定，中國不準販運洋藥入美國通商口岸，美國商民亦不準

販運洋藥入中國通商口岸，並由此口運往彼口，亦不準作一切買賣洋藥之貿易。兩國商民，無論雇用別國船及本國船，而為別國商民雇用販運洋藥者，均由各本國自行永遠禁止。維時巴西國亦遣使臣喀姓來請立約，北洋李大臣與議，其第十四款與美約同。美巴商人本無運售洋藥者，論者謂是約無關重輕，而不知關係特重，蓋將來與他國修約，據是以為成案，由漸而列之約章，可期盡遏來源也。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左宗棠奉詔入直樞垣與北洋李大臣會商，威使加徵洋藥稅釐每百斤共銀一百五十兩，使價貴糴減寓罰於徵，得以漸除，並加收土煙釐金，奏曰：鴉片流毒中國，其患先中於市廛衙署，凡中人溫飽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處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積漸成癮，癮重而形神交瘁，於是資傾家破，而身命隨之。內地罷民拋腴地以種罌粟，剗果取漿，名為土漿，其患先中於鎮集鄉村，凡食貧力作之人，遊手無聊之輩，久且視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為何事，於是吸食者多，更成積重之勢。華民之吸煙者多，洋藥之銷路亦日益暢，從前各海口每歲進洋藥三萬餘箱，嗣漸增至五萬餘箱，近聞且增至七萬餘箱，而洋藥之價前時每箱百斤售銀七百餘兩，近聞已減至五百餘兩，是銷路之暢，由於貨價之減可知也，而洋人心計之工亦可知，於此而嚴吸食與販之禁，法輕則易犯，

令峻又難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無益也。臣前督陝甘，先以禁種罌粟爲務，飭各屬隨時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藥入境，則標識封存行棧，勒由原路折回，不準在地方銷售，其故違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爲宜，若統籌全局，則令其由原路折回，滯於此者或銷於彼，仍爲不了之局，詳察事宜，斷非加洋藥土煙稅捐不可。稅捐加則洋藥土煙之價必貴，價貴則癮輕者必戒，癮重者必減，由減以至斷癮，尙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隱，由此而生，案牘紛繁，訟獄糾擾，特恐政令不行，而閭里騷然，未覩嚴禁鴉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自古整齊世宙，不能無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窮，不能不劑之以罰。周課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罰，漢重酒禁，有誤酬免侯之罰，其明徵也。近如海國土產出口，（此句疑誤當係別國土產進口云云原註）輒按其成本而倍徵之，英人於嗜好之物，更加徵兩倍，亦與贖刑遺意相近，况加徵洋藥土煙稅捐，意在加倍減癮，以期坊民正俗，復厥本初，多取亦不爲虐。且議加者中國吸食之價，非取之出產之地，外國販興之徒，權自我操，誰能過問，稽經誅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無煩再計決也。臣奉命與各國事務，責無可辭，曾於接晤英使威妥瑪時，論及鴉片宜加徵稅釐，冀可減癮，威妥瑪亦無以難之。適李鴻章至，臣偕赴總

署，與威妥瑪會商一次，李鴻章又獨與威妥瑪晤商兩次，威妥瑪意見不同，語多反覆，而於加價一節，尤斷斷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從其後議，以每箱八十兩爲定則，加數甚微，不但癮無由減，適足爲興販洋藥者廣其銷路，而內地種罌粟販煙土者，得以藉口，並加徵捐釐，亦多窒礙，是與擬增稅捐期收實效本謀，大相刺謬，而其事且有所難行。茲擬總口原徵洋藥進口每百斤稅銀三十兩，仍由總口徵收，毋庸置議外，其總口釐捐由中國自辦，於總口附近地方設立總局，遴委廉幹大員，總司洋藥釐捐，凡洋藥進口完納稅銀後，聽洋商分銷各口，或留存躉船，或起存行棧，稅務司查明箱數，報知總局，復驗登簿蓋印，設立三聯票，一存總局，爲票根，一填發稅務司，爲備核驗票，一給洋藥商人，爲運銷各口驗票，三聯騎縫鈐印，編立號數，彼此執存，輪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煙夾雜諸弊，無難一覽而知，似此銷路一清，護禁可得而施，市價相若，稅釐可得其實，以言增加稅釐，期收禁煙實效，庶有當焉。至於增稅加釐辦法，各有攸殊，或議於總口徵洋商之稅，即併內地應捐之釐而加徵之，是爲合辦。或議於總口照稅加釐外，於內地分銷各口加徵華商之釐，是爲分辦。兩者衷諸一是，朝廷執中有權，推之而準，與洋人毫無干涉。按照現今釐章，於兩起兩驗中，寓周代做惰農漢世斃酒禁遺

意，每洋藥百斤，統稅釐合計徵實銀一百五十兩，理法均得其平，總較之洋法土產貨物出口（此句疑誤，當係別國土產貨物進口此國云云）照本徵稅，其嗜好之物進口徵加兩倍，輕減爲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斂之意義論之，固考之不謬，而質之無疑者也。若內地私種罌粟，所造土煙，行銷浸廣，應卽照洋藥稅則，加捐示罰，惟土煙味淡氣薄，吸者弗尙，其價值亦較洋藥爲輕，稅釐之加，未宜與洋藥一律，如按其斤重價值準洋藥推算議加，乃與罰捐之意允協，而貧難之民，因惜費而減癮，其實效亦復相同。奏上，光緒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諭：左宗棠奏禁食鴉片，請先增洋藥土煙稅捐以收實效一摺，鴉片流毒中國，爲害甚深，近因民間吸食愈多，銷路愈廣，於國計民生，大有妨礙，朝廷軫念時艱，何難申明禁令，齊之以刑，惟慮陷溺既久，輿販吸食之徒日衆，空文禁制，既屬徒法難行，訟獄滋繁，又將別增擾累。左宗棠所奏，擬加增稅釐，參用罰懲遺意，冀可漸挽頹風，不爲無見。各省原定洋藥釐捐，本較洋稅爲重，乃總計所收釐金，竟遠不及進口之稅，是承辦之員奉行不力，減成折收，任令奸商隱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顯然。左宗棠所擬每洋藥百斤，統稅釐合計共徵銀一百五十兩，內地土煙價值較低，稅釐準照洋藥推算徵收，亦尙平允。此項係取之於吸食鴉片之人，與華洋各商並

無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將軍各直省督撫粵海關監督將各關口及地方情形詳細體察，將稽查徵收章程悉心妥議，於一月內覆奏候旨定奪。此事務在必行，該大臣等當熟籌辦法，期於大局有裨，實爲至要。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又奏香港偷漏過鉅，請由廣東督撫委員赴港查其出入之數，經總理衙門會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畫爲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實數，仍不能不與英官商辦等詞覆奏。當增稅之論到浙，浙江巡撫譚鍾麟，委道員蔣國楨，於五月二十八日抵甯波總口體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蘇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處所免釐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連，加於此而不加諸彼，不啻爲淵毆魚。閩之於粵，情形亦然。煌煌天語，率格不行，而罌粟之禁，自是轉不弛而弛。嗣復經總理衙門與威妥瑪商辦洋藥稅釐併徵，在香港設局，每百斤先收正稅三十兩，帶徵內地釐金八十兩。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終以咨回本國爲詞。維時有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理琳者，德國人，上書北洋李大臣，請先奏派大員往印度查勘種製鴉片情形，兼探印度總督意旨。李大臣聽之，因派遣員馬建忠由津赴印，將應議各節帶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國自操此項貿易之權，庶可緩緩斷絕，即抽收稅釐，亦可由我國自主。於是德理琳建議辦法十條，陳之李大臣，略謂：印度每年運來鴉片約九萬箱。即準此數，由中國就印度設局，

收買運回分售，別商不得買賣，以三十年爲限，每年遞減三千箱，請印督曉諭種罌粟者每年少種三千箱之罌粟，減至三十年，此患可絕。而英人又謂中國土植罌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議由官收買，立限遞減，底於斷絕，固至善也。辦法附：

鴉片之

一、應奏明特簡有名望才略大員，先赴印度，與印督將中國現擬設局收買洋藥，彼此均有益各節詳細陳明。再赴英京倫敦，告知英廷，請將煙台條約第三端內之第三節刪去，緣此條英廷從前未經允行，以致中國迄未舉辦，現既與印督商明辦法，自應銷除前節，另立專條，以昭信守。

昔

一、特簡大員抵印度時，須詳言中國受洋藥之害，已數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絕，奈目今關稅亦以此項爲大宗，實亦難於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種罌粟爲立國之基，若驟欲禁絕，揆情審勢，亦斷辦不到。現在彼此商議，以三十年爲限，每年印度運到中國洋藥，以九萬箱爲則，自立約之年起，此九萬箱統由中國派員設局收買，以後按年遞減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滿，洋藥即可斷絕。印督須將此意曉諭通國，種植罌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種三千箱之罌粟，減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國不禁之禁，而在

印度並不減少餉源，又得禁止毒藥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儘可說法變計講求，樹藝黍稷，皆能獲利。又必須印督允准除中國收運洋藥之外，他商一概不許購買，即香港新嘉坡檳榔嶼等處所需煙土，歷年若干，亦應由出使大臣與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遞減，不準溢出原數，致被滋蔓。其印度屬地有產洋藥之區，亦由印督行知照辦，並須印督派員在各該屬從嚴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稅課，亦須商令照中國各口一律，以免畸輕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藥價值自立約開辦之日起，每箱需銀若干兩，此三十年內不得加減，在印度設局收運，必須驗明真正好土，然後按箱給銀。

一、印度總督，須保其洋藥除中國收買之後，不得分毫餘賸，緬甸等國一概不準購買，以免浸灌雲南等省。

（以上四條，與印度總督英國外部商定之款，增損隨時再酌。）

一、既與印度立約收買洋藥，則中國罌粟本干例禁，自應請旨嚴飭各直省禁絕，否則無以服印度之心。

一、設立總局，擬名曰督銷洋藥局，取銷毀之義，派員總辦，（如延洋人辦理，應議定

年限)由北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創設總局，香港上海各設一總廠，其通商口岸各設分局，查照歷年洋藥進口稅冊，各該口每年進口若干箱，即分運若干箱，只準照此定數，亦按年遞減，不準加多。

一、洋藥稅課，每箱輸關平銀一百八十兩，內擬提出十八兩充作公費，緣開辦之際，設局有費，緝私有費，察探有費，及逐年遞減，通都僻壤，施藥勸戒，一切皆應有費，皆出自公費之內，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藥運到各口，存置棧房，不得零星寄頓，售出若干，即納稅若干，其稅仍在該口新關完納，無論運往內地何處，蓋捐一概免完，各關監督稅務司，應令會同督銷局認真查察。

一、在印度買洋藥時，價值必須一律，抵中國後除去印度原價及沿途水脚保險關稅等項，其各口賣價，須由總局核定，稟報稽考。

一、此項收買洋藥之款，應由總辦自向銀行立約，言定在印度收買若干，即由該銀行付銀若干，俟洋藥抵華售出，將銀付還，其間往返約兩三個月，均以每年每百兩七兩合算，按月付息，其設局建廠棧各款，須各向銀行借墊，即於每箱扣提十八兩內分

年加息付給，均由總辦之員自行擔承經理，如有短付情事，與國家無涉。

（以上六條，乃中國自行辦理之大略，所有詳細節目，未盡事宜，俟議定後隨時稟請核辦。）

九年正月，總理衙門仍持七年左相之議奏，奉諭旨，飭出使英國大臣曾紀澤將洋藥加徵稅釐一節，與英外部商辦。議久不決。十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懿旨，著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預籌軍餉。十二月初八日，戶部等衙門議上開源節流疏，其一為推廣洋藥捐輸，內開，查廣東省光緒初年籌備海防，由藩司招商黃近源包抽通省洋藥捐銀，每年認交洋銀四十二萬圓，五年為滿，每年遞加二萬圓。嗣於光緒七年經兩廣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緒六年接辦，每年包抽洋銀九十萬圓，仍五年為滿，各省如能仿照廣東辦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萬兩，不沿海各省以數十萬兩為率，均可得銀數百萬兩，惟各省水陸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辦，自應另籌辦法。查通商善後條約內開，洋藥止準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是運入內地之洋藥，如何徵稅，按照條約，洋人原不能干預。今擬不分洋藥土藥，發給華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銀，以助軍餉，其行票一項，應填

寫商人姓名籍貫，按年請領，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銀二錢，經過關卡查驗另納稅釐，並由各關卡於部票內填註該商經過年月日，上蓋印戳爲憑，以杜重複影射。無票者將貨充公，並行嚴辦，其行店坐票填寫舖戶姓名字號住址，無論資本大小，按年令捐銀二十四兩，每年仍換票一次，如無票者不准開舖售賣，並行懲治。惟洋藥一離口岸，散漫難稽，且私帶私販，如何防杜，應俟各省議覆定章，一律舉辦，其未經離口之洋藥，仍照條約辦理，不在此例。十二月曾大臣電奏：洋藥稅釐，現爭到一百一十兩，刻將議約等語。而香港設局，未據陳及，蓋設局香港仍辦不到也。先是左相督軍閩省，奏請加閩省洋藥釐金二十兩，合原徵之數共爲八十六兩，令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蘇省因於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銀二十兩。浙省亦自四月初一日起，照加二十兩。仍按開源節流議內所加之數也。二月十五日戶部總理衙門會奏曰：查原奏內開：值此時艱餉絀，財源無可再開，擬請將局徵華商洋藥稅釐，量予加重，閩省洋藥進口每百斤完洋稅銀三十兩，照舊辦理，至進口後華商販運行銷，每百斤徵華稅銀三十兩，票稅銀十五兩，釐金銀十六兩，軍餉銀五兩，共徵銀六十六兩，今擬請加增華稅銀二十兩，應收耗餘各款，照章隨正加繳。廈門向歸包徵，責令覈數加繳。惟江浙粵東各省若

不一律議加，私販避就充銷，有碍大局，仰懇敕下江西浙江廣東各省督撫，一律加重徵收等語。臣等竊維洋藥一項，流毒已深，一時禁絕未能，則加重稅釐，正可藉資補救，第恐抽釐愈重，走私愈多，必須設法嚴查，方不致有名無實。左宗棠等以時艱餉絀，財源無可再開，請將局徵華商洋藥，稅釐加重，自係實在情形，擬請旨先行照辦，以濟要需。原奏又稱，閩省洋藥華稅議加，江浙粵東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販避就充銷等語，此亦勢所必然，所慮甚是，應請敕下江西浙江廣東各省督撫，一律加重徵收，以杜奸商，而維全局。再江南為南洋總匯，上海尤為商船所聚，擬請一併敕下兩江督臣，江蘇撫臣，將洋藥釐金酌量加重，以歸畫一。至嚴防偷漏，設法稽查，是在各省將軍督撫委任得人，認真辦理，庶私販可絕，而實效可期矣。又片奏曰：洋藥一項，除洋稅定章每百斤徵銀三十兩外，各省釐稅尙未畫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絀，暗地減成，在販運客商，無不避重就輕，任意繞漏。查光緒七年，大學士左宗棠奏請加重洋藥釐金，據各省督撫覆陳，直隸津海關向章每百斤收正加釐捐銀二十四兩，地方善舉耗資等銀八兩零。山東東海關向章每百斤收釐金銀二十四兩，江蘇上海向章每箱收釐金銀二十五兩，減為五五折。鎮江每箱三十餘兩，減為四折。浙江甯波溫州向章每

百斤收釐金銀三十四兩，洋行土行勞金六兩。廣東向章每百斤收釐金銀十六兩，貼餉七兩，海防經費膏釐，元茶（即大土）每百斤共收銀四十八兩三錢，白茶（即小土）每百斤共收銀五十六兩六錢。江西九江關向章由華商完納水路洋藥稅銀三十兩。湖北漢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錢二十餘串。安徽蕪湖關向章仿照九江關辦法。福建向章與該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尙有府局徵釐四兩八錢，及隨繳各款耗餘銀兩不計收數，此外尙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無。內地釐金之捐，此省輕而彼省重。至於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則有洋藥土藥分別抽收，亦有不論洋藥土藥一律抽收，且有與百貨釐金合併抽收，辦法既屬參差，抽釐遂無確數。今且以洋藥行銷各口之數言之，上海鎮江二口每年約銷二萬五千餘箱，天津牛莊之罌三口每年約銷三四千箱，甯波溫州二口每年約銷八千餘箱，福州淡水打狗廈門四口每年約銷一萬七千餘箱，汕頭廣州瓊州北海四口每年約銷五千餘箱，九江一口每年約銷一千數百箱，漢口一口每年約銷三千數百箱，合計每年各口約共銷洋藥七萬箱上下。以報部抽釐之數言之，福建省每年報收釐金等款約銀四十餘萬兩，廣東報部釐金數目僅二十餘萬兩，江蘇行銷洋藥最多，每年所收釐金不過十二三萬兩，浙江未據分析報部，其餘各省僅數萬兩萬餘兩不等，合計每年各口除徵收洋稅二

百餘萬兩外，約共收華商稅釐銀一百萬餘兩。夫以行銷數多如彼，而報收數少如此，是抽收款項多寡不齊，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間偷漏之患，中飽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尚能報收華稅銀百萬兩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徵收每百斤合華商納釐稅銀八十餘兩，姑不論英人每年運來香港洋藥皆在十萬餘箱，即以每年進口有稅洋藥七萬餘箱計之，應可收銀五六百萬兩，實於軍餉不無裨益。今該大學士左宗棠等奏請閩省加增華稅等因，已由臣等會同另摺議覆。復念及通商各口處處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販必多繞漏，即如從前上海鎮江減折徵收，銷數比他省爲多，收數比他省爲少，而直隸浙江，皆以商販避重就輕，偷運滬上爲言，應並請旨飭下直隸山東安徽兩湖各省督撫照章一律加徵。除洋稅著有條約應照舊辦理毋庸議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藥進口，以後華商販運行銷每洋藥百斤，統令完納釐稅銀八十六兩，向歸包徵者，應令按箱核數加繳，向有隨徵餘耗等款者，酌定碼數抽收，均在接奉此次諭旨後，趕緊定章。自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徵，不準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輕之弊。商人知隨所往皆需此數，則趨避之術窮，偷漏之數自少，並令各省仿照浙省向辦稽徵釐稅章程，於洋關之前設立局所，每日進貨售貨各數，設法稽查，務與稅關收數層層核對，以杜偷漏。更須嚴定章程，督飭

地方官役，水陸弁勇，協力梭巡，如有大幫私販抗拒橫行，拿獲將貨入官充賞，該犯照私鹽律治罪。如並無抗拒情事，只按十倍議罰，以二成歸公，以八成給賞出力員役弁勇。如私販被人指報拿獲，即於八成內分給一半賞給指報之人，如能緝獲私販洋藥一百斤以上者，由該督撫將該官弁記功一次，積功五次，擬請準其照尋常勞績章程奏請獎敘。倘查有局員乾沒了役賣放等弊，照侵欺錢糧例議處治罪。各省通商口岸抽收洋藥釐金等款，務須按洋關結數起止日期，依限照報，並將局員職名暨某口所銷洋藥斤重分析隨冊報部，不準混入百貨。釐金所收銀款，聽候部撥，不準擅行動支，戶部稽查收數與關稅收數外洋貿易冊數層層核對，以杜中飽賣放及私自減折之弊。如與稅關收數核較大相懸殊，亦即將該局員等從嚴奏參查辦。該督撫等接到此次部文後，即將現辦情形及一切章程與委員職名於文到十五日內奏咨立案，不準稍有遲延遺漏。軍機大臣奉旨依議，於是自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各省洋藥釐金每百斤一律加爲八十六兩，按洋關結數起止日期，依限造報，不準混入百貨，釐金所收之數，聽候部撥，如大幫私販抗拒橫行者，照私鹽律治罪，私販洋藥入官充賞，緝獲百斤以上者官弁記功，積加奏獎，乾沒賣放者照侵欺錢糧例議處治罪。一時雷厲風行，儘徵儘解，然折減招徠，似所不免。開辦

經年，各省報收之數，仍無起色，而核計進口箱數，且知其偷漏益多。按鴉片自印度處必先至香港轉運通商各口，核每年至香港之數，轉運各口外，必餘一萬數千石（百斤爲石）至三萬數千石不等，夫此餘者即謂香港及上海洋商船棧年終餘存，與夫居香港澳門華人自食，及糞膏運往美國諸埠南洋各島，多亦不過數千石萬餘石，餘皆漏入中國，而不輸稅釐者也。試合稅釐計之，年中少徵必數十萬兩百萬兩。今將通商各關貿易總冊近二十餘年運來洋藥細數列下，其紀以西歷者，緣海關沿用條約以英月三箇月爲一結，皆以泰西年月結計稅數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卽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香港者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三石，餘者二萬三百九十石。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卽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香港者八萬一千三百五十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四千五百十六石，餘者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石。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止，卽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五百三十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九百四十八石，餘者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二石。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起，

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香港者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七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三千六百十五石，餘者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二石。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六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三千四百十三石，餘者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二石。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至香港者九萬五千四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八千八百十七石，餘者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八石。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香港者八萬九千七百四十四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五萬九千六百七十石，餘者三萬七十四石。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餘者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香港者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二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餘者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五石。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四

年，至香港者九萬一千八十二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石，餘者二萬三千六百十四石。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光緒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香港者八萬四千六百十九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六千四百六十一石，餘者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八石。光緒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香港者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八千四十二石，餘者二萬八千九百四十三石。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香港者九萬四千二百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九千二百九十七石，餘者二萬四千九百三石。光緒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至香港者九萬四千八百九十九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石，餘者二萬三千四百七石。光緒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香港者十萬七千九百七十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八萬二千九百二十九石，餘者二萬五千四十一石。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年，至香港者九萬六千八百三十九石，自香港運至各口

者七萬五千三百八石，餘者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一石。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香港者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六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七萬四千五百石，餘者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一石。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香港者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六千九百八石，餘者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石。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香港者九萬四千三十六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八千一百六十八石，餘者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石。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香港者八萬六千一百六十三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八千八百十九石，餘者一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香港者九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九石，餘者二萬五千七十石。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初七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香港者九萬六千一百六十四石，自香港運至各口者六萬七千八百一石，餘者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三

石。

間嘗約計吸食鴉片者究有若干人，核之中國人數，約三萬萬，外洋一年進口鴉片共一千萬斤，五成養膏五百萬斤，節多補少，每人日吸煙膏二錢，一年則需膏四斤八兩，以此計，吸煙者得一百一十一萬餘人。各省自種之土煙，亦如進口之數而兩倍之，共得三百三十三萬餘吸煙之人，若三萬萬中以四之一爲長成之男，卽七千五百萬，則吸食鴉片者僅逾百中之四，其數以目前而論，似尙不多，特慮進口之數不減，或且逐年增多，各省自種者亦日廣一日，則流毒有不堪設想者矣。海關稅務司英人葛顯禮亦嘗約計土煙之產，謂每年外洋來中國鴉片約十萬石，有通商口岸之省分，如遼、燕、齊、鄂、皖、豫、蘇、浙、閩、粵凡十，每省以一萬石計，則適合十萬之數，餘如汴、晉、秦、涼、川、湘、桂、滇、黔九省，爲不通商省分，每省亦以一萬石計，則需九萬石，核之通商各關貿易總冊，外洋進口之十萬石，實尙不敷遼燕等十省之吸食，試卽台灣一境而論，台南之打狗臺，北之淡水兩關進口鴉片，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緒二年至六年）此五年中，每年合計必五千石左右，台境生番所居，半皆不吸煙，其半僅內地兩府地耳，以此爲則，則每一通商省分吸食最少之數，視臺灣加四倍，則需二

萬石矣。通商省分十，則二十萬石矣。外洋來者十萬石外，此之十萬石何自來。津、魯等九省，亦以十八萬石計，此又何自來邪。據此則自種土煙，每年得二十八萬石，益見禁種之令難行，而徵稅進售之出於不得已也。十二年正月，總署奏請飭派邵友濂、赫德赴香港與英官商辦，先後回京，赫謂中國各口設法自行徵收，固為正辦，然須歸各口稅務司經理。邵謂運銷洋藥，海關實總匯之區，應於進口時先令封存，俟稅捐完清給商起運，若運鹽之就場徵課。總署因有由各關監督與稅務司合力稽徵之議。蓋其時曾大臣於英京倫敦業與英外部將洋藥允中國稅釐併徵每百斤一百一十兩之約議定，於十一年六月七日畫諾，其約名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計十條。附後：

- 一、煙臺條約第三端第一第二兩節所擬辦法，現在議定，應由兩國國家日後再行商酌。
- 二、煙臺條約第三端第三節所擬洋藥辦法，今議定改為洋藥運入中國者，應由海關驗明封存海關，準設具有保結之棧房，或封存具有保結之躉船內，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關完納正稅三十兩並納釐金不過八十兩之後，方許搬出。

三、現在議定，凡照上節所載正稅釐金兩項完納之後，該貨主即可在具有保結之封存處所，限同海關將洋藥拆改包裝，其貨包各種式樣尺寸，應由海關官員會同該口領事

官預先酌定，聽貨主擇用，如貨主於此時請領運貨憑單，海關即當照給，不取分文。其所請憑單，或每包一張或數包一張，悉聽貨主之便。凡有此等運貨憑單之洋藥運往內地之際，如貨包未經拆開，暨包上之海關印封記號碼數均未擦損私改，即無須再完稅捐等項。此等運貨憑單，只準華民持用，而洋人牟利於此項洋藥者，不許持用憑單運寄洋藥，不許抽送洋藥同入內地。

四、現在議定給發憑單章程，各口一律，其憑單式樣開列於後：

爲給發憑單事，照得單內所開蓋用記號碼號之洋藥，遵照每百斤箱應納正稅釐金章程，業經納銀共口口兩，按照憑單背面附刊上諭批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即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在倫敦所定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即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煙臺條約之續增專條，凡照此憑單載運之洋藥，無論在於何處，祇查貨包未開海關印封記號碼號均未擦損私改，則一切稅捐等項均免輸納。記號口口，碼號口口，第口口，何處進口口口，發單日期口口，海關稅務司簽名。

五、中國國家，應許此等貨包在行銷洋藥地方開拆者，如有應納稅捐等項，或當時所徵，或日後所設，或由明收，或由暗取，均不得較土煙所納稅捐等項格外加增，亦

不得別立稅課，如此等稅捐係照貨價計課，即應將洋藥與土煙價值相較均算。其較算之法，應於洋藥之市價內扣除進口時所納釐金。

六、現在議定，此次所定續增專條，應與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所定煙臺條約視同一律，其實力鄭重之處，亦與逐字載入煙臺條約無異。此專條應於畫押以後六個月開辦施行，此指兩國批准文據已在期內互換而言，倘期內未能互換，即自互換之日開辦施行。

七、專條所載洋藥章程，議定照行四年，四年以後，兩國如有欲廢棄章程者，無論何時皆可先期十二個月聲明，一經通知，屆期即為廢紙。惟議定倘查所發運貨憑單，於海口運送洋藥前往內地行銷處所之時，仍不免其輸納一切稅捐等項，則無論何時，英國即有廢棄專條之權，倘續增專條既經廢棄，則洋藥辦法應仍照現在所行之天津條約所附章程辦法。

八、續專條既經開辦，如查其中有應行變通更改之處，兩國國家儘可會同商議酌改。

九、煙臺條約第三端第七節所載派員查禁香港至中國偷漏之事，應即作速派員。

十、此次專條所改之煙臺條約，暨此次議定續增專條，一併由兩國朝廷批准，其批准文

據，應在倫敦作速交換，定約大臣各奉本國國家之命，議定續增專條，畫押蓋印。此專條在敦倫繕立漢文二分，英文二分，共爲四分。

時總署戶部已屢次集議，至十二年十一月始有成說，擬自十三年起由各口監督與稅務司合力辦理，慮各口開辦倉卒，先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署分函密致各口監督，略謂洋藥稅釐併徵一事，凡進口先封存在關具結準設之棧房躉船，俟有華商承買，每箱按約將稅釐共一百一十兩，照數清完，始準起岸。其詳細章程，亦與總稅務司籌擬，日內即奏請舉行。擇明年西二月初一日（即十三年正月初八日）爲開辦之期，誠恐倉卒爲難，先布大略。惟奸商惟利是圖，倘稍漏風聲，必囤積居奇，豫圖避就，候奏奉諭旨，再行電達出示。其各口稅務司由總稅務司先後將應辦各節通飭，預爲籌辦。總署隨會戶部於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請飭由各口監督與稅務司合力商辦，以專責成。奏曰：竊洋藥稅釐併徵一事，上年二月戶部會同臣衙門奏請由各省自行開辦，統計洋藥每箱除正稅仍收三十兩外，釐金加徵銀八十六兩，各口務令一律，原以釐金抽自內地，冀可收數見增，乃試辦經年，各省報收之數，未見起色，且核計進口箱數，偷漏愈多，臣等悉心籌慮，欲稅釐之生色，總非杜絕走私不可，欲緝私之嚴密，非各關監督與稅務司合

力稽徵不可。蓋洋藥之爲物，可整可零，其質既輕，藏匿最易，卽偷漏最易，今惟明定新章，刻期開辦，飭各口同時舉行，每箱併徵之數，照約以一百一十兩爲度，於進口時卽應按照新章封存海關，準設具有保結之棧房、躉船等處，必俟每箱向海關完納正稅三十兩並納釐金八十兩後，始準搬出拆改包裝，請領運貨憑單運往內地，如貨包於運往內地之際，未經拆開暨包上之海關印封記號碼數均未擦損私改，卽無須再完稅捐等項。臣等以爲刻下如照約舉行，果能辦理得宜，其益有四：新關職在封儲，稅司隨時收解，互相稽核，涓滴歸公，此利於國者，一也。貨入華商之手，釐稅早清，沿途不再稽徵，往來任便，此利於商者，二也。不肖華商，每假設洋行，計圖偷漏，口舌滋多，今則貨未出棧，課已並交，奸商技無所施，案牘亦可清簡，此利於官者，三也。新章既行，洋藥諸局卡可以裁撤，道路閭閻，無丁胥擾累，此利於民者，四也。惟是口岸既多，用人必衆，與夫購置巡船添雇扞手之類，經費較繁。茲赫德擬呈節略，創始需款較多，逐年亦可遞減，天下利之所在，卽爲弊之所生，臣等不敢謂責成監督與稅司合辦，必無流弊，特以此事定約已逾十稔，變計不啻百端，與其遷就觀望，而巨款虛拋，何如立見施行，而利權自主。前者各省關皆以初無把握，招商包辦，糜費徒多，稅司除徵正稅外，

未能相助，致難著效，一經定立新章，事在必行，各監督受恩深重，自必激發天良認真稽核，稅司咸受中國祿糈，亦必破除情面，相與有成，即以每年進口七萬箱而論，所收稅釐，較之近年收數必有起色。所以臣等反覆思維，以爲舍此更無辦法，其一切詳細章程，容再飭各關道與稅務司妥商酌核，總以寬籌經費，俾布置可以周詳。並須嚴定考成，庶課項皆歸覈實，萬一試辦以後，窒礙稍形，亦可隨時變通，設法補救。得旨後，總署電飭各省關定於十三年正月初八日爲各釐局停止之期，初九日爲通商各關稅釐併徵開辦之始，凡洋藥進口，由各該關稅務司查明封存，準設具有保結之棧房躉船，俟其運銷時赴關報完進口正稅釐金，始準就棧房躉船拆改黏貼印封包裝行運。其附近香港之九龍澳門之拱北兩處，新設兩關，三月間開辦稽徵稅釐，以爲積年洋藥走私淵藪也。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洋藥進口計牛莊二百十六石，天津一千八百二十石，芝罘六百八十石，宜昌無，漢口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蕪湖四千四百四十七石，鎮江六千五百八十四石，上海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甯波四千三百八十九石，溫州六千四百石，福州四千九百三十三石，淡水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打狗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廈門六千三百六十三石，汕頭六千三百九

十九石，廣州七千七百二石，瓊州一千三百九十六石，北海七百七十四石，九龍一千五百二十三石，拱北一千三十一石，綜二十一關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七石。是年至香港者，八萬九千三百六十九石，餘贍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二石。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牛莊一百十三石，天津一千五百五十五石，芝罘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漢口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蕪湖三千四百石，鎮江三千九百一十一石，上海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一石，甯波六千四十石，溫州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廈門六千八百七十三石，汕頭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廣州一萬三千一百十四石，瓊州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龍二千八百五十一石，拱北一千八百一十一石，綜二十一關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二石。是年至香港者八萬八千八百三十石，餘贍六千二百一十八石，餘贍之數，則為香港年終所存，及各口年終總關者。自是香港轉運各口洋藥，無偷漏之患，向之釐金，年終報部一百萬餘兩者，自十三年由關併徵以來，第一年報部釐金四百六十四萬五千餘兩，第二年則六百六十二萬二千餘兩，核之因併徵所增經費，每年僅三十三萬兩耳。此洋藥釐金由關併徵之明效大驗也。然而稅銀三十兩列之條約稅則，

不換約不得有毫釐之加，而約載洋商止準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卽屬中國貨物，止準華商運入內地，則內地釐金應徵多寡，其權猶自我操，每百斤卽徵至數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今並此釐金亦列入專條，一則曰不得較土煙稅捐格外加增，不得別立稅課，一則曰運送洋藥前往內地，仍不免其輸納稅捐，無論何時，英有廢棄專條之權，仍照津約辦理，據此則權自我操之釐金，不換約亦不得有毫釐之加，其與土煙並論者，蓋深知我重徵土煙，一時難辦，以此愚我，而遂其陰狡之謀，所幸者尙有四年以後，皆可先期知照作廢一語，竊願專條廢棄，仍由我自行徵收，無虞掣肘，特恐積習相沿，前轍易蹈，未必能如各關之稽徵，一律涓滴歸公耳。當道光年間，中國吸食鴉片者尙少，印度煙稅亦不過重，燒煙之信傳入外洋，英上下兩議院臣民多以鴉片貿易，本干中國禁令，以此用兵，其凶在我，遂有耶蘇教會遞稟求禁，並請勿任印度栽種罌粟。又有人在英京倫敦作鴉片煙罪過論，以爲既壞中國風俗，又使中國人猜忌英人，而礙商局，英主頗是之。時義律意在用兵，議遂寢。迨通商弛禁後，英之傳教士游歷各省，見民間吸煙日衆，勸止不可，因於同治十二年春在議院論及，大要謂印度鴉片流毒中國，華人怨之，鄰國非之，損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聯名稟院，致書各國，有能痛陳鴉片利害者，著爲論說，

儘六閱月內函達倫敦，擇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論，中有四論爲華人所著，取衆論編印成書，以資國人觀感，期有以歆動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國傳教之維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國爲商之馬特生，及其國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於倫敦倡設勸禁鴉片會。光緒元年五月復稟請議院設法漸令印度減植罌粟。議院以四端批覆，謂鴉片爲東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華人自甘吸食，與英何尤，二也。衆士所陳鴉片爲害情形，過當難信，三也。罌粟關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徵他項，恐激而變生，四也。觀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禮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既至倫敦，會中官紳覬陳鴉片宜禁各節，郭大臣於三年二月初八日與副使候補五品京堂劉錫鴻具疏，略謂：西洋通市於中國，歷無嫌怨，道光二十年議禁鴉片煙，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額，相爲戒禁，以示無忘國恥之義，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鴉片之禁始自雍正時，其初但充藥品，販運內地，所特政教修明，民間懷懷畏法，無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風始熾，由印度傳至雲南，而南土興矣，展轉至四川，而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貴州，至陝西，山西，一二十年來，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西洋販運亦漸增多，勢將盡中國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知鴉片煙爲害之烈，與中國受害

之深也，將與設爲公會，廣勸禁止栽種販賣，臣至倫敦，其地世爵愛弗斯伯里及議政院紳士馬克斯求爾德及教士里格丹擊畢士等五十餘人，相就論此，義形於色，竊以爲禁止鴉片煙，不在繁爲禁令，在先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其要尤在長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寬假，宜先示限三年，責成督撫，分飭州縣多製戒煙方藥，施散勸諭，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參革，生監舉人棍斥，長官不舉發同罪，而凡文武士子例具五童互結，宜以鴉片煙爲首禁，容隱者一並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濫入場者，廩保坐黜，廩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濫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滿，學校中不準復有吸食鴉片煙者，用以激勵士民之心，而作其氣，亦在使知所恥而已。其川、滇、甘、陝各省栽種罌粟，則必以課吏爲先。臣聞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工力又復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土稅，亦數倍於常賦，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處蔓延，男婦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煙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羅，東洋之日本，皆有厲禁，民間無吸食者，獨中國販運銷行，每年課稅數千萬，爲英國入款一大宗，而其地紳士會議，猶勤勤焉謂煙土貽毒中國，引以爲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堅以持之，寬以期之，責成各省學政，整頓學校，責成各省督撫，整頓屬官，而於栽種罌粟，又須由督撫責成州縣，勸諭紳民，整頓所

屬地方，求實效而不爲虛語，務力行而不責近功。其道無他，在疏通民氣而已矣。中國民情常若隔閡，臣以爲禁止鴉片煙，當使教化轉移之意多，防禁操切之術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皇上一心之運用，中外人心無不響應。臣等正月內接據粵紳唐德俊等稟稱，咨請總理衙門轉奏，其後屢見英國士紳力陳鴉片煙之害，發於至誠，又復集多人，陳述此義，人心向義之機，不敢不據實縷陳，（此稿傳抄疑誤，未便臆易）會中亦上北洋李大臣書陳明其事。郭大臣嗣有請禁鴉片條奏，其略曰：鴉片煙爲害中國，共五十年，通計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當是百之四五）其害日廣，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詔嚴禁，至激成海疆之禍，而吸食者愈多。至咸豐九年，例禁已開，更無顧忌，臣於此時復爲禁止鴉片之議，人皆知其難行，而臣揆之事理，驗之人心，顧獨以爲至易。蓋使國家嚴立科條，責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擾累百姓，其終必至愈禁而愈開，使人民自爲禁制，以獎勵其廉恥，而激發其天良，則動於詔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積弊亦將自除，此臣熟籌深計，而決知其必然者也。僅就愚見所及，略具數條，敬爲皇上陳之。一曰權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議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所有文武職官及舉貢士紳，一例示限三年，自屬一定不移之章

程，而其中情節，實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驅戒者，惟責成各地方官清釐整飭，萬不可搜剔窺伺，及開揭告之風，其紳士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毋庸示禁，蓋此次議禁之意，在嚴絕其將來，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幾人心不至驚惶，即督撫大吏因病吸食者，亦可無憂反噬。朝廷但有覺察，無難處辦。至於學校，出身之階，正本清源，端在於是，自府縣試互結即須以鴉片煙爲首禁，應纂入學政全書，萬不宜絲毫寬假，此權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嚴禁栽種，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敘述陝、甘、雲、貴、山西、四川等省栽種罌粟情形，沿西數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內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種植罌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銷行內地，是各省多種一畝罌粟，即民間多增一畝之害端，國家亦多廢一畝之生產。臣在京師，聞山西撫臣鮑源深請禁栽種罌粟，由省閱兵，各州縣先期拔去驛路兩旁罌粟一二畝，改種禾麥。近年吏治廢弛日甚，欺誣粉飾，莫知爲非，非得督撫臣深體朝廷之用心，切實推求，斷絕根株，萬不能實有裨益，此嚴禁栽種之大端也。三曰嚴防訛詐，以除行吏之擾。朝廷明示例禁，督撫下其令於州縣，即授其權於書差，乘勢苛擾，得賄包庇，其害且有不可勝言者，自咸豐時開鴉片之禁，旋禁旋開，又旋加禁，亦復無此政體。臣之愚見，以爲

當時開禁，僅及商民，官紳仍照舊禁止，是今日之設禁，與咸豐之開禁，用意正屬相同，而一以勸戒爲義，則差役之騷擾不能不先示嚴禁，但有因事生風，借禁煙爲名，稍事訛詐，應聽民人呈控，交涉書差者，立行拏懲，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予嚴參，總期使民間實受禁煙之利，而不至虛貽禁煙之害，此嚴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選派紳員，以重稽查之責。近年廣東設立勸禁鴉片煙會，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間私議，有勸導之功而無董率之責，其勢不足以振發人心，應飭各省督撫臣舉派在籍公正知事體紳員二人，使專司示禁鴉片煙之責，以次責成各府州縣及學官，各舉派總辦一人，幫辦二三人，仍由府紳總其成，以達於省紳，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設立公局，開支經費，但由地方官及各紳民捐資，廣製戒煙方藥，分散四鄉，責成各族族長稽查一族，各鄉鄉長稽查一鄉，督撫卽因以推知州縣之奉行與否，及各府縣紳員之得力與否，一除粉飾之心，而坦然而示以大公，惻然推以至誠，紳民未有不感動踴躍自爲禁制者，此舉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勸懲之義。竊查鴉片煙之盛行，在道光中葉以後，風俗人心因之日趨於澆漓，水旱盜賊，相承以起，貽患至今，是鴉片煙之爲害，不獨耗竭財力，戕賊民命，實爲國家治亂之機一大關鍵，是以道光中設爲厲禁。嚴刑原屬懲茲之要義，立

法並無稍過，惟當紀綱廢弛，風俗頹敗之餘，法令愈嚴，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齊之令，寓諸從容勸導之中，而人心執法已甚，其驟難禁革之積弊，尤應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變計，其法即取賣販鴉片煙之利以爲禁煙之資，凡販運鴉片煙土者，無論城郭市鎮，概準釐稅加徵五倍，永不停免，亦責成紳員互相稽查，一由釐局徵收而酌提爲製造方藥之費，其各省栽種罌粟者，亦皆示限嚴禁，各視土地所宜，責令改種五穀，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種，二十畝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出自業戶之意，全數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責成更佃，不遵辦者，亦全數充公。二十畝以下，勒限懲責，其充公之田，各就其鄉添設小學，及各善舉，由地方官督飭辦理，有侵蝕者亦聽呈控懲辦，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煙館，以絕傳染之害。鴉片煙爲害之烈，尤莫甚於煙館，無藝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無不從煙館吸食，以至積而成癮，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敵書差之包庇也。聞兩江督臣沈葆楨嚴禁煙館，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楨切實認真，其力亦不過周及城內而已。非責成各處士紳自相稽查，萬不能有實際，而非督撫及地方官有實求整飭之心，亦萬不能責紳士之奉行，是以自古興利除弊，尤以察吏爲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

外各州縣巡檢典史，能不以收受陋規爲事，禁革煙館卽亦非難，此嚴禁傳染之大端也。伏查此次議禁大旨，全無妨礙，俟奉有禁止明文，臣卽照會英國外部，漸次禁止栽種販運，此時開辦之始，惟當從容涵泳，寬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以漸靡勸戒爲義，明示以朝廷愛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擾，與天下相感以誠，而其大要尤在責成各省士紳自立章程，切實勸導，謹奏。四月初二日奉上諭，郭嵩瀾奏鴉片煙爲害中國，擬請設法禁止一摺，官員士子兵丁人等吸食鴉片煙例禁甚嚴，近來視爲具文，吸食日衆，爲害愈深，該侍郎等請以三年爲期，設法禁止，著各將軍府尹，各直省督撫斟酌情形妥籌具奏，其各省駐防旂營著各督撫會同該將軍酌度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英人知有此奏，由是入會者年多一年，七年四月初二日，英議院諸臣會議，有大臣丕斯者亦會中人也，出會中所遞請禁鴉片稟詞，多至二百通，內一通來自蘇格蘭，具名畫押者五千餘人。丕斯因向衆力陳鴉片之害，謂印度倘能別求生財之道，摺節用項，此害去亦匪難，且應將昔年煙臺所議條款第三端核準，永不向中國更改，諸臣多是其說，獨管理印度大員哈丁登以有礙印度度支爲辭。十七年三月上海得英京電報，當下議院開門聚議時，大員佐些卑士倡議停給在印度種製罌粟及發售煙土之牌

照，院員是其議者一百六十人，非其議者一百三十人，準以英人從衆之例，則牌照應給可以行矣，不謂旋接復電，英廷批駁謂議員動於羣言，是其議者非出本心，當作罷論。隨又聞英廷臣語佐些卑士曰，印度所收鴉片稅，年中數實不貲，今使禁之，是將革除此稅也，他日入不敷出，勢必另增他稅，華民害去，英民害來，夫豈謀國之道，蓋至此英之隱衷始揭以示人。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執政也，政與教原判兩途，教以救人除害爲心，政以富國強兵爲本。鴉片爲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設會禁之，不復有所遲迴，不容有所顧慮，此彼教士但知爲人計而不再爲己計也。印度自種植罌粟，政府重抽其稅，設官戍兵，地方經費多從此出，使一旦禁絕，費無從出，此爲人計而不爲國計，彼政府所以不敢出也。揆諸同治十三年英國新聞紙載，印度每年收稅共五千萬鎊，（鎊約銀三兩五錢）內鴉片稅尙僅八百萬鎊，其時禁亦易易，今日印度卽不欲禁，風會所至，非人力能強，必有禁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罌粟而植茶始。中國土煙既收稅釐，是禁種罌粟之令大弛，民間種植必因之漸廣，或至盡易茶而植罌粟，數十年後中國或無植茶地，印度則廣植之，中國無茶以運外洋，印度亦無鴉片以至中國，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間嗜食者，亦必猶淡巴菰之人人習爲固常，則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

矣。雖然事本平情，令出自上，斯時也，誠得曲體寡大臣揆事理驗人心之言，與英議院
停給牌照之意，申明而發號焉，庶幾弛而復張，合乎弛張自然之道。先後直書其事，覽
者其亦有感於斯編歟。——完——



宇宙叢書

北平一顧

每冊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都城，本書是敘述北平最好的讀物，作者四十餘，都久居北平而文字美妙。手此一書勝居著京十年也。

全書內容

北平的好壞……想北平……難認識的北平……北平通訊
 大都……接壁兒老太太……北京話裏的比喻……北平通訊
 北平的歌謠……北平的四季……北平的春天……北平的
 氣候……北平的風水……我不小酌……廣和樓的捧
 角家……北平的街頭小吃……中山公園的茶座……北
 平的貨幣……北平的廟會……白雲觀廟市……北
 平的菜口……北平的廟會……中山公園的茶座……北
 平的市場……天橋……北平的洋車夫……打小鼓的……北
 平的乞丐生活……古城古學府……西郊兩大學……從
 句買賣觀到北平的舊音樂……北平的公寓……北平
 風波……我的公寓生活……北平早晨的調子……公
 館……北平讀書……北平今日的多步……拘留所速寫

日本管窺

每冊五角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日相處，有運命與共，存亡與俱的關聯，中國人無論怎樣反對日本的侵略，憤恨日本的無理，也非切切實實的下一番研究日本的工夫不可。本書作者三十餘位，全是真正的日本通，洵為我國人認識日本的唯一讀物。

全書內容

日本民族底二三特性……讀日本文化書……日本民族的健康
 日本人的供辭精神……憤東京……憤東京之
 雜語……日本人的文化生活……日本的障子……風呂……日本的
 日本風景木版彩畫……記東京某音樂會研究室中所見……日本的
 先生……我對於日本和日本的觀察及其他……一個日本女子師範學
 校……我對於日本和日本的觀察及其他……一個日本女子師範學
 印象……印象中的日本……日本的報紙及其他……存東京
 洋化的東京……日本的文化面……唐代的男頁……扶桑
 歷史上所見的日本文明……日本印象記的另頁……關於日本
 對於中國人的態度

宇宙風社出版

櫻海集

(短篇小說)

老

舍著

每冊五角

牛天賜傳

(長篇小說)

老

舍著

每冊六角

黃土泥

(鄉村隨筆)

老

向著

每冊四角

京話

(政治小品)

姚

穎著

每冊四角
精裝七角半

藝術漫談

(藝術隨筆)

豐子愷著

平裝五角
精裝七角

老牛破車

(創作經驗)

老

舍著

在印刷中

人間書屋出版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函購一律免收平寄費

#54

772202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宇宙風

散文雜誌的最高峯

林語堂陶亢德主辦

每逢初一十六出版 全年二十四期

本刊目的

適合現代文化貼切今日人生

本刊特點

文字通俗清新插圖富饒趣味

本刊內容

約分時事社會文化短評思想
議論文山水人物志國內現狀
通訊異邦生活敘述人生經驗
紀錄抒情小品書報評述幽默
與諷刺漫畫等廣約名家精選
外稿每期六萬言堪稱精彩絕
倫豐富無比

預定價目表

時間	冊數	國內	日本	香港	澳門	歐美	南洋
全年	廿四	二元	二元	三元	三元	四元	四元
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	一元六角	一元六角	二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以直接向本社定閱為限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宇宙風社出版